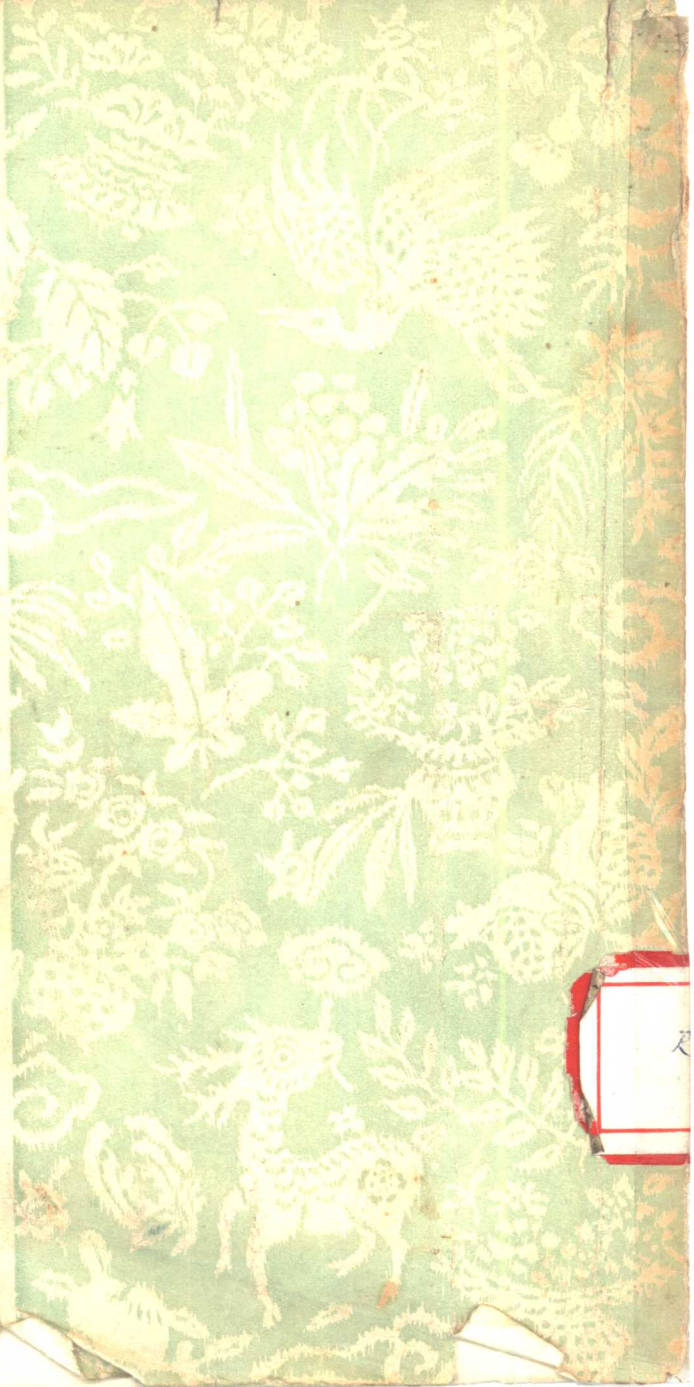


本草衍義

宋
寇宗奭撰



本草衍義

寇宗奭撰

商務印書館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本 草 衍 義
宋 寇宗奭撰

★ 版權所有 ★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華書店總經理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14017·16)

1937年7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67年1月重印第1版	字數 75,000
1967年1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印張 4 16/16	定價(9) 半 0.50

出版說明

本草衍義，宋寇宗奭撰。全書二十卷，目錄一卷。首列序例三卷，次載藥品。計玉石部上、中、下三品三卷，草部上、中、下三品六卷，木部上、中、下三品三卷，禽獸、蟲魚、果、菜、米穀等共五卷，總計藥品約四百七十種。作者鑒於當時掌禹錫等所撰嘉祐補注本草和蘇頌等所輯圖經本草兩書的排列與釋義，還有疏誤；因考諸家之說，並參酌他在本草方面十餘年來所積累的經驗，撰輯成書。本書的分部、排列都按唐新修本草，並參附開寶補注各本新附諸條目。凡神農本草經和名醫別錄，已經解釋清楚的，不再重述。另就解釋未能詳盡的四百七十條，加以補充。

作者寇宗奭，宋時人，里貫無考。但根據本書的割付以及卷六礬石條、菊花水條、卷十三桑寄生條所記的事蹟，知道他曾以通直郎官杭州、永、耀、順安等處。由於他在本草方面多年的經驗，撰輯了本草衍義一書，以後改充收買藥材所辨認藥材的職務。從他最後的工作，可以推想他對於鑑別藥材，一定也富有實地經驗。

本草衍義的價值在於把古代藥物的性味、效驗重加補充說明；並且對藥物的真偽，加以

鑑別。尤其是作者對於本草各條的考訂，不僅是由參考諸家之說，以書證書；主要的是利用生活實踐中目見親驗的材料，引證解釋。如卷五水銀條中曾說：「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等語，表現了作者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作者對於有關本草的若干問題，特別留心，並且隨時注意對實物的觀察。如對玉泉一種，本經列入玉石部，但是他曾有玉泉能否治病的懷疑。因此曾兩登西洛的萬安山，結果證明了它與尋常的泉水無異，不能治病。對於古代有關本草的傳說，也必親證目驗，才加決定。如卷十六鷓鴣條，因陶弘景曾說：「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雛，」他認為不確。後來，他「官於澧州，公宇後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卵殼布地，其色碧，豈得雛吐口中？」因此證明陶的說法是錯誤的。

作者又從他的實地經驗中鑑別藥材的真偽。如卷十三楓香條說：「楓香與松脂，皆可亂乳香，尤宜區別；楓香微黃白色，燒之尤見真偽。」同卷桑寄生條曾說：此藥真者難得。「嘗得真桑寄生，下嚙必驗如神。」有人向他求此藥，「乃遍搜摘不可得，遂以實告，蓋不敢以偽藥罔人。後有人偽以他木寄生送之，服之逾月而死。」類似這些地方，書中提到的很多。這部書的刊印流傳，對當時和後來研究本草的學者和醫家，都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相反的，本書就內容方面說，在今天看起來，也不是沒有缺點。像個別論述中，還存在着一些唯心的觀點，因此作者在論病、論藥時，都不免有些主觀的看法。另外在文字方面由於有些地方語意不明，或因文字有闕佚，常使讀者不易理解。如卷十七蝸條有：「自嘗被其毒，兄長禁而止，及令，故蜇終不痛，翰林禁科具矣。」詞意晦澀，難於理解。又如卷十四茗、苦楝條，祇釋名，未說性。卷十六人乳汁條，解釋的不清楚。書中前後敘述有重複的。如卷五食鹽條與卷六大鹽條的說明文字，部分重出。卷十二草部有水紅子專條，卷十九菜部蓼實條下，又附「水紅」，顯係重複。本書的解釋，重在說明藥性和效驗，各條都不載藥方，惟卷十六犬胆條，詳列藥方。每藥之下，附有份量和製法，看起來和其它各條的體例，頗不一致。

這部書最早刻於宋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年），隨後又在宋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年）重刻過，附在經史證類本草之後，通稱江西漕司本。到了金張存惠重修政和證類本草時（金泰和甲子、一二〇四年），又把本草衍義逐條附入，這就是通稱的晦明軒本。有明一代，本草衍義沒有單刻過。到了清朝收入叢書的有：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十萬卷樓叢書本；宣統

二年（一九一〇年）武昌醫學叢書本。近代的有：一九三六年中國醫學大成本；一九三七年叢書集成本。

本書原據清陸心源刊十萬卷樓叢書本（以下簡稱十萬本）排印，列入叢書集成。十萬本係據南宋刊本刻印，雖原書作了一些改正，但錯字、誤字還是很多。如「汞」字全書都誤作「永」字；有時甚至把標題也刻錯了。如疑水石誤作飛水石，金星草誤作金生草，英消誤作契消等。

這次重印前，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刊本（存一至十一卷）及宋慶元刊本（存六至二十卷）（以下統稱宋刊本），和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以下簡稱證類本）。並參考了武昌醫學叢書本草衍義和所附柯逢時校勘記（以下簡稱柯校本）參照校勘。兩種宋刊本雖是接近原刻，但間或仍有錯字、誤字。如舌誤古、白誤四、絲誤韭、赤誤亦、木誤水、牝誤牡、上誤中等。證類本有誤字，如白誤自、末誤未、伺誤唯等，以及脫誤、倒置的地方。柯校本比較刻印最晚，經過校勘，錯誤最少；但校勘記中所指宋慶元本有些錯誤處，經對照慶元原本書，並不錯誤，或者也許柯氏所見的是慶元的影鈔本，難免有傳鈔錯誤的地方。

*

*

*

*

綜合現存本草衍義的幾種刊本來看，還不能決定哪一種是善本。因此我們決定依據諸本，參照校勘，兼采諸本之長，整理重排。在整理時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統一了目錄與正文不一致的條目。各本目錄和正文的標題，常不一致，如卷十六鵞肪、鴈肪條，目錄均作鵞、鴈。卷十五椿木葉條，目錄作椿木葉，正文作椿木華。卷十六臘肭臍、鹿條，目錄分條，正文相併等。

第二、改正了各本不同的字句。以宋刊本作基礎，兼采諸本共同的字句。如宋刊本有錯誤，則據別本改正；各本均誤的，則參考本草別本（如本草綱目）改；引文有誤的，則據所引原書改。並且改正統一了通用互見的字，如：鉛、鉉，飯、飴，蛇、蝮，嚙、灌，藁、藁，臍、臍，腑、腑等。

第三、注釋了個別含義不清的字句。如卷十四竹葉條所敘本經苦筍及苦竹性不清楚，會參照各本改正後加注。又卷十七蝮蠃條上有「爛」字無法理解，今刪去「爛」字，並附注說明。凡是這次所加的注釋，都加一「按」字，以別於原注。

第四、標點了全書的字句。本書個別字句晦澀難懂，爲了便於閱讀，正文全部加新式標點。這種作法就重印古典醫學書籍來說，是一種嘗試，如有錯誤或不恰當的地方，希望讀者

指出，以便再版時改正。

第五、附加了有關的材料作爲附錄。宋刊本書首有付寇宗奭劄一篇，十萬本有陸心源序，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本草衍義刻印的經過，這次都采作附錄。

祖國本草學是在神農本草經和名醫別錄這兩部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唐新修本草，已有擴充。宋開寶本草嘉祐補注本草和政和證類本草等，又在以上三部本草的基礎上加以擴大、補充說明。寇宗奭的本草衍義對於以上各書作了詳盡的辨證考釋，發明很多。所以自金、元以來著名的醫家如李東垣、朱震亨等，都對這部書極力推崇，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除了它本身對藥物學的貢獻以外，作爲我國藥物研究的重要歷史文獻，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草衍義目錄

第一卷

序例上

第二卷

序例中

第三卷

序例下

第四卷

其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唐本先附，今附、新補、新定之目，緣本經已著，此更
不聲說。

玉泉

丹砂

空青

綠青

雲母

石鍾乳

朴消

芒消

消石

英消

礬石

滑石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本草衍義目錄

白石脂 石中黃子 婆娑石 無名異 菩薩石

第五卷

金屑 銀屑生銀附 水銀 水銀粉 雄黃

雌黃 石硫黃 陽起石 凝水石 石膏

磁石 理石 鐵礦 食鹽 太陰玄精石

蜜陀僧 桃花石 花乳石 珊瑚 馬腦

石花 石蟹 石蛇

第六卷

青琅玕 礬石特生暴石附 代赭白堊赤土附 大鹽 戎鹽

鉛丹 粉錫 鉛霜 古文錢 金牙

石灰 冬灰餅爐附 伏龍肝東壁土附 半天河臘雪水東流水附 井華水

菊花水 漿水 熱湯 硃砂 蓬砂

薑石 自然銅 石鷲 砒霜 浮石

金星石銀星石附

第七卷

赤箭

菖蒲

人參

薏苡仁

巴戟天

天門冬

澤瀉

石斛

車前子

麥門冬

山藥

牛膝

羌蔚子

蒼朮白朮附

菊花

細辛

木香

地黃

甘草

芫胡

菟絲子

第八卷

肉蓯蓉

藍寶

決明子

蒺藜白蒺藜附

景天

芎藭

防風黃耆附

蒲黃

五味子

千歲蘘

蘭草

旋花

黃連

茵陳蒿

第九卷

當歸

栝樓

杜蘅

芍藥

苦參

紫苑

生薑

石龍芮

百合

麻黃

瞿麥

酸漿

葛根

白芷

蠶寶

石香薷

第十卷

款冬花

牡丹

女菀

澤蘭

地榆

白前

王瓜

薺萋

積雪草

莎草

惡實

大小薊

艾葉

陟釐

菟葵

白藥

藿香子

鬱金

肉豆蔻

茅香

青黛

零陵香

天麻

葦撥

使君子

蜜蒙花

第十一卷

大黃

桔梗

甘遂

葶藶

蕤音花

旋復花

藜蘆

烏頭烏喙、天雄、附子、側子附。

射干

半夏

蜀漆

常山

青箱子

白欬白及附

草蒿

第十二卷

連翹

白頭翁

藺茹

羊蹄

蒟蒻

夏枯草

蚤休

虎杖

馬勃

蛇莓

葶根

菰根

薔草

牽牛子

蓖麻子

葎草

獨行根

芭蕉

蒲公英

水紅子

角蒿

雀麥

骨碎補

馬兜零

燈心草

威靈仙

何首烏

五倍子

金櫻子

萱草

葫蘆巴

金星草

木賊

第十三卷

茯苓

琥珀

松黃子附子

栝

桂桂心附

楓香

乾漆

蔓荊實

桑寄生

沉香薰陸附

丁香

藥木

辛夷

榆皮

燕荑

酸棗

槐實槐莢附

槐花

枸杞

第十四卷

龍眼

厚朴

猪苓

竹葉

枳實枳殼附

山茱萸

吳茱萸

梔子

檳榔

合歡

秦椒 衛矛

紫葳

蕪荑

茗苦茶

桑根白皮 白棘

龍腦

菴摩勒

紫銚

天竺黃 天竺桂

烏藥

沒藥

墨

第十五卷

石南 蜀椒

莽草

郁李仁

鼠李

欒華 杉

楠材

榧實

檉木皮

白楊 欒荆

紫荊木

釣藤

榼藤子

皂莢 柳華

桐葉

烏白

訶梨勒

椿木葉附椿

胡椒

橡實

無石子

榭若

黃藥 無患子

椰子

榉木皮

赤檉木

木鼈子 木槿

椶櫚木

柘木

第十六卷

龍骨 龍骨

人乳汁

人尿

人溺

人指甲補今

髮亂髮附

牛黃

麝

象牙

醍醐

第十七卷

犀角

羚羊角

羴羊角

牛角鯁白水牛鼻附

犬膽

鹿茸

虎骨

豹肉

狸骨

兔

鼯音鼠

鼯音鼠

獺

狐

獾附貉

野猪附家猪

驢肉

膾膈膾

麋

野駝

敗鼓皮

丹雄雞

鷲肪

鴈肪

鷓鴣

雉

鷹屎白

雀卵

鸛

伏翼

孔雀

鸕鷀

白鴿

斑鸕

鶉

石蜜

牡蠣

桑螵蛸

海蛤

石決明

真珠

秦龜

瑇瑁

鯉魚

蠶魚

鯨魚

鱣魚

鮪魚

蠟皮

石龍子

露蜂房

樗雞

蚱蟬

白殭蠶

木蠹

蜜蟲

蟻蟻

蝓音蝓音

水蛭

鼈甲

烏賊魚

鱉

原蠶蛾附尿

蠶退蠶連附

鰻鱺魚

鮫魚

河鱗

紫貝

鱸魚

蝦麻

鼈

蛤蚧

鯨鯉甲

蜘蛛

蜻蛉

石蠶

蛇蛻

蛇黃

金蛇

烏蛇

白花蛇

蜈蚣

馬陸

蟬蟬紅

雀瓮

鼠婦

螢

衣魚

白頸蚯蚓

螻蛄姑

蜚蠊

斑貓

馬刀

貝子

甲香

蝸

五靈脂

第十八卷

豆蔻

葡萄

蓬蘽

覆盆子

大棗

雞頭實

藕實

芰

栗

櫻桃

橘柚

乳柑子

橙子皮

梅實

枇杷葉

柿

木瓜

甘蔗

石蜜

沙糖

芋

烏芋

荔枝

杏核仁

杏實

桃核仁

獼猴桃

胡桃

李核仁

梨

菴蘿果

安石榴

橄欖

楹梲

第十九卷

白瓜子

白冬瓜

瓜蒂

甜瓜

冬葵子

蜀葵

黃蜀葵花
附子

萹實
紅人萹附

苦菜

蒿苳
附苦巨

燕菁

萊菔根

菘菜

芥

苜蓿

蓼實
水紅附

葱實

薤

韭

白蘘荷

蘇

水蘇

假蘇

香薷

薄荷

蘘萋
音纒

葫

蒜

芸薹

茄子

馬齒莧

第二十卷

胡麻

青囊

大麻子

白油麻

糖

生大豆

赤小豆

大麥

香麥白梁粉

粟米

丹黍米

粟米

秬米

陳米

酒

藟豆

粳米

稻米

稷米

鬯子粟

本草衍義 目錄

醋

醬

小麥

附錄

- 一、付寇宗奭劄
- 二、重刻本草衍義序

本草衍義卷之一

宋 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

序例上

衍義總敘

天地以生成爲德，有生所甚重者身也。身以安樂爲本，安樂所可致者，以保養爲本。世之人必本其本，則本必固；本既固，疾病何由而生？天橫何由而至？此攝生之道無遠於此。夫草木無知，猶假灌溉，矧人爲萬物之靈，豈不資以保養？然保養之義，其理萬計，約而言之，其術有三：一養神，二惜氣，三隄疾。忘情去智，恬澹虛無，離事全真，內外無寄，如是則神不內耗，境不外惑，真一不雜，則神自寧矣，此養神也。抱一元之本根，固歸精之真氣，三焦定位，六賊忘形，識界既空，大同斯契，則氣自定矣。此惜氣也。飲食適時，溫涼合度，出處無犯於八邪，寤寐不可以勉強，則身自安矣，此隄疾也。三者甚易行，然人自以謂難行，而不肯行；如此雖有長生之法，人罕敦按：宋本「敦」作「專」，敦是當尙之義，據十萬本改。尙遂至永謝。是以疾病交攻，天和頓失，聖人憫之，故假以保救之術，輔以獨病之藥，俾有識無識，咸臻壽

域。所以國家編撰聖惠，校正素問，重定本草，別爲圖經。至于張仲景傷寒論，及千金、金匱、外臺之類，粲然列於書府。今復考拾天下醫生，補以名職，分隸曹屬，普救世人之疾苦。茲蓋全聖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厚生，大賚天下；故野無遺逸之藥，世無不識之病。然本草二部，其間撰著之人，或執用己私，失於商較，致使學者檢據之間，不得無惑。今則併考諸家之說，參之實事；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如東壁土、倒流水、冬灰之類。隱避不斷者，伸之以見其情；如小白菊下過而水香，文簡誤脫者，證之以明其義；如玉泉、石罈之類。諱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如山藥避本朝諱，及唐避代宗諱。使是非歸一，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是以搜

求訪緝者十有餘年，採拾衆善，彌療疾苦，和合收蓄之功，率皆周盡。矧疾爲聖人所謹，無常不可以爲醫，豈容易言哉！宗奭常謂疾病所可憑者醫也，醫可據者方也，方可恃者藥也。苟知病之虛實，方之可否，若不能達藥性之良毒，辨方宜之早晚，真偽相亂，新陳相錯，則

曷由去道人陳宿之蠱，

唐甄立言仕爲太常丞，善醫術。有道人心腹癰疽，纒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搏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生張果駢

潔之齒？唐張果顯見，玄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葷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取以飲果，三進，頰然曰：非佳酒，乃瘴。頃視齒燼縮，顧左右取鏡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齒。良久，齒已生，粲然勝潔，帝益神之。

此書之意，於是乎作。今則編次成書，謹依二經類例，分門條析，仍衍序例爲三卷。內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其神農本經，名醫別錄，唐本先附，今附，新補，新定之

目，緣本經已著目錄內，更不聲說，依舊作二十卷，及目錄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若博愛衛生之士，志意或同，則更爲詮脩以稱聖朝好生之德。時政和六年丙申歲記。

本草之名曰黃帝、岐伯始，其補注總敘，言舊說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而不經見。

按：「而不經見」各本均脫。平帝紀，誤作「乎」。據補注總敘改。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

所在輶傳，遺詣京師，此但見本草之名，終不能斷自何代而作。又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

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是尤不然也。世本曰：神農嘗百草以和藥濟人，

然亦不著本草之名，皆未臻厥理。嘗讀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

方以療衆疾；則知本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淮南子之言，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七

十毒，亦無本草之說。是知此書，乃上古聖賢具生知之智，故能辨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

疾病之所宜。後之賢智之士，從而和之者，又增廣其品，至一千八十二名，補注本草，稱一千八十二種，然一種有分

兩用者，有三用者，其種字爲名字，於義方允。可謂大備。然其間注說不盡，或捨理別趣者，往往多矣。是以衍撫餘

義，期於必當，非足以發明聖賢之意，冀有補於闕疑。

夫天地既判，生萬物者惟五氣爾。五氣定位，則五味生；五味生，則千變萬化，至於不

可窮已。故曰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氣堅，

故其味可用以爽；熱氣爽，故其味可用以堅；風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爽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羸，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爽，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用之不可太過，太過亦病矣。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夫安樂之道，在能保養者得之。況招來和氣之藥少，攻決之藥多，不可不察也。是知人之生須假保養，無犯和氣，以資生命。纔失將護，便致病生，苟或處治乖方，旋見顛越。防患須在閑日，故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此聖人之預戒也。

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害。經曰：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蓋不適其性，而強云爲逐，強處卽病生。五臟受氣蓋有常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既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邪所中也。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保養，不若善服藥。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倉卒病生，而歸咎於神天。噫！是亦未嘗思也，可不謹歟！

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爲之病矣。極力勞形，譟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臥，大飽大飢，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辨爭陪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慾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衛生之士，須謹此五者，可致終身無苦。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正爲此矣。

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外，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爲務，殊不知外實則內虛也。善養內者實內，使臟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故莊周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若能常如是畏謹，疾病何緣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臨病不知，誠可畏也。

夫柔情難縮而不斷，不可不以智慧決也，故韓偓不可不遠。斯言至近易，其事至難行；蓋人之智慧淺陋，不能勝其貪欲也。故佛書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何所依止。是知貪欲不滅，苦亦不滅；貪欲滅，苦亦滅。聖人言近而指遠，不可不思，不可不懼。善攝生者，不勞神，不苦形；神形既安，禍患何由而致也。

夫人之生以氣血爲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絕，故四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痿，俟五臟傳遍，故卒不能死，然終死矣。此一種於諸勞中最高難治，蓋病起於五臟之中，無有已期，藥力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接，如此則可得九死一生。舉此爲例，其餘諸勞，可按脈與證而治之。

夫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無可去之術也。故須審辨八要，庶不違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脈細、皮寒、氣少、泄痢前後，飲食不入，此爲五虛。二曰實，五實是也。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瞢，此五實也。

三曰冷，臟腑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腑正病也。六曰

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知六

脈，審度所起之源，繼以望、聞、問、切加諸病者，烏有按：「宋本」一「烏有一作」於有；「烏」一於「音同義通，今通用一烏」改。又卷

五銀屑條「於復」改「烏復」，卷八芎藭條「於能」改「烏能」；不可治之疾也。夫不可治者有六失：失於

卷十九葶子條「於可」改「烏可」等，下重見，不復出。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識病，失於不知藥。六失之中，有一於此，

卽爲難治；非止醫家之罪，亦病家之罪也。矧又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馳，於病何益？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則招禍；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則招禍。惟賢者洞達物情，各就安樂，亦治病之一說耳。

合藥分劑料理法則中言，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爲正。旣言廣而不言狹，如何使以半兩爲正。且桂卽皮也，若言削去皮畢，卽是全無桂也。今定長一尺，闊一寸，削去皮上蘆虛無味者，約爲半兩，然終不見當日用桂一尺之本意，亦前人之失也。

序例，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今詳之：凡稱氣者，卽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溫、涼，則是藥之性。且如鵝條中云：白鵝脂性冷，不可言其氣冷也，況自有藥性。論其四氣，則是香、臭、腥，故不可以寒、熱、溫、涼配之。如蒜、阿魏、鮑魚、汗麝，則其氣臭；雞、魚、鴨、蛇，則其氣腥；腎、狐狸、白馬莖、棍近隱處、人中白，則其氣臊；沉、檀、龍、麝，則其氣香，如此則方可以氣言之。其序例中氣字，恐後世誤書，當改爲性字，則於義方允。

今人用巴豆，皆去油訖生用。茲必爲本經言生溫、熟寒，故欲避寒而卽溫也。不知寒不足避，當避其大毒。矧本經全無去油之說。故陶隱居云：熬令黃黑，然亦太過矣。日華子

云：炒不如去心膜，煮五度，換水各煮一沸爲佳。其杏仁按：宋本凡果核之「仁」均作「人」。大抵北宋以前本草方書多作「人」。南宋以後均作「仁」。仁、人、桃仁、葶藶、胡麻，亦不須熬至黑，但慢火炒令赤黃色，斯可矣。音同義通。下重見，不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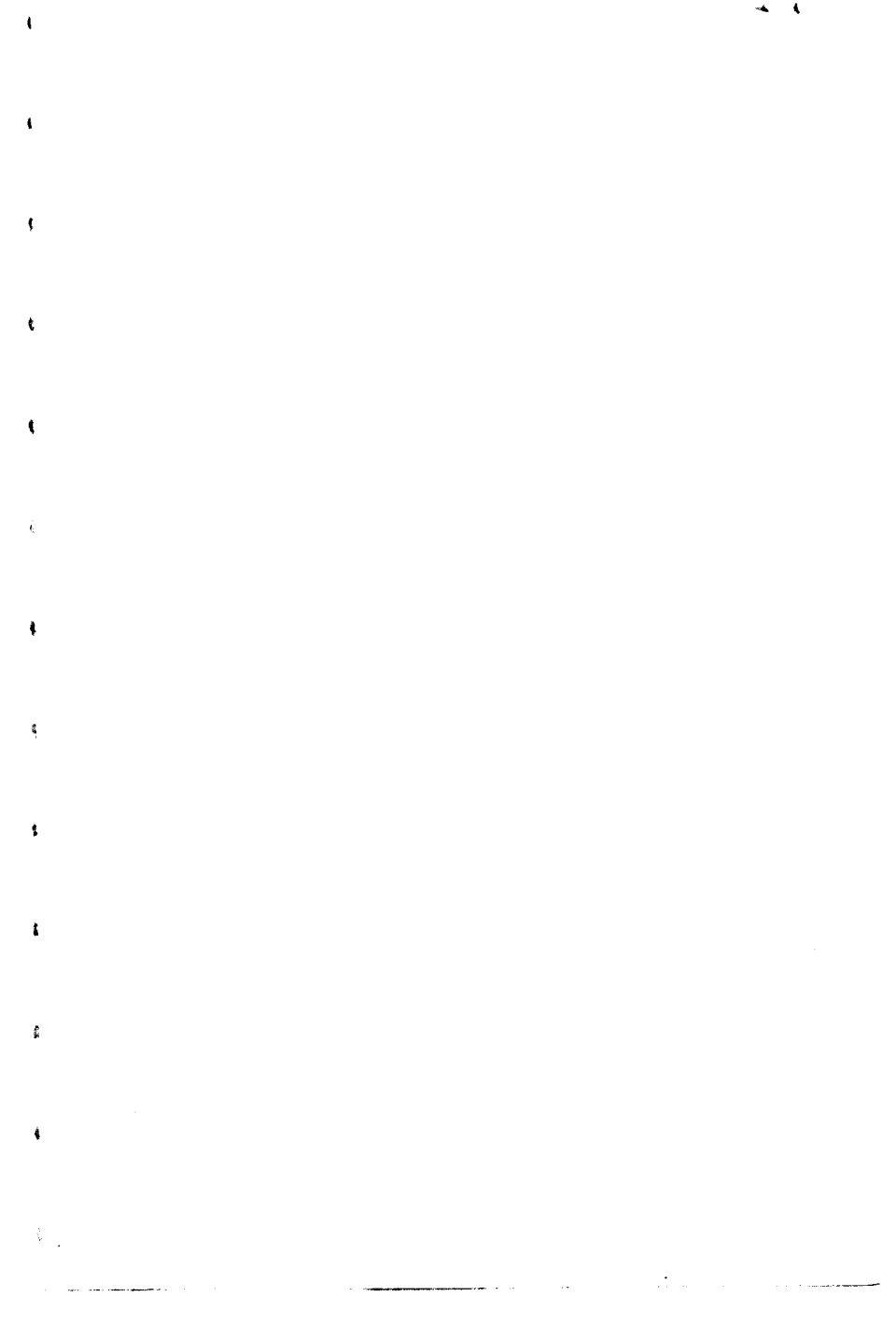
凡服藥多少，雖有所說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之例，今更合別論。緣人氣有虛實，年有老少，病有新久，藥有多毒少毒，更在逐事斟量，不可舉此爲例。但古人凡設例者，皆是假令，豈可執以爲定法。

本草第一序例，言犀角、羚羊角、鹿角，一槩末如粉，臨服內湯中。然今昔藥法中，有生磨者，煮取汁者。且如丸藥中用蠟，取其能固護藥之氣味，勢力全備，以過關隔而作效也。今若投之蜜相和，雖易爲丸劑，然下咽亦易散化，如何得到臟中？若其間更有毒藥，則便與人作病，豈徒無益而又害之，全非用蠟之本意。至如桂心烏得更有上虛軟甲錯處按：宋本字，據陶弘景合藥分劑料理法則增。可削之也？凡此之類，亦更加詳究。

今人用麻黃，皆合搗諸藥中。張仲景方中，皆言去上沫。序例中言，先別煮三兩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發煩。甚得用麻黃之意，醫家可持此說。然云：折去節，令通理，寸剉之。寸剉之，不若碎剉，如豆大爲佳；藥味易出，而無遺力也。

陶隱居云：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今詳之：惟寒熱二

種，何獨見遺？如寒可去熱，大黃、朴消之屬是也。如熱可去寒，附子、桂之屬是也。今特補此二種，以盡厥旨。



本草衍義卷之二

序例中

人之生，實陰陽之氣所聚耳；若不能調和陰陽之氣，則害其生。故寶命全形篇論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又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陽化氣陰成形也。夫遊魂爲變者，陽化氣也，精氣爲物者，陰成形也。陰陽氣合，神在其中矣。故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卽知神明不可以陰陽攝也。易所以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蓋爲此矣。故曰：神不可大用，大用卽竭；形不可大勞，大勞則斃。是知精、氣、神，人之大本，不可不謹養。智者養其神，惜其氣，以固其本。世有不謹衛生之經者，動皆觸犯。旣以犯養生之禁，須假以外術保救，不可坐以待斃。本草之經。於是與焉。旣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窮保救之事，衍義於是存焉。二者其名雖異，其理僅同。欲使有知無知盡臻壽域，率至安樂之鄉，適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養心之道未可忽也。六欲七情，千變萬化，出沒不定，其言至簡，其義無窮，而以一心對無窮之事，不亦勞乎？心苟不明，不爲物所病者，未之有也。故明達之士遂至忘心；心旣忘矣，則六欲七情無能爲也。六欲七情無能爲，故內事不生；內事不生，故外患不

能入；外患不能入，則本草之用，實世之芻狗耳。若未能達是意而至是地，則未有不緣六欲七情而趨憂患者。憂患既作，則此書一日不可闕也。愚何人哉，必欲斯文絕人之憂患乎。

右隱居以謂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數百過，如此恐乾末湍蕩不可搗，不若令力士合研爲佳。又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搗之如粟，亦可以葛布篩令調勻，並以綿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今詳之：凡諸石雖是湯酒中，亦須稍細，藥力方盡，出效亦速。但臨服須澄濾後再上火，不爾，恐遺藥力不見效。湯酒中尙庶幾，若在服食膏中，豈得更如粟也。不合如此立例，當在臨時應用詳酌爾。又說：咬咀兩字，唐本注謂爲商量斟酌，非也。嘉祐復符陶隱居說細切，亦非也。儒家以謂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齒咀嚼，雖破而不塵，但使含味耳。張仲景方多言咬咀，其義如此。

病人有旣不洞曉醫藥，復自行臆度，如此則九死一生。或醫人未識其病，或以財勢所迫，占奪強治，如此之輩，醫家病家不可不察也。要在聰明賢達之士掌之，則病無不濟，醫無不功。世間如此之事甚多，故須一一該舉，以隄或然。

夫人有貴賤少長，病當別論；病有新久虛實，理當別藥。蓋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臟腑亦異。臟腑旣異，乃以一藥治衆人之病，其可得乎？故張仲景曰：又有土地高

下不同，物性剛柔，澆居亦異。是故黃帝與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臨病之功，宜須兩審。如是則依方合藥，一槩而用，亦以疎矣。且如貴豪之家，形樂志苦者也。衣食足則形樂，心慮多則志苦。岐伯曰：病生於脈。形樂則外實，志苦則內虛，故病生於脈。所養既與貧下異，憂樂思慮不同，當各逐其人而治之。後世醫者，直委此一節，閉絕不行，所失甚矣。嘗有一醫官，暑月與貴人飲。貴人曰：我昨日飲食所傷，今日食減。醫曰：可餌消化藥，他人當服十丸，公當減其半。下嚙未久，疎逐不已，幾致斃。以此較之，虛實相遼，不可不察，故曰病當別論。又有一男子，暑月患血痢，醫者妄以涼藥逆制，專用黃連、阿膠、木香藥治之。此藥始感便治則可，今病久腸虛，理不可服，踰旬不已，幾致委頓，故曰理當別藥。如是論之，誠在醫之通變。又須經歷，則萬無一失。引此爲例，餘可效此。

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據。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又如東壁土、冬月灰、半天河水、熱湯、漿水之類，其物至微，其用至廣，蓋亦有理。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費其功，終亦不能活人。聖賢之意不易盡知，然捨理何求哉？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故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

之時，皆須別處之，決不可忽也。世有不留心於此者，往往不信，遂致困危，哀哉！

今人使理中湯丸，倉卒之間多不效者，何也？是不知仲景之意爲必效藥，蓋用藥之人有差殊耳。如治胃痺，心中痞堅，氣結胃滿，脅下逆氣搶心，治中湯主之。人參、朮、乾薑、甘草四物等共一十二兩，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爲度。或作丸，須雞子黃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九如楊梅許服之，病既不去，乃曰藥不神，非藥之罪，用藥者之罪也。今引以爲例，他可效此。然年高及素虛寒人當逐宜減甘草。

夫高醫以蓄藥爲能，倉卒之間，防不可售者所須也。若桑寄生、桑螵蛸、鹿角膠、天靈蓋、虎膽、蟾酥、野駝螢、蓬蘽、空青、娑婆石、石礬、冬灰、臘雪水、松黃之類，如此者甚多，不能一一遍舉。唐元澹字行冲，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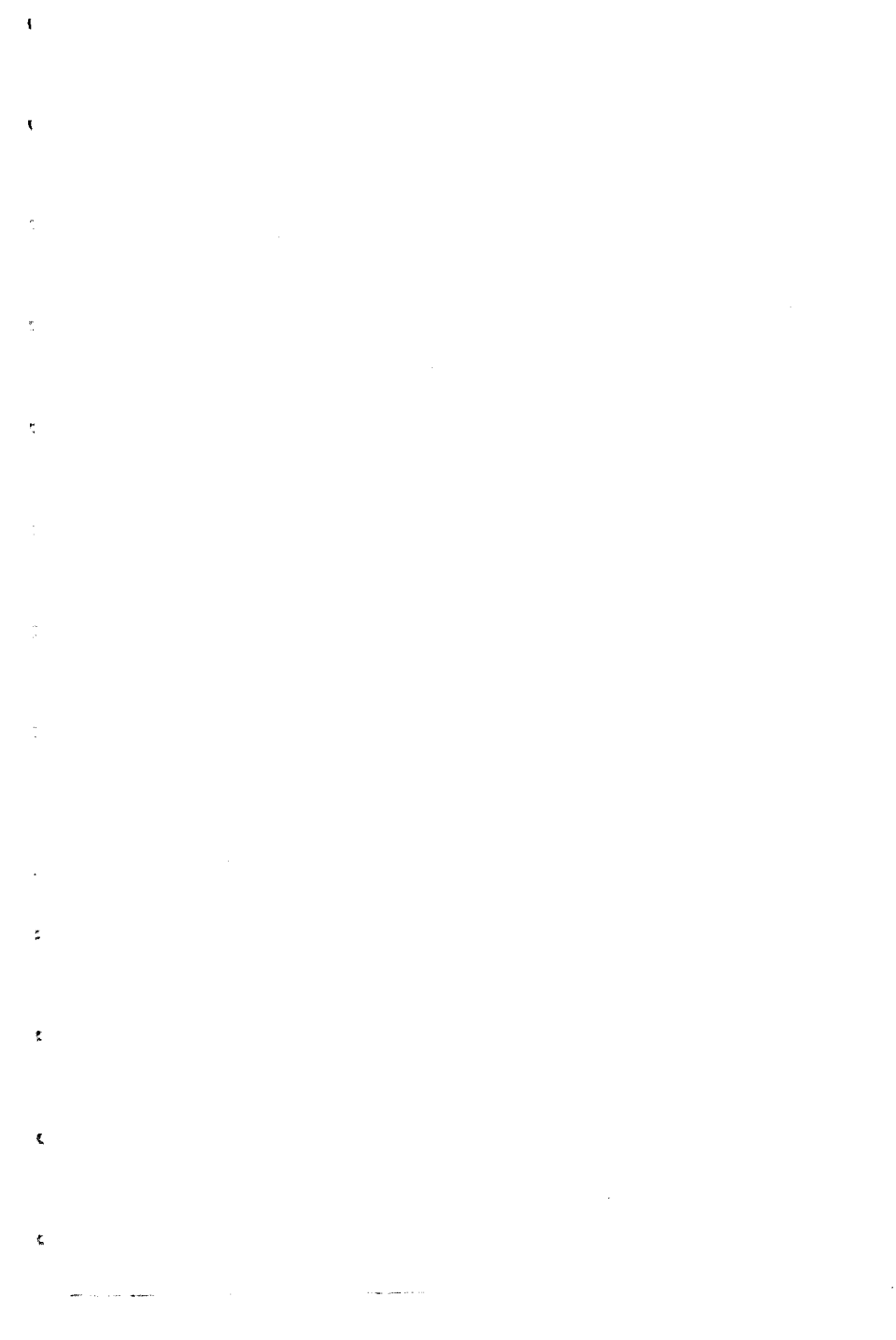
脯腊膠膜，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病。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可乎？仁傑笑曰：公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然梁公因事而言，獨譬之以藥，則有以見天下萬物之中，尤不可闕者也。知斯道者，知斯意而已。

凡爲醫者，須略通古今，粗守仁義，絕馳騫能所之心，專博施救拔之意。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必戚戚沾名，齷齪求按：宋本作「未」，今改。利也。如或不然，則曷以致姜撫沾譽之

慙，道華之矜能受戮乎？

嘗讀唐方技傳有云：醫要在視脈，唯用一物攻之，氣鈍而愈速。一藥偶得，他藥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今詳之：病有大小、新久、虛實，豈可止以一藥攻之？若初受病，小則庶幾；若病大多日，或虛或實，豈得不以他藥佐使？如人用硫黃，皆知此物大熱，然石性緩，倉卒之間，下咽不易便作效。故智者又以附子、乾薑、桂之類相佐使以發之，將併力攻疾，庶幾速效。若單用硫黃，其可得乎？故知許胤宗按：宋本「許胤宗」作「許嗣宗」，「胤宗」據改。之言未可全信，賢者當審度之。

夫用藥如用刑，刑不可誤，誤即干人命；用藥亦然，一誤即便隔生死。然刑有鞠司，鞠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今醫人纔到病家，便以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脈，藥以相當；如此，即應手作效。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投湯劑，逡巡便致困危；如此殺人，何太容易！世間此事甚多，良由病家不擇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術也，可不懼哉！



本草衍義卷之三

序例下

治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奧室之中，處幃幔之內，復以帛幪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彈切脈之巧，四者有二闕焉。黃帝有言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天不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若患人脈病不相應，既不得見其形，醫人止據脈供藥，其可得乎？如此言之，烏能盡其術也。此醫家之公患，世不能革，醫者不免盡理質問。病家見所問繁，還爲醫業不精，往往得藥不肯服，似此甚多。扁鵲見齊侯之色，尙不肯信，況其不得見者乎？嗚呼，可謂難也已！

又婦人病溫已十二日，診之，其脈六七至而澀，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後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枝乾薑湯。一日，寒熱遂已。又云：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痊。身漸涼和，脈漸勻，尙不了了，乃復與

小柴胡湯。次日云：我但胃中熱燥，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又云：心下痛。又與大陷胃丸半服，利三行。而次日虛煩不寧，時妄有所見，時復狂言。雖知其尙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咳嗽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乘虛而成肺痿。遂與小柴胡，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湯。一日咳減，二日而病悉愈。已上皆用張仲景方。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脈。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脈漸生，翌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審謹也。經曰：關則吐逆，格則不得小便，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

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餘次，四肢柴瘦腹大，食訖又饑。此疾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飭者，時五六月間，脈洪大，按之則絕。今六脈既單洪，則夏之氣獨然，按之絕，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脈洪，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爲本，治療失於過時。後不逾旬，果卒。

有人病久嗽，肺虛生寒熱，以款冬花葉三兩芽，俟煙出，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嚙之，至倦則已。凡數日之間，五七作，差。

有人病瘧月餘日，又以藥吐下之，氣遂弱，疾未愈。觀其病與脈，乃夏傷暑，秋又傷風，乃與柴胡湯一劑。安後，又飲食不節，寒熱復作。此蓋前以傷暑，今以飲食不謹，遂致吐逆不食，脇下牽急而痛，寒熱無時，病名痰瘧。以十棗湯一服，下痰水數升，明日又與理中湯二錢，遂愈。

有人苦風痰、頭痛、顛掉、吐逆、飲食減，醫以爲傷冷物，遂以藥溫之。不愈，又以丸藥下之，遂厥。復與金液丹，後譫言、吐逆、顛掉、不省人，狂若見鬼、循衣摸床、手足冷、脈伏。此胃中有結熱，故昏瞶不省人，以陽氣不能布於外，陰氣不持於內，卽顛掉而厥，遂與大承氣湯，至一劑，乃愈。方見仲景。後服金箔丸，方見刪繁。

有男子年六十一，腳腫生瘡，忽食豬肉，不安。醫以藥利之，稍愈。時出外，中風，汗出後，頭面暴腫，起紫黑色，多睡，耳輪上有浮泡小瘡，黃汁出。乃與小續命湯，中加羌活一倍，服之，遂愈。

有人年五十四，素羸，多中寒，近服兔絲有效。小年常服生硫黃數斤，脈左上二部，右下二部，弦緊有力。五七年來，病右手足筋急拘攣，言語稍遲，遂與仲景小續命湯，加薤白仁一兩，以治筋急。減黃芩、人參、芍藥各半，以避中寒，杏仁只用一百五枚。後云尙覺大

冷，因令盡去人參、芍藥、黃芩三物，却加當歸一兩半，遂安。今人用小續命湯者，比比皆是，既不能逐證加減，遂至危殆，人亦不知。今小續命湯，世所須也。故舉以爲例，可不謹哉！

夫八節之正氣，生活人者也；八節之虛邪，殺人者也。非正氣則爲邪，非真實則爲虛。所謂正氣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此天之氣也。若春在經絡，夏在肌肉，秋在皮膚，冬在骨髓，此人之氣也。在處爲實，不在處爲虛。故曰若以身之虛，逢時之虛邪不正之氣，兩虛相感，始以皮膚經絡，次傳至臟腑；逮於骨髓，則藥力難及矣。如此則醫家治病，正宜用藥抵截散補，防其深固而不可救也。又嘗須保護胃氣。舉斯爲例，餘可效此。

本草衍義卷之四

【玉泉】經云：生藍田山谷，採無時。今藍田山谷無玉泉。泉水，古今不言採。又曰：服五斤。古今方，水不言斤。又曰：一名玉札。如此則不知定是何物。諸家所解，更不言泉，但爲玉立文。陶隱居雖曰可消之爲水，故名玉泉。誠如是則當言玉水，亦不當言玉泉也。蓋泉具流布之義，別之則無所不通。易又曰：山下出泉蒙，如此則誠非止水，終未臻厥理。今詳泉字乃是漿字，於義方允。漿中既有玉，故曰服五斤。去古既遠，亦文字脫誤也。採玉爲漿，斷無疑焉。且如書篇尙多亡逸，況本草又在唐堯之上，理亦無怪。謂如蛇含，本草誤爲蛇全。唐本注云：全字乃是合字，陶見誤本改爲含，尙如此不定。後有鐵漿，其義同此。又道藏經有金飯玉漿之文，唐李商隱有瓊漿未飲結成冰之詩，是知玉誠可以爲漿。又荆門軍界有玉泉寺，中有泉，與尋常泉水無異，亦不能治病。寺中日用此水。又西洛有萬安山，山腹間有寺曰玉泉。嘗兩登是山，質玉泉之疑，寺僧皆懵不能答。寺前有泉一派，供寺中用。泉竇皆青石，與諸井水無異。若按別本注，玉泉，玉之泉液也，以仙室玉池中者爲上。如此則舉世不能得，亦漫立此名，故知別本所注爲不可取。又有燕玉出燕北。體柔脆如油，和粉

色，不入藥，當附于此。

【丹砂】今人謂之朱砂。辰州朱砂，多出蠻峒。錦州界吉寮峒老鴉井，其井深廣數十丈，先聚薪于井，滿則縱火焚之。其青石壁迸裂處，即有小竈，竈中自有白石床。其石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芙蓉，其光明可鑒，研之鮮紅。砂泊床大者，重七八兩至十兩者。兖州亦有形如箭鏃帶石者，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此物鎮養心神，但宜生使煉服，少有不作疾者，亦不減硫黃輩。又一醫流服伏火者數粒，一旦大熱，數夕而斃。李善勝嘗鍊朱砂爲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憎冒，一夕而斃。其生朱砂，初生兒便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可不謹也。

【空青】功長於治眼。仁廟朝，嘗詔御藥院，須中空有水者，將賜近戚，久而方得。其楊梅青，治翳極有功。中亦或有水者，其用與空青同，第有優劣耳。今信州穴山而取，世謂之楊梅青，極難得。

【綠青】卽石碌是也。其石黑綠色者佳，大者刻爲物形，或作器用。又同硃砂，作吐風涎藥，驗則驗矣，亦損心肺。

【雲母】古雖有服鍊法，今人服者至少，謹之至也。市廛多折花朵以售之。今惟合雲母膏，治

一切癰毒瘡等，惠民局別有法。

【石鍾乳】蕭炳云：如蟬翼爪甲者爲上，如鵝管者下。經既言乳，今復不取乳，此何義也？蓋乳取其性下，不用如鴈齒者，謂如烏頭、附子不用尖角之義同。但明白光潤輕鬆，色如鍊消石者佳。服鍊別有法。

【朴消】是初深掃得，一煎而成者，未經再鍊治，故曰朴消。其味醱澀，所以力堅急而不和，可以熟生牛馬皮，及治金銀有僞。葛洪治食鱸不化，取此以蕩逐之。臘月中以新瓦罐，滿注熱水，用朴消二升，投湯中，攪散，掛北簷下，俟消滲出罐外，羽收之。以人乳汁調半錢，掃一切風熱毒氣攻注目瞼。按：「瞼」宋本、十萬本均誤作臉，證類本誤作臉，今改。外，及發於頭面，四支腫痛，應手神驗。

【芒消】經云：生於朴消。乃是朴消以水淋汁，澄清，再經熬鍊減半，傾木盆中，經宿，遂結芒有糜稜者。故其性和緩，古今多用以治傷寒。

【消石】是再煎鍊時已取訖芒消凝結在下如石者，精英既去，但餘滓而已。故功力亦緩，惟能發煙火。唐本注蓋以能消化諸石，故名消石。煎柳枝湯煮三周時，卽伏火；湯耗，卽又添柳枝湯。

【英消】是消之精英者。其味甘，卽馬牙消也。別有法，鍊治而成。由其煎鍊，故其味亦別。

治五臟積熱。然四物本出於一物，由此煎鍊，故分出精麤，所以其用亦不相遠。

【礬石】今坊州礬務，以野火燒過石，取以煎礬，色惟白，不逮晉州者，皆不可多服，損心肺，却水，故也。水化書紙上，纔乾，水不能濡，故知其性却水。治涎藥多須者，用此意爾。火枯爲粉，貼嵌甲牙縫中，血出如鉏者，貼之亦愈。

【滑石】今謂之畫石，以其軟滑可寫畫，淋家多用。若暴得吐逆不下食，以生細末二錢匕，溫水服；仍急以熱麵半盞，押定。

【紫石英】明澈如水精，其色紫而不勻。張仲景治風熱瘰癧，及驚癇瘰癧，風引湯，紫石英、白石英、寒水石、石膏、乾薑、大黃、龍齒、牡蠣、甘草、滑石等分，混合咬切。方故咀子與以水一升，煎去三分，食後量多少溫呷，不用滓，服之無不效者。

【白石英】狀如紫石英，但差大而六稜，白色如水精。紫白二石英，當攻疾，可暫煮汁用，未聞久服之益。張仲景之意，只令咬咀，不爲細末者，豈無意焉。其久服，更宜詳審。

【赤石脂】今四方皆有，以舌試之，黏着者爲佳。有人病大腸寒滑，小便精出，諸熱藥服及一斗二升，未甚效。後有人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兩，同爲末，醋糊丸如梧桐子大，空心及飯前米飲下五七十九。終四劑，遂愈。

【白石脂】有初生未滿月小兒，多啼叫，致臍中血出，以白石脂細末貼之，即愈。未愈，微微炒過，放冷再貼，仍不得剝揭。

【石中黃子】此又字誤也。子當作水，況當條自言未成餘糧黃濁水，焉得却名之子也？若言未乾者，亦不得謂之子也。子字乃水字無疑。又曰太一餘糧者，則是兼石言之者也。今醫家用石中黃，只石中乾者，及細末者，即便是。若用禹餘糧石，即用其殼。故本條言一名石腦，須火燒醋淬。如此即是石中黃水爲一等，石中黃爲一等，太一餘糧爲一等，斷無疑焉。

【婆娑石】今則轉爲摩娑石，如淡色石綠間微有金星者佳，磨之色如淡乳汁，其味淡。又有豆斑石，亦如此石，但於石上有黑斑點，無金星。

【無名異】今圖經曰：本經云，味甘平，治金瘡折傷，生肌肉。今云味鹹寒，消腫毒癰腫，與本經所說不同，疑別是一種。今詳上文，三十六字未密，今云字下，即不知是何處云也。

【菩薩石】出峩嵒山中，如水精明澈，日中照出五色光，如峩嵒普賢菩薩圓光，因以名之。今醫家鮮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本草衍義卷之五

【金屑】不曰金而更加屑字者，是已經磨屑可用之義，如玉漿之義同。二經不解屑爲未盡，蓋須烹鍊鍛屑爲薄，方可研屑入藥。陶隱居云：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若非鍛屑成薄，焉能以水銀和成泥也？獨不言金屑，亦其闕也。生金有毒，至於殺人，仍爲難解。有中其毒者，惟鷓鴣肉可解，若不經鍛屑，則不可用。顛塊金卽穴山，或至百十尺，見伴金石，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之狀，此定見金也。其金色深赤黃，麩金卽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黃。此等皆是生金也，得之皆當銷鍊。麩金耗折少，塊金耗折多。入藥當用塊金，色既深則金氣足，餘更防竊製成及點化者；如此，焉得更有造化之氣也。若本朝張永德字抱一，并州人，五代爲路帥，淳化二年改并州。初寓睢陽，有書生鄰居臥病，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伍兩。卽置鼎中，煮成中金。永德懇求藥法，生曰：君當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鍛工畢升言：祥符年，嘗在禁中爲方士王捷鍛金。以鐵爲金，凡百餘兩爲一餅，輻解爲八段，謂之鴉髻金。初自治中出，色尙黑。由是言之，如此之類，乃是水銀及鐵，用藥製成，非造化所成，功治焉得不差殊？如惠民局合紫雪用金，蓋假其自然金氣爾。

然惡錫。又東南方金色深，西南方金色淡，亦土地所宜也，入藥故不如色深者。然得餘甘子，則體柔，亦相感爾。

【銀屑】金條中已解屑義。銀本出於礦，須煎鍊而成，故名熟銀，所以於後別立生銀條也。其用與熟銀大同。世有術士，能以朱砂而成者，有鉛按：各本「鉛」均作「銨」，「銨」通，今改「鉛」。下同。汞而成者，有焦銅而成者，烏復更有造化之氣，豈可更入藥？既有此類，不可不區別。其生銀卽是來自礦中出，而特然自生者，又謂之老翁鬚，亦取像而言之耳。然銀屑經言有毒，【生銀】經言無毒，釋者漏略不言。蓋生銀已生發於外，無蘊鬱之氣，故無毒。礦銀尙蘊蓄於石中，鬱結之氣全未敷暢，故言有毒。亦惡錫。

【水銀】入藥雖各有法，極須審謹，有毒故也。婦人多服絕娠。今人治小兒驚熱涎潮，往往多用。經中無一字及此，亦宜詳諦。得鉛則凝，得硫黃則結，併棗肉研之則散。別法煨爲膩粉。粉霜，唾研斃虱。銅得之則明，灌屍中則令尸後腐。以金銀銅鐵置其上則浮，得紫河車則伏。唐韓愈云：太學博士李千遇，信安人。方士柳賁，能燒水銀爲不死藥。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服之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不說。今

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歸登自說，旣服水銀得病，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蓆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御史李虛中疽發其背死。刑部尙書李遜謂余曰：我爲藥誤，遂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旦無病死。工部尙書孟簡邀我於萬州，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後有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卒。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金吾將軍李道古以柳賁得罪，食賁藥五十，死海上。此可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不可不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臨死乃悔。嗚呼，哀也已！今有水銀燒成丹砂，醫人不曉，研爲藥衣，或入藥中，豈不違誤，可不謹哉！

【水銀粉】下涎藥，并小兒涎潮、痰癆多用。然不可常服及過多，多則其損兼行。若兼驚，則尤須審謹。蓋驚爲心氣不足，不可下，下之裏虛，驚氣入心不可治。若其人本虛，便須禁此一物，謹之至也。

【雄黃】非金苗。今有金窟處，無雄黃。金條中，言金之所生，處處皆有雄黃，豈處處皆得

也。別法，治蛇蛟，焚之燻蛇遠去。又武都者，鑄磨成物形，終不免其臭。唐甄立言仕爲太常丞，有道人病心腹澀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此殺毒蟲之驗也。

【雌黃】入藥最稀，服石者宜審諦。治外功多，方士點化術多用，亦未聞其終始如何。畫工或用之。

【石硫黃】今人用治下元虛冷，元氣將絕，久患寒泄，脾胃虛弱，垂命欲盡，服之無不效。中病當便已，不可盡劑。世人蓋知用而爲福，不知用久爲禍。此物損益兼行，若俱棄而不用，當倉卒之間，又可闕乎？或更以法製，拒火而又常服者，是亦弗思也。在本經則不言如此服良，但專治婦人。不知者，往往更以酒服，其可得乎？或臟中久冷，服之先利。如病勢危急，可加丸數服，少則不效，仍加附子、乾薑、桂。

【陽起石】如狼牙者佳。其外色不白，如薑石。其大塊者，亦內白。治男子，婦人下部虛冷，腎氣乏絕，子臟久寒，須水飛研用。凡石藥冷熱皆有，正宜斟酌。

【凝水石】又謂之寒水石，紋理通澈，人或磨刻爲枕，以備暑月之用。入藥須燒過，或市人燒入膩粉中以亂真，不可不察也。陶隱居言，夏月能爲冰者佳，如此則舉世不能得，似乎失

言。

【石膏】二書分辨不決，未悉厥理。詳本經元無方解石之說，正緣唐本注石膏方解石，大體相似，因此一說，後人遂惑。經曰，生齊山谷，及齊廬山，魯蒙山，探無時，卽知他處者爲非。今圖經中又以汾州者編入，前後人都不詳經中所言，細理白澤者良，故知不如是，則非石膏也。下有理石條中，經云：如石膏，順理而細，又可明矣。今之所言，石膏、方解石，二者何等有順理細文又白澤者。有是，則石膏也；無是，則非石膏也。仍須是經中所言州土者，方可入藥，餘皆偏見，可略不取。仲景白虎湯中，服之如神。新校正仲景傷寒論後，言四月已後，天氣熱時，用白虎者是也。然四方氣候不齊，又歲中氣運不一，方所既異，雖其說甚雅，當此之時，亦宜兩審。若傷寒熱病，或大汗後，脈洪大、口舌燥、頭痛，大渴不已；或着暑熱，身痛倦怠，白虎湯服之無不效。

【磁石】色輕紫，石上韋澁，可吸連針鐵，俗謂之熾鐵石。養益腎氣，補填精髓，腎虛耳聾目昏皆用之。入藥，須燒赤醋淬。其玄石，卽磁石之黑色者也。多滑淨。其治體大同小異，不可不分而爲二也。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續中獨縷，以半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

蓋內爲大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理相感爾。

【理石】如長石，但理石如石膏順理而細，其非順理而細者爲長石，治療亦不相違。

【鐵礦】於礦中鍊出者，謂之【生鐵】；【鐵落】，斷而落者也；【鑄鐵】炒熟鐵也；【鋼鐵】鍊鐵去滓者也；【鐵精】，【針沙】，【鐵漿】，已上七等，取汁，各依經用。【鐵華粉】、【鐵粉】，已上二等，燒燬取。【馬啣】、【秤錘】、【車轄】、【杵】、【鋸】，已上五等，特以其意使之耳。其生鐵既自火中煉石而出，世謂之生鐵。亦如炒脂麻取油，謂之生油，其義亦同，白油麻條中已著。鐵粉以生薑汁調擦眉上，生眉毛。鋼鐵，今用柔鐵屈盤，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又曰灌鋼。此蓋草創之鋼，亦不免僞也。蓋生鐵之堅及三四鍊，則生鐵亦自熟，却是柔鐵，而天下莫以爲非。磁州鍊坊，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如麵之有筋，濯洗，揉麵既盡，筋乃見。鍊鋼亦然。恒取精鐵一百餘斤，每鍛一火，稱之遂輕，累鍛稱之，至於不減耗，此則純鋼也，實鐵之精純者，雖百鍊不耗矣。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而清且黑。亦有鍊之盡，全無鋼者，繫地之所產精粗爾。前所謂鐵精者，其說有二：陶隱居言出鍛竈中，如麝紫，色輕者爲佳，亦以磨瑩銅器用之。日華子又云：犁鐵尖浸水，名爲鐵精。本條既言化銅，則隱居所說是蓋鍛竈中塵紫摩銅，則明浸犁鐵尖水，非是。

【食鹽】素問曰：鹹走血。故東方食魚鹽之人多黑色，走血之驗，故可知矣。病嗽及水者宜全禁之。北狄用以淹尸，取其不壞也，至今如此。若中蚯蚓毒，當以鹽洗沃，亦宜湯化飲汁。其燒剝金銀，鎔汁作藥，仍須解州池鹽爲佳。齒縫中多血出，常以鹽湯嗽，卽已。益齒走血之驗也。

【太陰玄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脈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

【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

【蜜陀僧】堅重，椎破如金色者佳。

【桃花石】有赤、白兩等，有赤地淡白點如桃花片者，有淡白地、有淡赤點，如桃花片者。人往往鑄磨爲器用，今人亦罕服食。

【花乳石】其色如硫黃，本經第五卷中已著。今出陝、華間，於黃石中間，有淡白點，以此得花之名。今惠民局花乳石散者是。此物陝人又能鑄爲器。圖經第二卷中，易其名爲花藥石，是却取其色黃也。更無花乳之名，慮歲久爲世所惑，故書之。

【珊瑚】治腎目，今人用爲點眼筋。有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又一種如鉛丹色，無縱紋。

爲下。入藥用紅油色者。嘗見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歧，將至其顛，則交合連理，仍紅潤有縱紋，亦一異也。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船，墮鐵網水底珊瑚所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幹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繫網船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則腐。

【馬腦】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其紋如纏絲者，出西裔者佳。彼土人以小者碾爲好玩之物，大者碾爲器。今古方入藥，絕可用此物。西方甚重，故佛經多言之。其馬口吐出，旣知謬言，不合編入。

【石花】白色圓如覆大馬杓，上有百十枝，每枝各樣牙分歧如鹿角，上有細文起。以指撩之，錚錚然有聲。此石花也，多生海中石上，世亦難得。家中自有一本，後又於大相國宮中，見一本，其體甚脆，不禁觸擊。本條所注皆非是。

【石蟹】直是今之生蟹，更無異處，但有泥與簷石相着。凡用，須去其泥并簷石，止用蟹，磨合他藥點目中，須水飛過。

【石蛇】本經不收，始自開寶本草，添附。其色如古牆上土，盤結如楂梨大，中空，兩頭巨細一等，無蓋，不與石蟹同類。蟹則真蟹也，蛇非真蛇，今人用之絕少。

本草衍義卷之六

【青琅玕】書曰：三危既宅。三危，西裔之山也，厥貢惟球琳琅玕。孔穎達以謂琅玕石似玉。新書亦謂三苗西戎。西域記云：天竺國，正出此物。陶隱居謂爲木名大丹名，既是大丹名，則本經豈可更言煑煉服之。又曰：可化爲丹。陶不合遠引，非此琅玕也。唐本注云：是瑠璃之類。且瑠璃火成之物，琅玕又非火成。經曰：生蜀郡平澤，安得同類言之，其說愈遠。且佛經所謂瑠璃者，正如鬼谷珠之類，乃火成之物也，今人絕不見用。

【舉石】并【特生舉石】，博物志及陶隱居，皆言此二石，鶴取之以壅卵，如此則是一物也。隱居又言：仙經不云特生，則止是前白舉石。今補注但隨文解義，不見特生之意。蓋二條止是一物，但以特生不特生爲異耳。所謂特生者，不附著他石爲特耳。今用者絕少，惟兩字舉石入藥。然極須謹用，其毒至甚。及至論鶴巢中者，又却從謬說。鶴巢中皆無此石，乃曰，鶴常入水冷，故取以壅卵。如此則鷓鴣、鴈鴛之類，皆食於水，亦自繁息生化，復不用此二石。其說往往取俗士之言，未嘗究其實而窮其理也。嘗官於順安軍，親檢鶴巢，中無石。矧舉石焉得處處有之？然治久積及久病胸腹冷有功，直須謹用，蓋其毒不可當。

【代赭】方士爐火中多用，丁頭光澤堅實，赤紫色者佳。【白堊】卽白善土，京師謂之白土子。方寸許切成段，鬻於市，人得以浣衣。今人合王瓜，等分爲末，湯點二錢服，治頭痛。【赤土】今公府用以飾椽柱者。水調細末一二錢服，以治風疹。

【大鹽】新者不苦，久則鹹苦。今解州鹽池所出者，皆成斗子，其形大小不等，久亦苦。海水煎成者，但味和，二鹽互有得失。入藥及金銀作，多用大鹽及解鹽。傍海之人多黑色，蓋日食魚鹽，此走血之驗也。齒縫中血出，鹽湯嗽之，及接藥入腎。北虜以鹽淹尸使不腐。

【戎鹽】成塚，裁之如枕，細白，味甘鹹，亦功在却血。入腎，治目中瘀赤澁昏。

【鉛丹】本謂之黃丹，化鉛而成。別有法，唐本注，炒錫作。然經稱鉛丹，則炒錫之說誤矣，亦不爲難辨。蓋錫則色黯暗，鉛則明白，以此爲異。治瘡及久積皆用。

【粉錫】胡粉也，又名定粉。止泄痢、積聚、久痢。

【鉛霜】圖經已著其法，治上膈熱涎塞，塗木瓜尖酸味，金尅木也。

【古文錢】古銅焦赤有毒，治目中瘰癧，腐蝕壞肉；婦人橫逆產，五淋，多用。非特爲有錫也，此說非是。今但取景王時大泉五十及寶貨，秦、半兩，漢、莢錢，大小五銖，吳、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宋、四銖二銖，及梁、四柱，北齊、常平五銖。爾後其品尙多，如此之類

方可用。少時常自患暴赤目腫痛，數日不能開。客有教以生薑一塊，洗淨去皮，以古青銅錢刮取薑汁，就錢稜上點。初甚苦熱，淚蔑面，然終無損。後有患者，教如此點，往往疑惑。信士點之，無不獲驗，一點遂愈，更不可再作。有瘡者不可用。

【金牙】今方家絕不用。以此故，商客無利不販賣，醫者由是委而不用，兼所出惟蜀郡有之，蓋亦不廣也。餘如經。

【石灰】水調一盞，如稠粥，揀好糯米粒全者，半置灰中，半灰外。經宿，灰中米，色變如水精。若人手面上有黑黧子及紋刺，先微微以針頭撥動，置少許如水精者於其上，經半日許，麤汁自出，剔去藥不用，且不得着水，三三日愈。又取新硬石灰一合，以醋炒，調如泥，於患徧風牽口喎邪人口唇上不患處，一邊塗之，立便牽正。

【冬灰】諸家止解灰而不解冬，亦其闕也。諸灰一烘而成，惟冬灰，則經三四月方徹爐。灰既曉夕燒灼，其力得不全燥烈乎？而又體益重。今一蒸而成者體輕，蓋火力劣，故不及冬灰耳。若舌按「舌」各本均誤，今改「舌」今改。緊面少容，方中用九燒益母灰，蓋取此義。如或諸方中用桑灰，自合依本法。既用冬灰，則須爾。唐本注云：冬灰本是藜灰，未知別有何說。又湯火灼，以餅爐中灰細羅，脂麻油調，羽掃，不得着水，仍避風。

【伏龍肝】婦人血露，蠶沙一兩，炒伏龍肝半兩，阿膠一兩，同爲末，溫酒調，空肚服二三錢，以知爲度。本條中有【東壁土】，陳藏器云：取其東壁土，久乾也。今詳之：南壁土，亦向陽久乾也，何不取？蓋東壁常先得曉日烘炙。日者太陽真火，故治瘰癧。或曰何不取午盛之時南壁土，而取日初出東壁土者，何也？火生之時，其氣壯。故素問云：少火之氣壯，及其當午之時，則壯火之氣衰，故不取，實用此義。或曰：何以知日者太陽真火？以水精珠，或心凹銅鑑，向日射之，以艾承接其光聚處，火出，故知之。

【半天河水】一水也。然用水之義有數種，種各有理。如半天河水，在上天澤水也。故治心病、鬼疰、狂、邪氣、惡毒。【臘雪水】大寒水也，故解一切毒，治天行時氣、溫疫、熱癩、丹石發、酒後暴熱、黃疸。【井華水】清冷澄澈水也，故通九竅，洗目膚腎，及酒後熱痢。後世又用【東流水】者，取其快順疾速，通關下膈者也。【倒流水】取其回旋留止，上而不下者也。

【菊花水】本條，見南陽酈縣北潭水，其源悉芳。菊生被崖，水爲菊味，此說甚怪。且菊生於浮土上，根深者不過尺，百花之中，此特淺露，水泉莫非深遠而來。況菊根亦無香，其花當九月十月間，止三兩旬中，焉得香入水也？若因花而香，其無花之月合如何也？殊不詳。水自有甘、淡、鹹、苦，焉知無有菊味者？嘗官於永耀間沿幹，至洪門北山下古石渠中，泉水

清澈。衆官酌而飲，其味與惠山泉水等，亦微香，世皆未知之。烹茶尤按：宋本「尤」誤作「無」，今改。相宜。由是知泉脈如此，非緣浮土上所生菊能變泉味。博識之士，宜細詳之。

【漿水】不可同李實飲，令人霍亂吐痢。

【熱湯】助陽氣行經絡，患風冷氣痺人多以湯濯腳至膝上，厚覆使汗出周身。然別有藥，亦終假湯氣而行也。四時暴泄痢，四支冷，臍腹疼，深湯中坐，浸至腹上，頻頻作，生陽佐藥，無速於此。虛寒人始坐湯中必戰，仍常令人伺守。

【硃砂】金銀有僞，投鎔鍋中，其僞物盡消散。矧人腹中有久積，故可潰腐也。合他藥，治目中瞽，用之須水飛過，入堇器中，於重湯中煮其器，使自乾，殺其毒及去其塵穢。

【蓬砂】哈化嚙津，治喉中腫痛，鬲上痰熱。初覺便治，不能成喉痺，亦緩取效可也。南番者色重褐，其味和，其效速。西戎者，其色白，其味燥，其功緩。亦不堪作錫。

【薑石】所在皆有，須不見日色，旋取微白者佳。治丁腫殊效。

【自然銅】有人飼折翅鴈，後遂飛去。今人打撲損，研極細，水飛過，同當歸、沒藥各半錢，以酒調，頻服，仍以手摩痛處。

【石鷲】今人用者如蜆蛤之狀，色如土，堅重則石也。既無羽翼，焉能自石穴中飛出，何故只

墮沙灘上？此說近妄。唐本注，永州土崗上，掘深丈餘取之。形似蚶而小，重如石，則此自是一物，餘說不可取。潰虛積藥中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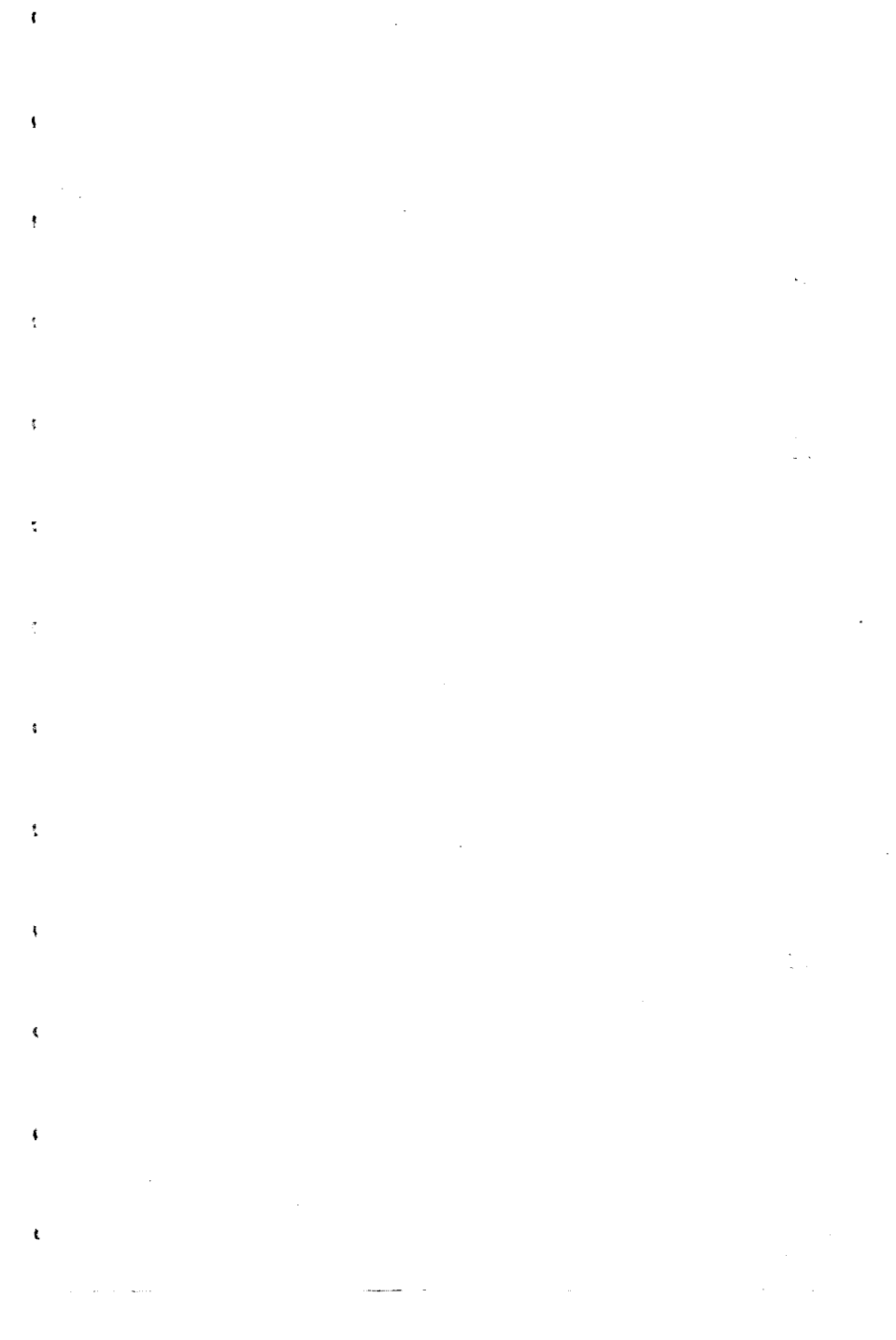
【砒霜】瘡家或用，纔過劑，則吐瀉兼作，須濃研菘豆汁，仍兼冷水飲，得石腦油卽伏。今信州鑿坑井下取之，其坑常封鎖，坑中有濁綠水，先絞水盡，然後下鑿取。生砒謂之砒黃，其色如牛肉，或有淡白路，謂石非石，謂土非土，磨研酒飲，治癬積氣有功。纔見火，便有毒，不可造次服也。取砒之法，將生砒就置火上，以器覆之，令砒烟上飛，着覆器，遂凝結，纍然下垂如乳尖。長者爲勝，平短者次之。圖經言大塊者，有大塊者已是下等，片如細屑者極下也。入藥，當用如乳尖長者，直須詳謹。

【浮石】水飛，治目中醫。今皮作家用之，磨皮上垢，無出此石。石蟹條中云：浮石平無毒，止渴、治淋、殺野獸毒，合於此條收入。

【金星石】銀星石治大風疾。別有法，須燒用。金星石於蒼石內，外有金色麩片。銀星石有如銀色麩片。又一種深青色，堅潤中有金色如麩片，不入藥，工人碾爲器，或婦人首飾。餘如經。

【石腦油】眞者難收，多滲蝕器物。今入藥最少，燒煉或須也。仍常用有油去器貯之。又研

生砒霜，入石腦油，再研如膏，入砒鍋子內，用淨瓦片子蓋定，置火上，俟鍋子紅泣盡油出之。又再研，再入油，再上火，凡如此共兩次，卽砒霜伏。



本草衍義卷之七

【赤箭】天麻苗也。然與天麻治療不同，故後人分之爲二。經中言八月採根曬乾，故知此卽苗也。

【天門冬】麥門冬之類。雖曰去心，但以水漬漉，使周潤，滲入肌，俟軟，緩緩擘取，不可浸出脂液。其不知者，乃以湯浸一二時，柔卽柔矣，然氣味都盡。用之不效，乃曰藥不神，其可得乎？治肺熱之功爲多，其味苦，但專泄而不專收，寒多人禁服。餘如二經。

【麥門冬】根上子也。治心肺虛熱，并虛勞客熱，亦可取苗作熟水飲。

【蒼朮】其長如大拇指，肥實，皮色褐，氣味辛烈，須米泔浸洗，再換泔，浸二日，去上麤皮。【白朮】麓促，色微褐，氣味亦微辛，苦而不烈。古方及本經止言朮，未見分其蒼白二種也。只緣陶隱居言朮有兩種，自此人多貴白者。今人但貴其難得，惟用白者，往往將蒼朮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之類，蒼朮爲最要藥，功尤速。殊不詳本草元無白朮之名，近世多用，亦宜兩審。稀康曰：聞道人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亦無白字。

【地黃】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牛娘子。花、莖有微細短白毛。經

只言乾生二種，不言熟者。如血虛勞熱，產後虛熱，老人中虛燥熱，須地黃者，生與生乾常慮大寒，如此之類，故後世改用熟者。蒸曝之法，以細碎者洗出研取汁，將釐地黃蒸出曝乾，投汁中，浸三二時，又曝，再蒸，如此再過爲勝，亦不必多。此等與乾生二種，功治殊別。陶但云擣汁和蒸，殊用工意，不顯其法，不注治療，故須悉言耳。

【菖蒲】世又謂之蘭蓀，生水次，失水則枯，根節密者，氣味足。有人患遍身生熱毒瘡，痛而不痒，手足尤甚，然至頸而止，粘着衣被，曉夕不得睡，痛不可忍。有下俚教以菖蒲三斗剉，日乾之，椿羅爲末，布蓆上，使病瘡人恣臥其間，仍以被衣覆之。既不粘着衣被，又復得睡，不五七日之間，其瘡如失。後自患此瘡，亦如此用，應手神驗。其石菖蒲，根絡石而生者，節乃密，入藥須此等。

【澤瀉】其功尤長於行水。張仲景曰：水搖渴煩，小便不利，或吐或瀉，五苓散主之。方用澤瀉，故知其用長於行水。本經又引扁鵲云，多服病人眼澀，誠爲行去其水。張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過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凡服澤瀉散人，未有不小便多者；小便既多，腎氣焉得復實？今人止洩精，多不敢用。

【山藥】按本草上一字犯英廟諱，下一字曰積，唐代宗名豫，故改下一字爲藥，今人遂呼爲山

藥。如此則盡失當日本名，慮歲久，以山藥爲別物，故書之。此物貴生乾方。入藥，其法，冬月以布裹，手用竹刀子刮去皮，於屋簷下風逕處，盛竹篩中，不得見日色。一夕乾五分，俟全乾收之，惟風緊則乾速。所以用乾之意，蓋生濕則滑，不可入藥；熟則只堪啗，亦滯氣。餘如經。

【菊花】近世有二十餘種，惟單葉，花小而黃，綠葉色深小而薄，應候而開者，是也。月令所謂「菊有黃華」者也。又鄧州白菊，單葉者亦入藥，餘醫經不用。專治頭目風熱。今多收之作枕。

【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子如小扁豆，齒嚙不破。今出河東西界，入藥須微炙；不爾亦微涼。生則味不佳。

【人參】今之用者，皆河北摧場博易到，蓋是高麗所出，率虛軟味薄，不若潞州上黨者味厚體實，用之有據。土人得一窠，則置於版上，以色絲按：「絲」宋本作「非」，證類本作「茸」，據十萬本改。纏繫，根頗纖長，不與摧場者相類。根下垂有及一尺餘者，或十歧者，其價與銀等，稍爲難得。

【石斛】細若小草，長三四寸，柔韌，折之如肉而實。今人多以木斛渾行，醫工亦不能明辨。世又謂之金釵石斛，蓋後人取象而言之，然甚不經。將木斛折之，中虛如禾草，長尺餘，但

色深黃光澤而已。真石斛治胃中虛熱有功。

【牛膝】今西京作畦種，有長三尺者最佳。與茯苓浸酒服，益腎。竹木刺入肉，嚼爛罨之，卽出。

【細辛】用根，今惟華州者佳，柔韌，極細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治頭面風痛，不可闕也。葉如菱葉，赤按：「赤」各本均誤作「亦」，據本草綱目改。黑，非此則杜蘅也。杜蘅葉形如馬蹄下，故俗云馬蹄香。蓋根似白前，又似細辛。襄、漢間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不可用。

【此胡】本經並無一字治勞，今人治勞方中鮮有不用者。嗚呼！凡此誤世甚多。嘗原病勞，有一種真臟虛損，復受邪熱，邪因虛而致勞，故曰勞者牢也。當須斟酌用之。如經驗方中，治勞熱，青蒿煎丸，用此胡正合宜耳。服之無不效。熱去卽須急已，若或無熱，得此愈甚；雖至死，人亦不怨。目擊甚多。日華子又謂補五勞七傷。藥性論亦謂治勞乏羸瘦。若此等病，苟無實熱，醫者執而用之，不死何待！注釋本草，一字亦不可忽，蓋萬世之後，所誤無窮耳。苟有明哲之士，自可處治，中下之學，不肯考究，枉致淪沒，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如張仲景治寒熱往來如瘧狀用柴胡湯，正合其宜。

【薏苡仁】此李商隱太倉銘中，所謂「薏苡似珠，不可不虞」者也。取仁用。本經云：微寒，主筋急拘攣。拘攣有兩等，素問註中，大筋受熱，則縮而短，縮短故攣急不伸，此是因熱而拘攣也，故可用薏苡仁。若素問言因寒則筋急者，不可更用此也。凡用之須倍於他藥，此物力勢和緩，須倍加用，即見效。蓋受寒即能使人筋急；受熱，故使人筋攣。若但熱而不曾受寒按：「寒」宋本、證類本均誤作「又」，今改。亦能使人筋緩。受濕則又引長無力。

【車前子】陶隱居云：其葉擣取汁服，療洩精，大誤矣。此藥甘滑，利小便，走泄精氣。經云：主小便赤下氣，有人作菜食，小便不禁，幾爲所誤。

【茺蔚子】葉至初春，亦可煮作菜食，凌冬不凋悴。唐武后九燒此灰，入緊面藥。九燒之義，已具冬灰條中。

【木香】專泄決胸腹間滯塞冷氣，他則次之。得橘皮、肉豆蔻、生薑相佐使，絕佳，效尤速。又一種。嘗自岷州出塞，得生青木香，持歸西洛。葉如牛蒡，但狹長，莖高三四尺，花黃，一如金錢，其根則青木香也。生嚼之，極辛香，尤行氣。

【菟絲子】附叢木中，即便蔓延，花實無綠葉，此爲草中之異。其上有菟絲，下有茯苓之說未必耳。已於茯苓條中具言之。

【巴戟天】本有心，乾縮時，偶自按：「自」宋本誤，今改。落，或可以抽摘，故中心或空，非自有小孔子也。今人欲要中間紫色，則多僞以大豆汁沃之，不可不察。外堅難染，故先從中間紫色。有人嗜酒，日須五七盃。後患腳氣甚危，或教以巴戟半兩，糯米同炒，米微轉色。不用米，大黃一兩，剉、炒、同爲末，熟蜜爲丸，溫水服五七十九，仍禁酒，遂愈。

本草衍義卷之八

【肉蓯蓉】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爲殼，於義爲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效。

【蒺藜】有兩等：一等杜蒺藜，卽今之道傍布地而生，或生墻上，有小黃花，結芒刺，此正是墻有茨者。花收摘，蔭乾爲末，每服三二錢，飯後以溫酒調服，治白癩風。又一種【白蒺藜】

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補腎藥，今人多用。風家惟用刺蒺藜。

【防風】【黃耆】世多相須而用。唐許胤宗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柳按：「柳太后」各本均作「王太后」，太后病風，不能言，脈沉，難對，醫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

十斛，置床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千歲藥】唐開元末，訪隱民姜撫，已幾百歲。召至集賢院。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終南往往有之。帝遣使多取，以賜老臣。詔天下使自求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取之作湯餅，賜大臣。右驍騎將軍甘守誠曰：常春者千歲藥也，旱藕者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

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請求藥牢山，遂逃去。今書之以備世疑。

【黃連】今人多用治痢，蓋執以苦燥之義。下俚但見腸虛滲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更不知止。又不顧寒熱多少，但以盡劑爲度，由是多致危困。若氣實，初病熱，多血痢，服之便止，仍不必盡劑也。或虛而冷，則不須服。餘如經。

【藍實】卽大藍實也，謂之蓼藍非是。爾雅所說，是解諸藥等毒，不可闕也。實與葉兩用，注不解實，只解藍葉爲未盡。經所說盡矣。藍一本而有數色，刮竹青、綠雲、碧青、藍黃，豈非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生葉汁解藥毒。此卽大葉藍，又非蓼藍也。蓼藍，卽堪揉汁染翠碧，花成長穗，細小，淺紅色。

【景天】陶隱居既云，今人皆益盛，養之於屋上，卽知是草藥。又言廣州城外有一株，云可三四圍，呼爲慎火木。既曰云，卽非親見也。蓋是傳聞，亦非誤耳，乃陶之輕聽也。然極易種，但折生枝置土中，頻澆溉，旬日便下根，濃研取汁，塗火心瘡，甚驗。乾爲末，水調，掃游風，赤瘡，癩熱者。

【蒲黃】處處有，卽蒲槌中黃粉也。今京師謂槌爲蒲棒。初得黃，細羅，取專別貯，以備他用。將蒲黃，水調爲膏，擘爲塊，人多食之，以解心臟虛熱。小兒尤嗜。涉月則燥，色味皆

淡，須蜜水和。然不可多食，令人自利，不益極虛人。

【蘭草】諸家之說異，同是曾未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花香，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間頗有，山外平田卽無，多生陰地，生於幽谷，益可驗矣。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右，花開時，滿室盡香，與他花香又別。唐白樂天有種蘭不種艾之詩，正爲此蘭矣。今未見用者。本經蘇注，八月花白，此卽澤蘭。

【茵陳蒿】張仲景治傷寒，熱甚發黃者，身面悉黃，用之極效。又一僧因傷寒後發汗不徹，有留熱，身面皆黃，多熱，期年不愈。醫作食黃治之，治不對病，不去。問之，食不減。尋與此藥，服五日，病減三分之一，十日減三分之二，二十日病悉去。方用山茵陳、山梔子各三分，秦芫、升麻各四錢，末之。每用三錢，水四合煎，及二合，去滓，食後溫服，以知爲度。然此藥以茵陳蒿爲本，故書之。

【決明子】苗高四五尺，春亦爲蔬。秋深結角，其子生角中，如羊腎。今湖南、北人家，園圃所種甚多，或在村野成段種。蜀本圖經言，葉似苜蓿而闊大，甚爲允當。

【芎藭】今出川中，大塊，其裏色白，不油色，嚼之微辛甘者，佳。他種不入藥，止可爲末，

煎湯沐浴。此藥今人所用最多，頭面風不可闕也；然須以他藥佐之。沈括云：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朝士張子通之妻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日暴亡。皆目見者。此蓋單服耳，若單服既久，則走散真氣。既使他藥佐使，又不久服，中病便已，則烏能至此也。

【五味子】今華州之西至秦州，皆有之。方紅熟時，探得，蒸爛，研濾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再火上；待蜜熟，俟冷，器中貯，作湯。肺虛寒人，可化爲湯，時時服。作果，可以寄遠。本經言溫，今食之多致虛熱，小兒益甚。藥性論以謂除熱氣。日華子又謂暖水臟；又曰除煩熱。後學至此多惑。今既用之治肺虛寒，則更不取除煩熱之說。補下藥亦用之。入藥生曝不去子。

【旋花】蔓生，今之河北、京西、關陝田野中甚多，最難鋤艾，治之又生。世又謂之鼓子花，言其形肖也。四五月開花，亦有多葉者。其根寸截，置土下，頻灌澆，方涉旬，苗已生。蜀本圖經是矣。

本草衍義卷之九

【當歸】廣雅云：山蘄古芹切當歸也，似芹而薹大。說文云：蘄，草也，生山中者名蘄。音新

書圖經以謂當歸，芹類也。在平地者名芹，生山中薹大者名當歸。若然，則今川蜀皆以平地作畦種，尤肥好多脂肉。不以平地山中爲等差，但肥潤不枯燥者佳。今醫家用此一種爲勝。

市人又以薄酒洒使肥潤，不可不察也。藥性論云：補女子諸不足。此說盡當歸之用矣。

【芍藥】全用根，其品亦多，須用花紅而單葉，山中者爲佳。花葉多卽根虛。然其根多赤色，其味澁苦，或有色白薹肥者益好。餘如經。然血虛寒人，禁此一物。古人有言曰：減芍藥以

避中寒，誠不可忽。

【生薑】治暴噁氣，嚼三兩皂子大，下嚥定，屢服屢定。初得寒熱，痰嗽，燒一塊，哈按：宋本，十萬本「哈」

均作「哈」，據證類本改。嚼之，終日間，嗽自愈。暴赤眼無瘡者，以古銅錢，刮淨，薑上取汁，於錢唇點

目，熱淚出。今日點，來日愈。但小兒甚懼，不須疑，已試良驗。

【麻黃】出鄭州者佳，剪去節，半兩，以蜜一匙匕同炒良久，以水半升煎，俟沸，去上沫，再煎，去三分之一，不用滓。病瘡疱倒靨黑按：各本「倒靨黑」均作「倒靨黑」；「靨」本作他解，於義不合，今改。者，乘熱盡服之，避

風，伺其瘡復出。一法用無灰酒煎。但小兒不能飲酒者難服，然其効更速。以此知此藥入表也。

【葛根】澧、鼎之間，冬月取生葛，以水中揉出粉，澄成塚，先煎湯使沸；後擘成塊下湯中，良久，色如膠，其體甚韌，以蜜湯中拌食之。擦少生薑尤佳。大治中熱酒渴病，多食行小便，亦能使人利。病酒及渴者，得之甚良。彼之人又切入煮茶中以待賓，但甘而無益。又將生葛根煮熟者，作果賣。虔、吉州、南安軍亦如此賣。

【栝樓】九月十月間，取穰，以乾葛粉拌；焙乾，銀石器中，慢火炒熟爲末。食後夜臥，以沸湯點一二錢服，治肺燥、熱渴、大腸秘。其根與貝母、知母、秦艽、黃芩之類，皆治馬熱。

【苦參】有朝士苦腰重，久坐，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謂朝士曰：見公腰遂以藥措齒，得無用苦參否？曰：始以病齒，用苦參已數年。此病由苦參入齒，其氣味傷腎，故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措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有人病遍身風熱細疹，痒痛不可忍，連胸頸臍腹，及近隱處皆然；涎痰亦多，夜不得睡。以苦參末一兩，皂角二兩，水一升，揉濾取汁；銀石器熬成膏，和苦參末爲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溫水服二十至三十九，次日便愈。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未圓；陸生者，葉有毛而未銳，入藥須生水者。陸生者又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惟陸生者，補陰不足，莖常冷，失精。餘如經。

【瞿麥】八政散，用瞿麥，今人爲至要藥。若心經雖有熱，而小腸虛者，服之，則心熱未退，而小腸別作病矣。料其意者，不過爲心與小腸爲傳送，故用此入小腸藥。按經，瞿麥並不治心熱。若心無大熱，則當止治其心；若或制之不盡，須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八政散者，其意如此。

【白芷】藎是也，出吳地者良。經曰：能蝕膿。今人用治帶下，腸有敗膿，淋露不已，腥穢殊甚，遂至臍腹更增冷痛。此蓋爲敗膿血所致，卒無已期，須以此排膿。白芷一兩，單葉紅蜀葵根二兩，芍藥根白者，白礬各半兩，礬燒枯別研，餘爲末，同以蠟丸如梧子大。空肚及飯前，米飲下十九或十五丸。俟膿盡，仍別以他藥補之。

【杜蘅】用根似細辛，但根色白，葉如馬蹄之下。市者往往亂細辛，須如此別之。爾雅以謂似葵而香，是也。將杜蘅與細辛相對，便是真僞。況細辛惟出華州者良。杜蘅其色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

【紫菀】用根，其根柔細紫色，益肺氣，經具言之。唐本注言無紫菀時，亦用白菀，白菀卽女菀也。今本草無白菀之名，蓋唐修本草時，已刪去。

【百合】張仲景用治傷寒壞後百合病，須此也。莖高三尺許，葉如大柳葉，四向攢枝而上。其顛卽有淡黃白花，四垂向下覆長葉。花心有檀色，每一枝顛，須五六花。子紫色，圓如梧子，生於枝葉間。每葉一子，不在花中，此又異也。根卽百合，其色白，其形如松子殼，四向攢生，中間出苗。

【酸漿】今天下皆有之。苗如天茄子，開小白花，結青殼。熟則深紅，殼中子大如櫻，亦紅色。櫻中復有細子，如落蘇之子，食之有青草氣。此卽苦耽也。今圖經又立苦耽條，顯然重復。本經無苦耽。

【蠶寶】陶隱居云：方藥不復用，俗無識者。本經諸家所注不相應，若果是馬蘭，則日華子不當更言亦可爲蔬菜食。蓋馬蘭其葉馬牛皆不食，爲纔出土葉已硬，況又無味，豈可更堪人食也。今不敢以蠶寶爲馬蘭子，更俟博識者。

【石香薷】處處有之，不必山巖石縫中；但山中臨水附崖處或有之。九月十月尙有花。

本草衍義卷之十

【款冬花】百草中，惟此不願冰雪最先春也。世又謂之鑽凍。雖在冰雪之下，至時亦生芽。春時，人或採以代蔬，入藥須微見花者良。如已芬芳，則都無力也。今人又多使如筋頭者，恐未有花爾。有人病嗽多日，或教以然款冬花三兩枚，於無風處，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嗽之，數日效。

【牡丹】用其根上皮。花亦有緋者，如西洛潛溪緋是也。今禁苑又有深碧色者。惟山中單葉花紅者爲佳，家婢子次之。若移枝接者不堪用，爲其花葉既多發，奪根之氣也。何以知之？今千葉牡丹，初春留花稍多，來年花枝并葉便瘦，多是開不成。市人或以枝梗皮售於人，其乖殊甚。

【女苑】一名白苑。或者謂此二物，非也。唐刪去白苑之條，甚合宜。陶能言，不能指說怪狀。餘從經中所說甚明，今直取經。

【澤蘭】按補注云：葉如蘭。今蘭葉如麥門冬，稍闊而長，及一二尺無枝梗，殊不與澤蘭相似。澤蘭纔出土便分枝，梗葉如菊，但尖長。若取其香嗅，則稍相類。既謂之澤蘭，又曰生

汝南大澤傍，則其種本別。如蘭之說誤矣。

【地榆】性沉寒入下焦，熱血痢則可用；若虛寒人及水瀉白痢，卽未可輕使。

【白前】保定肺氣，治嗽，多用。白而長於細辛，但蘆而脆，不似細辛之柔。以溫藥相佐使，則尤佳，餘如經。

【王瓜】體如栝樓，其殼徑寸，一種長二寸許，上微圓，下尖長，七八月間熟，紅赤色。殼中子如螳螂頭者，今人又謂之赤雹子，其根卽土瓜根也。於細根上，又生淡黃根，三五相連，如大指許，根與子兩用。紅子同白土子，治頭風。

【薺萑】今陝州探爲脯，別有法，甚甘美，兼可寄遠。古人以謂薺萑似人參者是此。解藥毒甚驗。

【積雪草】今南方多有，生陰濕地，不必荆楚。形如水荇而小，面亦光潔，微尖爲異。今人謂之連錢草，蓋取象也。葉葉各生，搗爛，貼一切熱毒癰疽等。秋後收之，蔭乾爲末，水調傅。

【莎草】其根上如棗核者，又謂之香附子，亦入印香中，亦能走氣，今人多用。雖生於莎草根，然根上或有或無。有薄皺，皮紫黑色，非多毛也。刮去皮，則色白。若便以根爲之，則

誤矣。其味苦。

【惡實】是子也，今謂之牛蒡；未去萼時，又謂之鼠粘子；根謂之牛菜。疎風壅，涎睡多，咽高不利。微炒，同入荊芥穗各一兩，甘草炙半兩，併爲末。食後夜臥，湯點二錢服，當緩取效。子在萼中，萼上有細鉤，多至百十，謂之芒，則誤矣。根長一二尺，釐如拇指，煮爛爲菜。

【大小薊】皆相似，花如髻。但大薊高三二尺，葉皺；小薊高一尺許，葉不皺，以此爲異。小薊，山野人取爲蔬，甚適用。雖有微芒，亦不能害人。

【艾葉】乾搗，篩去青滓，取白，入石硫黃，爲硫黃艾，炙家用。得米粉少許，可搗爲末，入服食藥，入硫黃別有法。

【陟釐】今人事治池音。爲苔脯堪嚼，京城市者甚多。然治渴疾，仍須禁食鹽。餘方家亦罕用。

【菟葵】綠葉如黃蜀葵，花似拗霜，甚雅。形如至小者，初開單葉蜀葵，有檀心，色如牡丹姚黃葉，則蜀葵也。唐劉夢得還京云：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者是也。

【白藥】今爲治馬肺熱藥，有效。

【藜香子】今人止呼爲茴香，治膀胱冷氣及瘡痛。亦調和胃氣。唐本注：似老胡荽，此誤矣。

胡荽葉如蛇床，藿香徒有葉之名，但散如絲髮，特異諸草。枝上時有大青蟲，形如蠶，治小腸氣甚良。

【鬱金】不香。今人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肉豆蔻】對草荳蔻言之。去殼，只用肉，肉油色者佳；枯白，味薄瘦虛者下等。亦善下氣，多服則泄氣，得中則和平其氣。

【茅香】花白，根如茅，但明潔而長，皆可作浴湯。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

【青黛】乃藍爲之。有一婦人患臍下腹上，下連二陰，遍滿生濕瘡，狀按：各本「狀」均作「壯」，今改。如馬瓜

瘡。他處並無，熱痒而痛，大小便澁，出黃汁，食亦減，身面微腫。醫作惡瘡治，用鰻鱗魚、松脂、黃丹之類。藥塗上，瘡愈熱，痛愈甚。治不對，故如此。問之，此人嗜酒、貪啗、喜魚蟹發風等物。急令用溫水洗，拭去膏藥。尋以馬齒莧四兩，爛，研細，入青黛一兩，再研。勻塗瘡上，即時熱減，痛痒皆去。仍服八政散，日三服，分散客熱。每塗藥，得一時久，藥已乾燥，又再塗新濕藥。凡如此二日，減三分之一，五日減三分之二，自此二十日愈。既愈而問曰：此瘡何緣至此？曰：中、下焦蓄風熱，毒氣若不出，當作腸癰內痔。仍常須禁酒及發風物。然不能禁酒，後果然患內痔。

【零陵香】至枯乾猶香，入藥絕可用。婦人浸油飾髮香，無以加此，卽蕙草是也。

【天麻】用根，須別藥相佐使，然後見其功，仍須加而用之。人或蜜漬爲果，或蒸煮食，用天麻者，深思之則得矣。苗則赤箭也。

【葶藶】走腸胃中冷氣、嘔吐、心腸滿痛。多服走泄真氣，令人腸虛下重。

【使君子】紫黑色，四稜高，瓣深。今經中謂之稜瓣深，似令人難解。秋末冬初，人將入鼎禮。其仁味如椰子肉。經不言用仁，爲復用皮。今按文味甘卽是用肉，然難得仁，蓋絕小。

今醫家或兼用殼。

【蜜蒙花】利州路甚多。葉，冬亦不凋，然不似冬青。蓋柔而不光潔，不深綠，花細碎數十房，成一朵，冬生春開。此木也，今居草部，恐未盡善。



本草衍義卷之十一

【大黃】損益，前書已具。仲景治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用大黃、黃芩、黃連。或曰心氣既不足矣，而不用補心湯，更用瀉心湯何也？答曰：若心氣獨不足，則不當須吐衄也。此乃邪熱因不足而客之，故吐衄。以苦泄其熱，就以苦補其心，蓋兩全之。有是證者用之無不效，量虛實用藥。

【桔梗】治肺熱，氣奔促，嗽逆、肺癰、排膿。陶隱居云：俗方用此乃名薺芩。今別有薺芩，所謂亂人參者便是，非此桔梗也。唐本注云：陶引薺芩亂人參，謬矣。今詳之，非也。隱居所言，其意止以根言之，所以言亂人參。唐本注卻以苗難之，乃本注誤矣。

【甘遂】今惟用連珠者，然經中不言。此藥專於行水，攻決爲用，入藥須斟酌。

【葶藶】用子。子之味有甜、苦兩等，其形則一也。經既言味辛苦，卽甜者不復更入藥也。大概治體皆以行水走泄爲用，故曰久服令人虛。蓋取苦泄之義，其理甚明。藥性論所說盡矣，但不當言味酸。

【薺花】今京、洛間甚多。張仲景傷寒論，以薺花治痢者，以其行水也；水去則痢止，其意如

此。然今人用時，當以意斟酌，不可使過與不及也。仍須是有是證者方可用。

【旋復花】葉如大菊，又如艾蒿。八九月有花，大如梧桐子，花淡黃，綠繁茂圓而覆下，亦一異也。其香過於菊，行痰水，去頭目風，其味甘苦辛，亦走散之藥也。其旋花，四月五月有花，別一種，非此花也。第八卷已具之。

【藜蘆】爲末，細調，治馬疥癬。

【烏頭】【烏喙】【天雄】【附子】【側子】凡五等，皆一物也。止以大小、長短、似像而名之。後世補虛寒，則須用附子，仍取其端平而圓大及半兩以上者，其力全，不僭。風家卽多用天雄，亦取其大者。以其尖角多熱性，不肯就下，故取敷散也。此用烏頭、附子之大略如此。餘三等，則量其材而用之。其炮製之法，經方已著。

【射干】此乃荀子所說：西方之木，名曰射干者也。注復引本草曰：不合以射干爲木。殊不知五行止以水、火、木、金、土而言之。故儒者以草木皆木也。金鉛皆金也，糞土皆土也，灰火皆火也，水池皆水也。由是言之，卽非佛經所說火宅喻之獸，及阮公所云臨層城者之木。況本經亦曰：一名草蓋，故知是草無疑。今治肺氣、喉痺爲佳。日華子曰：大小似高良薑，赤黃色。此得之。

【半夏】今人惟知去痰，不言益脾，蓋能分水故也。脾惡濕，濕則濡而困，困則不能制水。經曰：濕勝則瀉。一男子夜數如廁，或教以生薑一兩碎之，半夏湯洗。與大棗各三十枚，水一升，瓷瓶中，慢火燒爲熟水，時時呷，數日便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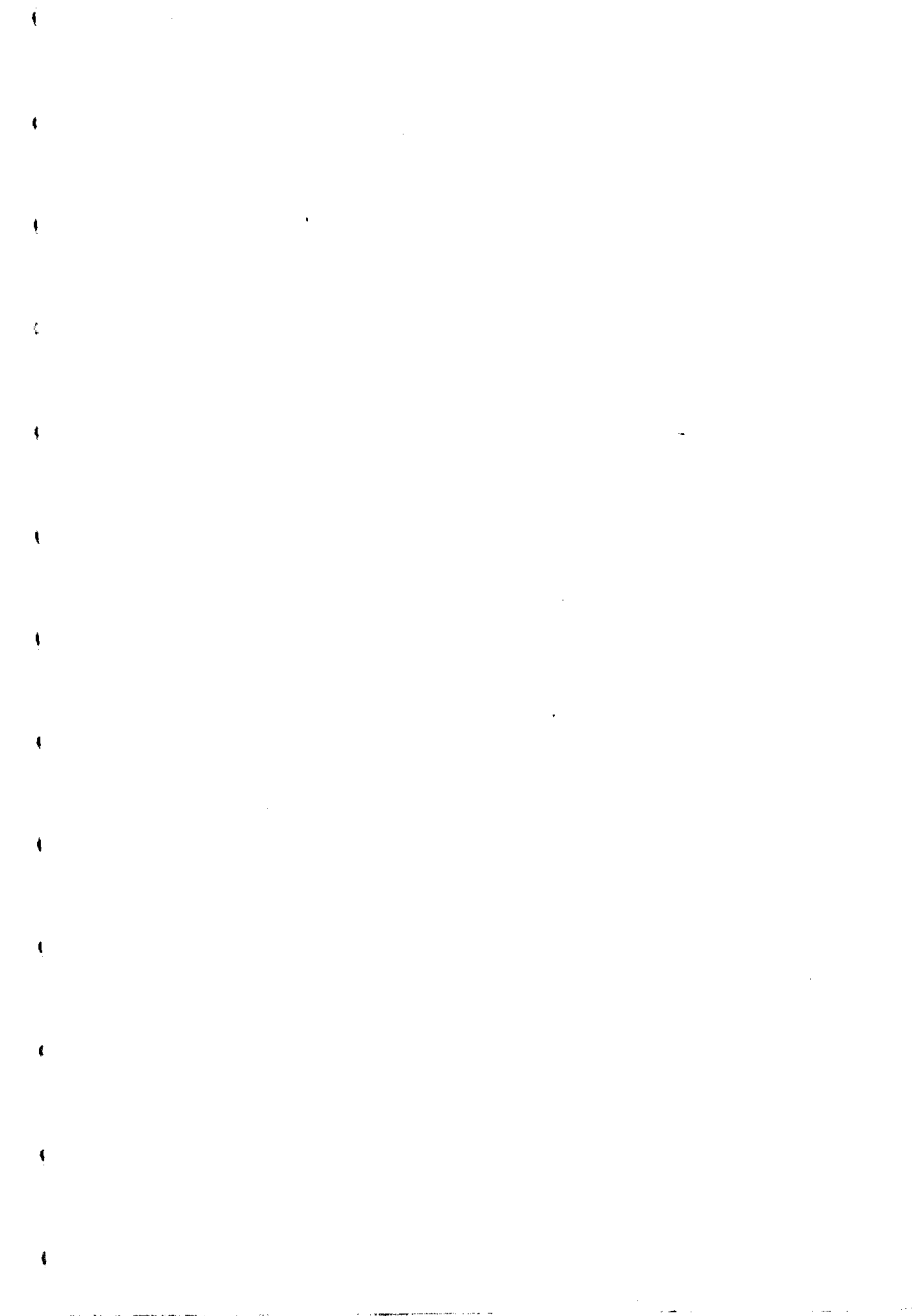
【蜀漆】常山苗也。治瘧多吐人，其他亦未見所長。此草也，虛歲久，人或別有異論，故預云。餘如經。

【常山】蜀漆根也，亦治瘧吐痰。如雞骨者佳。

【青箱子】經中並不言治眼，藥性論始言之。能治肝臟熱毒衝眼、赤障、青盲。蕭炳亦云：理眼。日華子云：益腦髓、明耳目、鎮肝。今人多用之治眼，殊不與經意相當。

【白蘇】【白及】古今服餌方，少有用者，多見於歛瘡方中。二物多相須而行。

【草蒿】今青蒿也。在處有之，得春最早，人別以爲蔬，根赤葉香。今人謂之青蒿，亦有所別也。但一類之中，又取其青者。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窠，迥然青色，土人謂之爲香蒿。莖葉與常蒿一同，但常蒿色淡青，此蒿色深青，獨青，故氣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深青者爲勝，不然諸蒿何嘗不青？



本草衍義卷之十二

【連翹】亦不至翹出衆草，下濕地亦無，太山山谷間甚多。今止用其子，折之，其間片片相比如翹，應以此得名爾。治心經客熱，最勝。尤宜小兒。

【白頭翁】生河南洛陽界及新安土山中。性溫，止腹痛，暖腰膝，唐本注及藥性論甚詳。陶隱居失於不審，宜其排叱也。新安縣界兼山野中，屢嘗見之，正如唐本注所說。至今本處山中人賣白頭翁丸，言服之壽考。又失古人命名之意。

【蘭茹】治疥，馬疥尤善。服食方，用者至少。

【羊蹄】經不言根，圖經加根字。處處有。葉如菜中菠薐，但無歧，而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相似。葉可潔擦礮石器，根取汁塗疥癬。子謂之金喬麥，燒煉家用以制鉛汞。又劉根、研，絞汁取三二匙，水半盞，煎一二沸，溫溫空肚服。治產後風秘，殊驗。

【蒴藿】與陸英既性味及出產處不同，治療又別，自是二物，斷無疑焉。況蒴藿花白，子初青如菽豆顆，每朵如盞面大，又平生，有一二百子，十月方熟紅，豈得言剩？出此條，孟浪之甚也。

【夏枯草】今又謂之鬱臭。自秋便生，經冬不瘁。春開白花，中夏結子，遂枯。古方九燒灰合緊面藥。初生嫩時，作菜食之，須浸洗，淘去苦水，治癩癧鼠漏。

【蚤休】無旁枝，止一莖，挺生高尺餘，頗有四五葉，葉有歧，似虎杖。中心又起莖，亦如是生葉，惟根入藥用。

【虎杖】根微苦，經不言味。此草藥也。蜀本圖經言：作木，高丈餘。此全非虎杖，大率皆似寒菊。然花、葉、莖、藥差大爲異，仍莖葉有淡黑斑。自六七月旋旋開花，至九月中方已。

花片四出，其色如桃花差大，外微深。陝西山麓水次甚多。今天下暑月多煎根汁爲飲；不得甘草，則不堪飲。藥性論云：和甘草煎嘗之，甘美。其味甘，卽是甘草之味，非虎杖也。論其攻治則甚嘗。

【馬勃】此唐韓退之所謂牛溲馬勃，俱收並蓄者也。有大如斗者，小亦如升杓。去膜，以蜜揉拌，少以水調，呷，治喉閉咽痛。

【蛇莓】今田野道傍，處處有之。附地生，葉如覆盆子，但光潔而小，微有縐紋；花黃，比蒺藜花差大；春末夏初，結紅子如荔枝色。餘如經。

【葶根】如葶麻。花如白楊而長，成穗生，每一朵，凡數十穗，青白色。

【菰根】蒲類。四時取根，絞汁用。河朔邊人，止以此苗飼馬，曰菰蔣，及作薦。花如葦，結青子，細若青麻黃，長幾寸。彼人收之，合粟爲粥，食之甚濟饑，此杜甫所謂願作冷秋菰者是也。爲其皆生水中及岸際，多食亦令人痢。

【舊草】爾雅曰：舊猶音。蔓于。左傳亦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者，是此草。

【牽牛子】諸家之說紛紛不一，陶隱居尤甚。言花狀如藟豆，殊不相當。花朵如鼓子花，但碧色，日出開，日西合。今注又謂其中子類蕎麥，亦非也。蓋直如木猴梨子，但黑色，可微炒，搗取其中粉一兩，別以麩，炒去皮尖者。桃仁末半兩，以熟蜜和丸如梧桐子，溫水服三二十九，治大腸風秘壅熱結澀。不可久服，亦行脾腎氣故也。

【蓖麻子】作朶，生從下，旋旋開花而上，從下結子，宛如牛身之蟬。取子炒熟，去皮爛嚼，臨睡服三二枚，漸加至十數枚。治癩癧，必效。

【葶草】葛勒蔓也。治傷寒汗後虛熱，剉、研、取生汁飲，一合，愈。

【獨行根】苗蔓生，子則馬兜零也。根扁，其嗅稍似葛根。細搗，水調，傅疔。按：各本「疔」均作「丁」，今改。下重見，不腫。後有馬兜零條。

【芭蕉】三年已上，卽有花自心中出；一莖止一花，全如蓮花。葉亦相似，但其色微黃綠，從

下脫葉。花心但向上生，常如蓮樣，然未嘗見其花心，剖而視之亦無葉，悉是葉，但花頭常下垂。每一朵，自中夏開，直至中秋後方盡。凡三葉，開則三葉脫落。北地惜其種，人故少用。縷其苗爲布。取汁，婦人塗髮令黑。餘說如經。

【蒲公英】今地了也。四時常有花，花罷，飛絮，絮中有子，落處卽生，所以庭院間亦有者，蓋因風而來也。

【水紅子】不以多少，微炒一半，餘一半生用，同爲末，好酒調二錢，日三服，食後夜臥各一服。治瘰癧瘡，破者亦治。水蓼今大率與水紅相似，但枝低爾。今造酒，取以水浸汁。和麴作麴，亦假其辛味。按：「水紅子」證類本作「水紅子」，附「水蓼」一條。後。本書第十九卷菜部「蓼實」條重出「水紅」附條。

【角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苗與角，治口齒，絕勝。

【雀麥】今謂之蕎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疎。唐劉夢得所謂菟葵蕎麥，動搖春風者也。

【骨碎補】苗不似薑，薑苗如葦梢。此物苗，每一大葉兩邊，小葉槎牙，兩兩相對，葉長有尖瓣。餘如經。

【馬兜零】蔓生，附木而上。葉脫時，零尙垂之，其狀如馬項鈴，故得名。然熟時則自拆，折

間有子，全者，採時須八九月間。治肺氣喘急。

【燈心草】陝西亦有。蒸熟，乾則拆取中心稜然燈者，是謂之熟草；又有不蒸，但生乾剝取者，爲生草。入藥宜用生草。

【威靈仙】治腸風。根性快，多服，疏人五臟真氣。

【何首烏】兼黑髭鬚，與蘿蔔相惡，令人髭鬚早白。治腸風熱，多用。

【五倍子】今染家亦用。口瘡以末摻之，便可飲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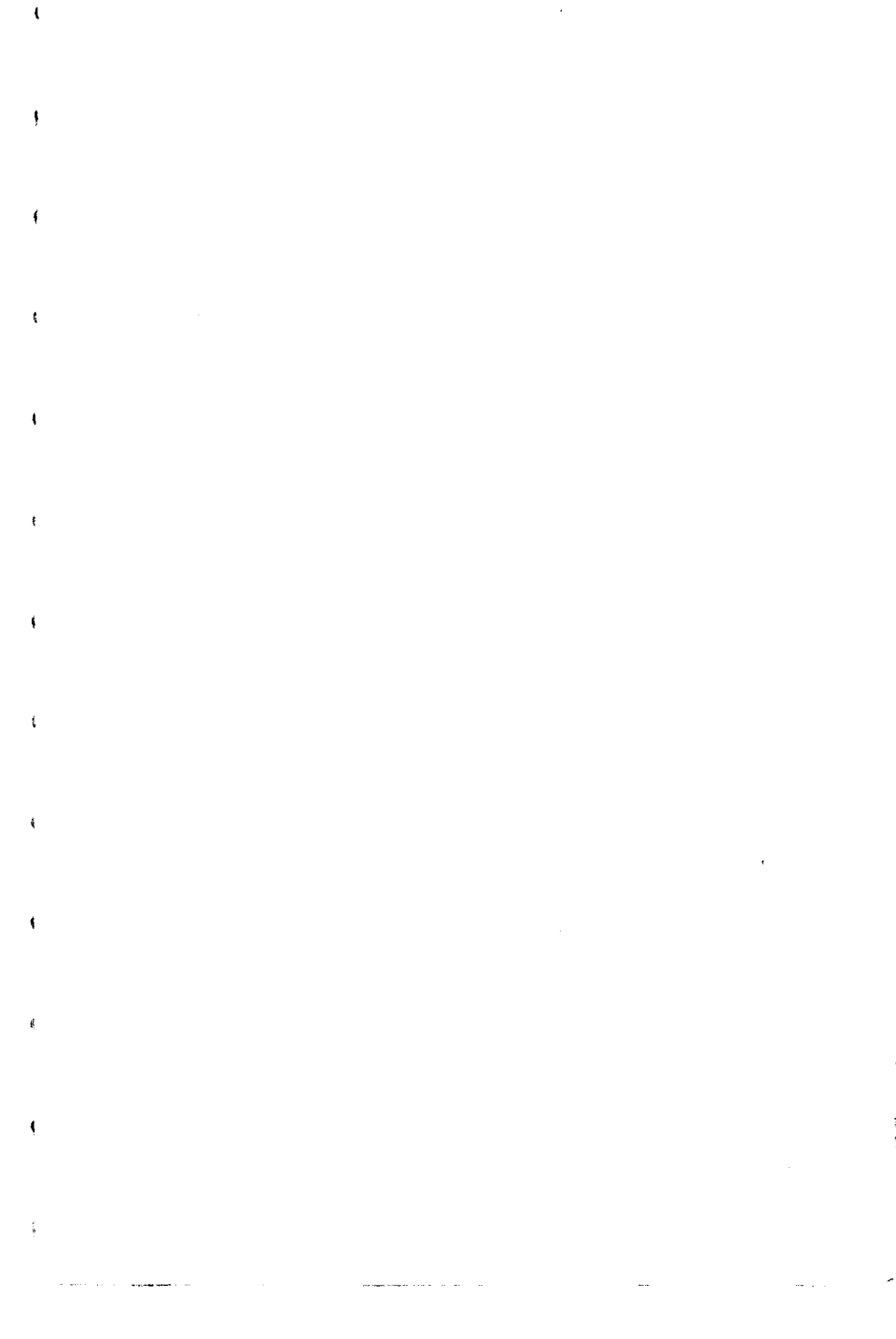
【金櫻子】經：九月十月熟時採，不爾復令人痢。

【萱草】根洗淨研汁一盞，生薑汁半盞，相和。時時細呷，治大熱衄血。

【葫蘆巴】本經云：得藿香子、桃仁，治膀胱氣，甚效。嘗合，惟桃仁麩炒各等分，半以酒糊丸，半爲散。每服五七十九，空心食前鹽酒下，散以熱米飲，調下，與丸子相間，空心服，日各一二服。

【金星草】丹石毒發於背，及一切癰腫。每以根葉一分，用酒一大盞，煎汁，服。不惟下所服石藥，兼毒去瘡愈。如不欲酒，將末一二錢，新汲水調服，以知爲度。

【木賊】細剉，微微炒，搗爲末，沸湯點二錢，食前服，治小腸膀胱氣，緩緩服必效。



本草衍義卷之十三

【茯苓】乃樵斫訖多年，松根之氣所生。此蓋根之氣味，噎鬱未絕，故爲是物。然亦由土地所宜與不宜，其津氣盛者，方發泄於外，結爲茯苓，故不抱根而成物。既離其本體，則有苓之義。茯苓者，其根但有津氣，而不甚盛，故止能伏結於本根。既不離其本，故曰茯神。此物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闕也。或曰松既樵矣，而根尙能生物乎？答曰：如馬勃菌、五芝、木耳、石耳之類，皆生於枯木石叢土之上，精英未淪，安得不爲物也。其上有菟絲，下有茯苓之說，甚爲輕信。

【琥珀】今西戎亦有之，其色差淡而明徹，南方者色深而重濁，彼土人多碾爲物形。若謂千年茯苓所化，則其間有沾着螺蠃蜂蟻，宛然完具者，是極不然也。地志云：林邑多琥珀，實松脂所化耳。此說爲勝。但土地有所宜不宜，故有能化有不能化者。張茂先又謂燒蜂巢所作，不知得於何處？以手摩熱可以拾芥。餘如經。

【松黃】一如蒲黃，但其味差淡。治產後壯熱、頭痛頰赤、口乾唇焦、多煩燥渴、昏悶不爽、松花、川芎、當歸、石膏、蒲黃五物等同爲末。每服二錢，水二合，紅花二稔，同煎七分。

去滓，粥後溫細細呷。【松子】多海東來，今關右亦有，但細小味薄，與栝子仁同治虛秘。

【栝】取脂以療馬癩疥，今未見用松脂者。老人虛秘，栝子仁、大麻子仁、松子仁等分，同研，溶白蠟，丸桐子大。以少黃丹湯，服二三十丸，食前。嘗官陝西，每登高望之，雖千萬株，皆一一西指。蓋此木爲至堅之木，不畏霜雪，得木之正氣，他木不逮也。所以受金之正氣所制，故一一向之。

【桂】大熱。素問云：辛甘發散爲陽。故漢張仲景桂枝湯，治傷寒，表虛皆須此藥，是專用辛甘之意也。本草第一又云：療寒以熱藥。故知三種之桂，不取菌桂、牡桂者，蓋此二種，性止溫而已，不可以治風寒之病。獨有一字桂，本經言甘辛大熱，此正合素問辛甘發散爲陽之說；尤知菌、牡二桂不及也。然本經止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蓋亦取其枝上皮，其木身蘆厚處，亦不中用。諸家之說，但各執己見，終無證據。今又謂之官桂，不知緣何而立名？虛後世爲別物，故書之。又有【桂心】，此則諸桂之心，不若一字桂也。

【楓香】與松脂，皆可亂乳香，尤宜區別。楓香微黃白色，燒之尤見真僞。兼能治風癰疹瘁毒。水煎熱、燥、洗。

【乾漆】若濕漆，藥中未見用，凡用者皆乾漆耳。其濕者，在燥熱，及霜冷時，則難乾。得陰

濕，雖寒月亦易乾，亦物之性也。若霑漬人，以油治之。凡驗漆，惟稀者，以物蘸起，細而不斷，斷而急收起。又塗於乾竹上，蔭之速乾者，並佳。餘如經。

【蔓荆實】諸家所解，蔓荆、牡荆，紛糾不一。經既言蔓荆，明知是蔓生，即非高木也。既言牡荆，則自是木上生者。況漢書郊祀志所言，以牡荆莖爲幡竿，故知蔓荆卽子大者，是又何疑焉。後條有欒荆，此卽便是牡荆也。子青色，如茱萸，不合更立欒荆條。故文中云：本草不載，亦無別名，但有欒花，功用又別，斷無疑焉。注中妄稱石荆當之，其說轉見穿鑿。

【桑寄生】新舊書云：今處處有之。從宦南北，實處處難得，豈歲歲窠斫摘踐之苦而不能生邪？抑方宜不同也？若以爲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則麥當生麥，穀當生穀，不當但生此一物也。又有於柔滑細枝上生者，如何得子落枝節間？由是言之，自是感造化之氣，別是一物。古人當日惟取桑上者，實假其氣耳。又云今醫家鮮用，此極誤矣。今醫家非不用也，第以難得真桑上者，嘗得真桑寄生，下嚙必驗如神。向承乏吳山，有求藥於諸邑者，乃遍令人搜摘，卒不可得，遂以實告，甚不樂。蓋不敢以僞藥罔人。鄰邑有人僞以他木寄生送之，服之逾月而死，哀哉！

【沉香】嶺南諸郡悉有之，旁海諸州尤多。交榦連枝，崗嶺相接，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

合數人抱，木性虛柔。山民或以構茅蘆，或爲橋梁，或爲飯甑，尤佳。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榦中，或爲沉，或爲煎，或爲黃熟。自枯死者，謂之水蘂香。今南恩、高、竇等州，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成坎，經年得雨水所漬，遂結香。復以鐮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斑點，遂名鷓鴣斑，燔之極清烈，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之角沉。黃沉乃枯木中得者，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剗剔而成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之黃蠟沉，尤難得也。然經中止言療風水毒腫，去惡氣，餘更無治療。今醫家用以保和衛氣，爲上品藥，須極細爲佳。今人故多與烏藥磨服，走散滯氣，獨行則勢弱；與他藥相佐，當緩取效，有益無損。餘藥不可方也。【薰陸香】木葉類棠梨，南印度界，阿吒釐國出，今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此卽今人謂之乳香，爲其垂滴如乳；鎔塌在地者，謂之塌香。皆一也。

【丁香】日華子云：治口氣，此正是御史所含之香。治胃寒，及脾胃冷，氣不和。有大者名母丁香，氣味尤佳。爲末，縫紗囊如小指，實末，內陰中，主陰冷病，中病便已。

【藥木】今用皮，以蜜勻炙，與青黛各一分，同爲末，入生龍腦一字，研勻，治心脾熱。舌頰

生瘡，當搽瘡上，有涎卽吐。又張仲景藥皮湯，無不驗。傷寒論中已著。

【辛夷】先花後葉，卽木筆花也。最先春，以其花未開時，其花苞有毛，光長如筆，故取像曰木筆。有紅、紫二本：一本如桃花色者，一本紫色者。今入藥，當用紫色者，仍須未開時收取。入藥當去毛苞。

【榆皮】今初春先生夾者是。去上皺澀乾枯者，將中間嫩處，剉、乾、禮爲粉。當歉歲，農將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以爲羹茹。嘉祐年，過豐沛，人闕食，鄉民多食此。

【蕪荑】有大小兩種。小蕪荑卽榆莢也。揉取仁，醞爲醬，味尤辛。入藥，當用大蕪荑，別有種。然小蕪荑醞造多假以外物相和，切須擇去也。治大腸寒滑及多冷氣，不可闕也。

【酸棗】微熱。經不言用仁，仍療不得眠。天下皆有之，但以土產宜與不宜。嵩陽子曰：酸棗縣，卽滑之屬邑。其木高數丈，味酸，醫之所重。今市人賣者皆棘子，此說未盡。殊不知小則爲棘，大則爲酸棗；平地則易長，居崖壑則難生。故棘多生崖壑上，久不樵則成榦，人方呼爲酸棗，更不言棘，徒以世人之意如此，在物則曷若是也。其實一本。以其不甚爲世所須，及礙塞行路，故成大木者少，多爲人樵去。然此物纔及三尺，便開花結子，但窠小者氣味薄，本大者氣味厚，又有此別。今陝西臨潼山野所出者，亦好，亦土地所宜也，並可取

仁。後有白棘條，乃是酸棗未長按：「長」宋本、十萬本均作「爲」，據證類本改。大時，枝上刺也。及至長成，其刺亦少，實亦大；故棗取大木，刺取小窠也，亦不必強分別爾。

【槐實】止言實，今當分爲二。實本出夾中，若擣夾作煎者，當言夾也。夾中子，大如豆，堅而紫色者，實也。今本條不析出夾與夾中子，蓋其用各別，皆疎導風熱。

【槐花】今染家亦用。收時折其未開花，煮一沸，出之釜中，有所澄，下稠黃滓，滲漉爲餅，染色更鮮明。治腸風熱，瀉血甚佳，不可過劑。

【枸杞】當用硬皮，地骨當用根皮，枸杞子當用其紅實，是一物有三用。其皮寒，根大寒，子微寒，亦三等。此正是孟子所謂性由杞柳之杞。後人徒勞分別，又謂之枸棘，茲強生名耳。凡杞未有無棘者，雖大至有成架，然亦有棘；但此物小則多刺，大則少刺，還如酸棗及棘，其實皆一也。今人多用其子，直爲補腎藥，是曾未考究。經意當更量其虛實、冷熱用之。

本草衍義卷之十四

【龍眼】經曰：一名益智。今專爲果，未見入藥。補注不言神農本草編入木部中品，果部中復不曾收入。今除爲果之外，別無龍眼。若謂爲益智子，則專調諸氣，今爲果者復不能也；矧自有益智條，遠不相當。故知木部龍眼，卽便是今爲果者。按今注云：甘味歸脾，而能益智，此說甚當。

【厚朴】今西京伊陽縣及商州亦有，但薄而色淡，不如梓州者厚而紫色有油。味苦，不以薑製，則棘人喉舌，平胃散中用，最調中。至今此藥盛行，既能溫脾胃氣，又能走冷氣，爲世所須也。

【猪苓】行水之功多，久服必損腎氣，昏人目。果欲久服者，更宜詳審。

【竹葉】凡諸竹與筍，性皆微寒，故知葉其用一致。本經不言筍及苦竹性，按：此句宋本作「本經類作「本經不言筍及苦」，疑有脫。不言筍及苦竹性」。證。若取瀝作油，亦不必強擇也。張仲景竹葉湯，用淡竹筍，難化不

益脾。鄰家一小兒方二歲，偶失照管，壯熱，喘麤不食，多睡，仰頭，呻吟，微嘔噦，瞑目多驚。凡三五日，醫作慢驚治之，治不對病，不愈。忽然其母誤將有巴豆食藥作驚藥，化

五丸如麻子大，嚙之。良久，大吐。有物噎於喉中，乳媪以指摘出之，約長三寸，齧如小指，乃三日前臨塔曝者乾箭筈。是夜諸證皆定，次日但以和氣藥調治，遂安。其難化也如此。經曰：問而知之者謂之工。小兒不能問，故爲難治，醫者當審謹也。

【枳實】【枳殼】一物也。小則其性酷而速，大則其性詳而緩。故張仲景治傷寒倉卒之病，承氣湯中用枳實，此其意也；皆取其疎通、決泄、破結實之義。他方但導敗風壅之氣，可常服者，故用枳殼，其意如此。

【山茱萸】與吳茱萸甚不相類。山茱萸色紅，大如枸杞子。吳茱萸如川椒，初結子時，其大小亦不過椒，色正青。得名則一，治療又不同，未審當日何緣如此命名？然山茱萸補養腎臟，無一不宜。經與注所說備矣。按：本條吳茱萸以下，各本均另立條，與下條重出，今併。

【吳茱萸】須深湯中浸去苦烈汁，凡六七過始可用。今文與注及注中藥法皆不言，亦漏落也。此物下氣最速，腸虛人服之愈甚。

【梔子】仲景治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治之。虛故不用大黃，有寒毒故也。梔子雖寒無毒，治胃中熱氣，既亡血、亡津液，腑臟無潤養，內生虛熱，非此物不可去。張仲景傷寒論已著。又治心經留熱，小便赤澀，去皮，山梔子，

火炮大黃、連翹、甘草、炙、等分、末之、水煎三二錢匕、服之無不效。

【檳榔】二書所說甚詳。今人又取尖長者入藥，言其快銳速效。屢嘗試之，果如其說。

【合歡】其色如今之醯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至夜則合，又謂之夜合花。陳藏器曰：華子皆曰皮殺蟲，又曰續筋骨。經中不言。

【秦椒】此秦地所實者，故言秦椒。大率椒株皆相似，秦椒但葉差大，椒粒亦大而紋低，不若蜀椒紋高爲異也。然秦地亦有蜀種，椒，如此區別。

【衛矛】所在山谷皆有之，然未嘗於平陸地見也。葉絕少，其莖黃褐色，若蘂皮，三面如鋒刃。人家多燔之遺崇，方家用之亦少。

【紫葳】今蔓延而生，謂之爲草。又有木身，謂之爲木。又須物而上。然榦不逐冬斃，亦得木之多也，故分入木部爲至當。唐白樂天詩，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由是益知非草也。本經又云：莖葉味苦，是與瞿麥別一種甚明。唐本注云：且紫葳、瞿麥皆本經所載，若用瞿麥根爲紫葳，何得復用莖葉？此說盡矣。然其花赫黃色，本條雖不言其花，又却言莖葉味苦，則紫葳爲花，故可知矣。

【蕪荑】性溫，治大腸寒滑，不可闕也。須佐以他藥，爲丸，服溫，而散走寒氣。

按：本條宋本、十萬本均

同。證類，本作「燕萸有大小兩種：小燕萸即榆莢也。採取仁，醱爲醬，味尤辛。入藥當用大燕萸，別有種。小燕萸醱造多假，以外物相和，不可不擇去也。治大腸寒滑及多冷氣，不可闕也。」疑證類就衍義原文有所增改。

【茗，苦茶】今茶也。其文有陸羽茶經、丁謂北苑茶錄、毛文錫茶譜、蔡宗顏茶山節對，其說甚詳。然古人謂其芽爲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釐如針。惟牙長爲上品，其根幹，水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識，誤爲品題。唐人有言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斯言甚當，飲茶者宜原其始終。又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郭璞曰：早採爲茶，晚採爲茗。茗或曰薺，尺竟切葉老者也。

【桑根白皮】條中桑之用稍多；然獨遺烏椹，桑之精英盡在於此。採摘，微研，以布濾去滓，石器中熬成稀膏。量多少入蜜，再熬成稠膏，貯器中，每抄一二錢，食後夜臥，以沸湯點服。治服金石發熱渴，生精神，及小腸熱，性微涼。

【白棘】一名棘鍼，一名棘刺。按經如此甚明，諸家之意強生疑惑，今掠不取，求其經而可矣。其白棘，乃是取其肥盛紫色，枝上有皺薄白膜先剝起者，故曰白棘。取白之意，不過如此。其棘刺花，乃是棘上所開花也，餘無他義。今人燒枝取油，塗垢髮，使垢解。

【龍腦】條中與圖經所說各未盡。此物大通利關鬲熱塞，其清香爲百藥之先，大人小兒風涎閉壅，及暴得驚熱，甚濟用。然非常服之藥，獨行則勢弱，佐使則有功，於茶亦相宜，多則掩

茶氣味，萬物中香無出其右者。西方秣羅矩吒國，按：「秣羅矩吒國」各本均作「秣羅矩吒國」，今據大唐西域記改。在南印度境，有羯布羅香。幹如松株，葉異，濕時無香。探乾之後折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龍腦香也。蓋西方亦有。

【菴摩勒】餘甘子也。解金石毒，爲末，作湯點服。佛經中所謂菴摩勒果者，是。此蓋西度亦有之。

【紫錒】音如糖霜，結於細枝上，累累然，紫黑色，研破則紅。今人用造綿烟脂，邇來亦難得。餘如經。

【天竺黃】自是竹內所生，如黃土着竹成片，涼心經，去風熱，作小兒藥尤宜，和緩故也。

【天竺桂】與牡菌桂同，味薄而已。

【烏藥】和寒氣少，走泄多，但不甚剛猛，與沉香同磨作湯，點治胸腹冷氣，甚穩當。

【沒藥】大概通滯血，打撲損疼痛，皆以酒化服。血滯則氣壅淤，氣壅淤則經絡滿急；經絡滿急，故痛且腫。凡打撲着肌肉須腫脹者，經絡傷，氣血不行，壅淤，故如是。

【墨】松之煙也，世有以粟草灰僞爲者，不可用，須松煙墨方可入藥。然惟遠煙爲佳。今高麗國每貢墨於中國，不知用何物合和，不宜入藥；此蓋未達不敢嘗之義。又治大吐血，好墨細

末二錢，以白湯化阿膠清調，稀稠得所，頓服，熱多者尤相宜。又鄜延界內有石油，燃之煙甚濃，其煤可爲墨，黑光如漆，松煙不及。其識文曰延川石液者，是不可入藥，當附于此。

本草衍義卷之十五

【石南】葉狀如枇杷葉之小者，但背無毛，光而不皺。正二月間開花，冬有二葉，爲花苞。苞既開，中有十五餘花，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毬。一花六葉，一朵有七八毬，淡白綠色，葉末微淡赤色。花既開，葉滿花，但見葉不見花。花纔罷，去年綠葉盡脫落，漸生新葉。治腎衰、脚弱，最相宜。但京洛、河北、河東、山東頗少，人以此故少用。湖南、北、江東、西二浙甚多，故多用。南實今醫家絕可用。

【蜀椒】須微炒使汗出，又須去附紅黃殼。去殼之法，先微炒，乘熱入竹筒中，以梗揅之。播取紅，如未盡更揅，更揅，以盡爲度。凡用椒須如此。其中子謂之椒目，治盜汗尤功。將目微炒，搗爲極細末，用半錢匕，以生豬上唇煎湯一合調，臨睡服無不效。蓋椒目能行水，又治水蠱。

【莽草】今人呼爲茵草，濃煎湯，淋灑皮膚麻痺。本經一名春草，諸家皆謂爲草，今居木部，圖經亦然。今世所用者皆木葉也，如石楠枝、梗乾則縵，揉之，其嗅如椒。爾雅釋草云：蒹，春草。釋曰：今莽草也。與本經合，今當具言之石南條中。陶隱居注云：似茵草，凌冬

不凋。誠木無疑。

【郁李仁】其子如御李。子、至紅熟，堪啗，微澀。其仁，湯去皮，研極爛，入生龍腦，點赤目。陝西甚多。根煎湯，溲風艸牙。

【鼠李】卽牛李子也。木高七八尺，葉如李，但狹而不澤。子於條上四邊生，熟則紫黑色，生則青，葉至秋則落，子尙在枝，是處皆有，故經不言所出處。今關陝及湖南、江南、北甚多，木皮與子兩用。

【欒華】今長安山中亦有，其子卽謂之木欒子，攜至京都爲數珠，未見其入藥。

【杉】其榦端直，大抵如松，冬不凋，但葉闊成枝。廬山有萬杉寺，卽此杉也。作屑，煮汁，浸洗脚氣腫滿。今處處有之。

【楠材】今江南等路造船塲，皆此木也。緣木性堅而善，居水久則多中空，爲白蟻所穴。

【榧實】大如橄欖，殼色紫褐而脆。其中子，有一重蘆黑衣；其仁黃白色，嚼久，漸甘美。五痔人常如果食之，愈；過多則滑腸。

【樺木皮】今人呼爲樺柳，然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木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三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下材也，不堪爲器用。嫩皮，取以緣栲栳與箕屑。

【白楊】陝西甚多，永、耀間居人脩蓋，多此木也。然易生根，斫木時碎札入土，卽下根，故易以繁植。非止墟墓間，於人家舍前後及夾道，往往植之，土地所宜爾。風纔至，葉如大雨聲，葉梗故如是。又謂無風自動，則無此事。嘗官永、耀間，熟見之；但風微時，當風逕者，其葉孤絕處，則往往獨搖。以其蒂細長，葉重大，微風雖過，故往來卒無已時，勢使然也。其葉面青光，背白，木身微白，故曰白楊，非如粉之白。

【欒荆】卽前所謂牡荆也，不合更立此條。況本經元無欒荆，已具蔓荆實條中。

【紫荆木】春開紫花甚細碎，共作朶生，出無常處。或生於木身之上，或附根土之下，直出花；花罷葉出，光緊，微圓。園圃間多植之。

【釣藤】中空，二經不言之。長八九尺，或一二丈者，湖南、北，江南、江西山中皆有。小人有以穴隙間致酒甕中；盜取酒，以氣吸之，酒既出，涓涓不斷。專治小兒驚熱。

【楛籐子】紫黑色，微光，大一二寸，圓扁，治五痔有功。燒成黑灰，微存性，米飲調服。人多剔去肉，作藥瓢垂腰間。

【皂莢】其子炒春去赤皮、仁，將骨浸軟，煮熟，以糖漬之，可食，甚疎導五臟風熱。其莢，不艸肥者，微炙爲末，一兩，入生白礬末半兩，膩粉半兩。風涎潮塞，氣不通，水調嚥一二

錢；但過咽，則須吐涎。凡用白礬者，分隔下涎也。又暑中濕熱時，或久雨，合蒼朮燒，辟溫疫邪濕氣。

【柳華】經曰：味苦，即是初生有黃蘗者也。及其華乾，絮方出，又謂之柳絮，收之，貼灸瘡，及爲茵褥。絮之下連小黑子，因風而起，得水濕處便生，如地丁之類，多不因種植，於人家庭院中自然生出，蓋亦如柳絮兼子而飛。陳藏器之說是。然古人以絮爲花，陶隱居亦

曰，花隨風，狀如飛雪，誤矣。經中有實及子汁，諸家不解，今人亦不見用。釋氏謂柳爲尼俱律陀木，其子極細，如人妾因極小，妄果至大，是知小黑子得因風而起。

【桐葉】經注不指定是何桐，致難執用。今具四種桐，各有治療條，其狀列于後：一種白桐，可斲琴者，葉三枚，開白花，亦不結子。藥性論云：皮能治五淋，沐髮，去頭風生髮。一種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鼓子花成筒子，子或作桐油。日華子云：桐油冷，微毒。一種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霑漬衣履，五六月結桐子。今人收炒作果，動風氣。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一種崗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烏臼】葉如小杏葉，但微薄而綠色差淡；子八九月熟，初青後黑，分爲三瓣。取子出油，然燈及染髮。

【訶黎勒】氣虛人亦宜，緩緩煨熟，少服。此物雖澀腸，而又泄氣，蓋其味苦澀。

【椿木葉】【椿樗】皆臭。但一種有花結子，一種無花不實。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爲椿。椿用木葉。其有花而莢，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爲樗。樗用根莢莢。故曰未見椿上有莢者，惟樗木上有；又有樗雞，故知古人命名曰不言椿雞，而言樗雞者，以顯有雞者爲樗；無雞者爲椿，其義甚明。用椿木葉，樗木根莢莢者，宜依此推窮。洛陽一女子，年四十六七，就飲無度，多食魚蟹，攝理之方蔑如也。後以飲啖過常，蓄毒在臟，日夜二三十瀉，大便與膿血雜下，大腸連肛門痛不堪忍。醫以止血痢藥不效，又以腸風藥則益甚；蓋腸風則有血而無膿。凡如此已半年餘，氣血漸弱，食漸減，肌肉漸瘦。稍服熱藥，則腹愈痛，血愈下；服稍涼藥，卽泄注氣羸，粥愈減；服溫平藥則病不知。如此將期歲，醫告術窮，垂命待盡。或有人教服人參散，病家亦不敢主，當謾與服之。纔一服，知，二服，減，三服，膿血皆定。自此不十服，其疾遂愈。後問其方，云：治大腸風虛，飲酒過度，挾熱下痢，膿血疼痛，多日不差。樗根白皮一兩，人參一兩爲末，每用二錢匕，空心，以溫水調服。如不飲酒，以溫米飲代，忌油膩、濕麪、青菜、菓子、甜物、雞豬、魚腥等。

【胡椒】去胃中寒痰吐水，食已卽吐，甚驗。過劑則走氣，大腸寒滑，亦用。須各以他藥佐

之。

【椽實】椽木子也。葉如栗葉，在處有。但堅而不堪充材，亦木之性也。山中以椿仁爲糧，然澀腸。木善爲炭，他木皆不及。其殼堪染皂。若曾經雨水者，其色淡；不若不經雨水者。椽亦有殼，但少而不及椽木所實者。

【無石子】今人合他藥染髭。

【榭若】亦有斗，但不及椽木，雖堅而不堪充材。葉微炙炒槐花，減榭葉之半，同爲末，米飲調服，治初得腸風，及血痔熱多者，尤佳。亦堪爲炭，但不及椽木。

【黃藥】亦治馬心肺熱有功。

【無患子】今釋子取以爲念珠，出佛經；惟取紫紅色，小者佳。今入藥絕少，西洛亦有之。

【椰子】開之，有汁如乳極甘香，自別是一種氣味。中又有一塊瓢，形如瓜萐，上有細壠起，亦白色，但微虛。紋若婦人裙褶，其味亦如其汁。又着殼一重白肉，刮取之，皆可與瓢糖煎爲果汁；色如白酒，其味如瓢。然謂之酒者，好事者當日強名之。取其殼爲酒器，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今人皆漆其裏，則全失用椰子之意。

【樺木皮】燒爲黑灰，合他藥，治肺風毒；及取皮上有紫黑花勻者，裹鞍弓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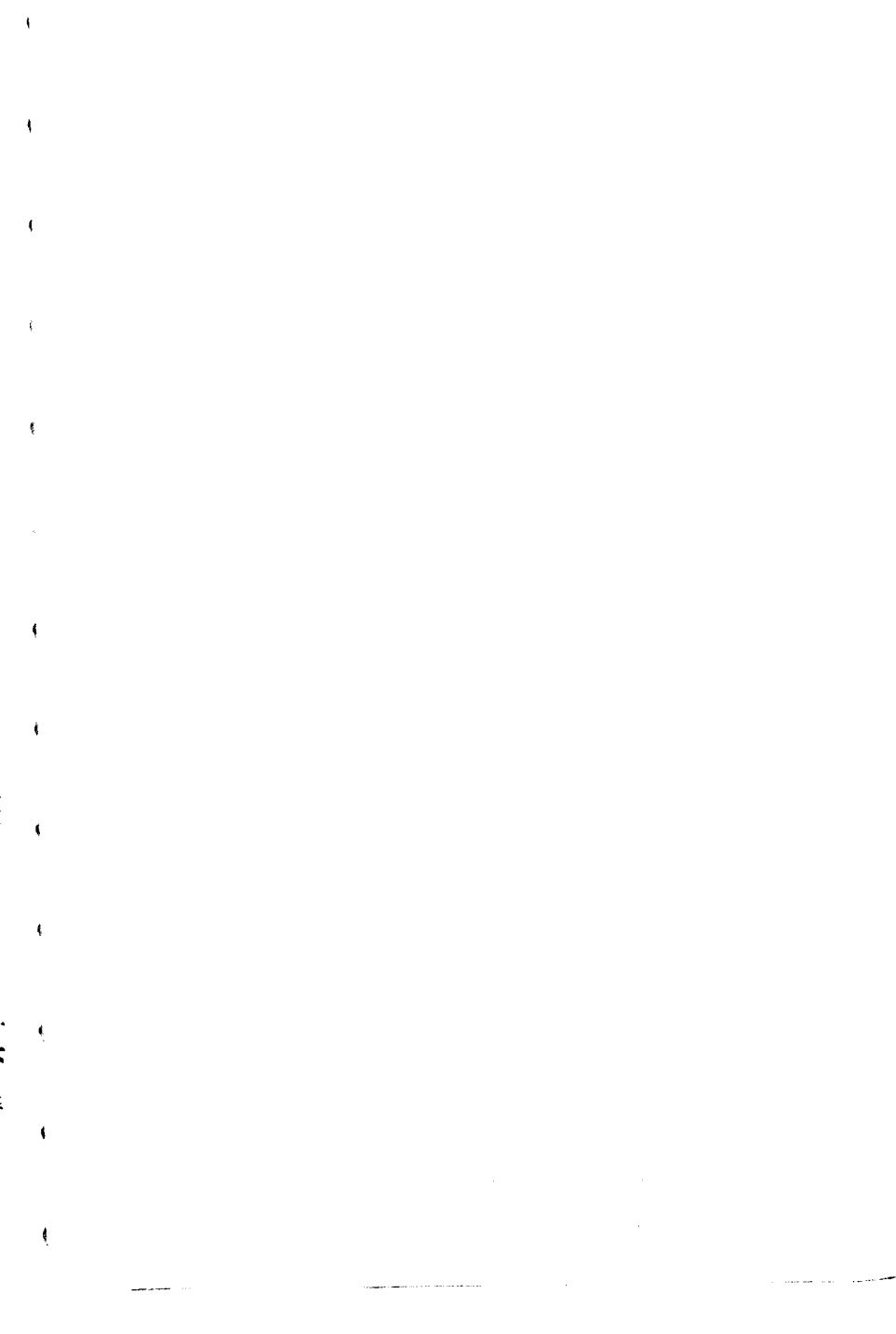
【赤檉木】又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細穗，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爲鞭，京師亦甚多。

【木鼈子】蔓生，歲一枯，葉如蒲桃，實如大栝樓，熟則紅黃色，微有刺，不能刺人。今荆南之南皆有之。九月十月熟，實中之子曰木鼈子，但根不死。春旋生苗，其子一頭尖者爲雄。凡植時須雌雄相合，麻纒纏定；及其生也，則去其雄者方結實。

【木槿】小如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開暮斂，花與枝兩用。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餘如經。

【櫻櫚木】今人旋爲器。皮燒爲黑灰，治婦人血露及吐血，仍佐之他藥。每歲剛取櫻皮，不爾東死。花如魚子，潔、熟，淹爲果。

【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爲器。葉餉蠶曰柘蠶。葉、梗，然不~~必~~桑葉~~也~~。取行根及皮煮汁釀酒，治風虛耳聾有驗。餘如經。



本草衍義卷之十六

【髮髮】與【亂髮】自是兩等。髮髮味苦，卽陳舊經年歲者。如橘皮皆橘也，而取其陳者。狼毒、麻黃、吳茱萸、半夏、枳實之類，皆須陳者，謂之六陳，入藥更良。敗蒲亦然，此用髮之義耳。今人又謂之頭髮。其亂髮條中，自無用髮之義，此二義甚明，亦不必如此過爲搜索。右以亂髮如雞子大，無油器中熬焦黑，就研爲末，以好酒一盞沃之，何首烏末二錢，同勻攪。候溫嚥之，下咽，過一二刻，再嚥，治破傷風，及沐髮中風，極效。

【人乳汁】治目之功多，何也？人心生血，肝藏血，肝受血則能視；蓋水入於經，則其血乃成。又曰上則爲乳汁，下則爲月水，故知乳汁則血也。用以點眼，豈有不相宜者？血爲陰，故其性冷，臟寒人如乳餅酪之類不可多食；雖曰牛羊乳，然亦不出乎陰陽造化爾。西戎更以駝馬乳爲酥酪，老人患口瘡不能食，飲人熱乳，良。

【人屎】用乾陳者爲末，於陰地淨黃土中，作五六寸小坑；將末三兩匙於坑中，以新汲水調勻，良久，俟澄清，與時行大熱狂渴須水人飲之，愈。今世俗謂之地清，然飲之勿極意，恐過多耳。又治一切癰癤熱毒瘡，膿血未潰，疼痛不忍。用乾末麝香各半錢，同研，細抄一豆

大，津唾貼瘡心，醋麵錢子貼定，膿潰出，去藥。

【人溺】須童男者。產後溫一盃飲，壓下敗血惡物。有飲過七日者，過多，恐久遠血臟寒。令

按：「合」各本均作「合」，於義不合，今改。

人發帶病，人亦不覺。氣血虛無熱者，尤不宜多服。此亦性寒，故治熱

勞方中亦用。

【人指甲】治鼻衄，細細刮取，俟血稍定，去淤血，於所衄鼻中搯之，立愈。獨不可備，則衆人取之，甚善。衄藥，并法最多，或效或不效，故須博採，以備道途田野中用。

【龍骨】諸家之說紛然不一；既不能指定，終是臆度。西京潁陽縣民家，忽崖壞，得龍骨一副，支體頭角悉具，不知其蛻也。其斃也，若謂蛻斃，則是有形之物，而又生不可得見，死

方可見，謂其化也，則其形獨不能化。然西域記中所說甚詳，但未敢據憑。萬物所稟各異，造化不可盡知，莫可得而詳矣。孔子曰：君子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妄亂穿鑿，恐誤後學。

治精滑及大腸滑，不可闕也。按：本條宋本，十萬本均同。證類本自「西域記中」以下至「不可闕也」一段均脫漏。

【牛黃】亦有駱駝黃，皆西戎所出也。駱駝黃極易得，醫家常審別考而用之，爲其形相亂也。

黃牛黃輕鬆，自然，微香，以此爲異。蓋又有菴貓音牛黃，堅而不香。

【麝】每糞時，須聚於一所。人見其所聚糞，及有遺麝氣，遂爲人獲，亦物之一病爾，此獵人

云。餘如經。

【象牙】取口兩邊各出一牙下垂夾鼻者，非口內食齒；齒別入藥。今爲象笏者是牙也。

【醜醜】作醜時，上一重疑者爲醜面；醜面上，其色如油者爲醜醜，熬之卽出，不可多得，極甘美。雖如此取之，用處亦少，惟潤養瘡痂最相宜。

【犀角】凡入藥須烏色，未經湯水浸煮者，故曰生犀。川犀及南犀，紋皆細；烏犀尙有顯紋者露；黃犀紋絕少，皆不及西番所出，紋高兩腳顯也。物像黃外黑者爲正透，物像黑外黃者爲倒透；蓋以烏爲正，以形像肖物者爲佳。旣曰通犀，又須紋頭顯，黃黑分明；透不脫，有兩腳滑潤者爲第一。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銳之力盡在是矣。犀角尖，磨服爲佳，若在湯散，則屑之。西番者佳。

【羴羊角】今皆取有掛痕者。陳藏器取耳邊聽之集集鳴者，良。亦強出此說，未嘗遍試也。今將他角附耳，皆集集有聲，不如掛痕一說盡矣。然多僞爲之，不可不察也。

【羴羊角】出陝西、河東，謂之羴羴羊，尤很健，毛最長而厚。此羊可入藥，如要食，不如無角白大羊。本草不言者亦有所遺爾。又同、羴之間，有臥沙細肋，其羊有角似羴羊，但低小供饌，在諸羊之上。張仲景治寒疝，用生薑羊肉湯，服之無不驗。又一婦人產當寒月，寒氣

入產門，臍下脹滿，手不敢犯，此寒疝也。醫將治之以抵當湯，謂其有瘀血。嘗教之曰，非其治也；可服張仲景羊肉湯，少減水，二服遂愈。

【牛角鯁】此則黃牛角鯁。用尖燒爲黑灰，微存性，治婦人血崩、大便秘及冷痢。又【白水牛鼻】乾濕皆可用，治偏風口喎斜，以火炙熱，於不患處一邊熨之，漸正。

【犬膽】塗鉛如金色，又救生，接元氣，補虛損，黃狗脊骨一條，去兩頭，藏爲五七段，帶肉些

二升，入硃砂，在漿水中攪勻，浸骨三日後，以炭火炙令黃色，小。用好硃砂一兩，細研，漿水

又入汁煎，候汁盡爲度。其狗骨已酥脆，搗令極細，後入諸藥，火焙乾，菟絲子，酒浸二日，曝乾，杜

仲，去蘆，肉桂，去皮上，附子，炮，去，鹿茸，急燻去毛，酥，微炙，乾薑，炮，已上，蛇床子，半兩，微炒，陽起

石。牛兩，酒煮一日。令將前八味同杵，羅爲末。次入陽起石，并狗骨末，用熟棗肉五兩，酥一兩，同和。再搗千餘下，看硬軟，丸如小豆大，曬乾，每日空心鹽湯下二十九。

【鹿茸】他獸肉多屬十二辰及八卦。昔黃帝立子、丑等爲十二辰以名月；又以名獸，配十二辰

屬。故麋鹿肉爲肉中第一者，避十二辰也。味亦勝他肉。三祀皆以鹿腊，其義如此。茸最難

得，不破及不出却血者，蓋其力盡在血中，獵時多有損傷故也。茸上毛先薄，以酥塗勻，於

烈燄中急灼之。若不先以酥塗，恐火燄傷茸。俟毛淨，微炙入藥。今人亦能將麻茸僞爲之，

不可不察也。頭亦可釀酒，然須作漿時，稍益葱椒。角爲膠，別有法。按月令冬至一陽生，

麋角解；夏至一陰生，鹿角解；各逐陰陽分合，如此解落。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矣。凡麋鹿角自生至堅完，無兩月之久。大者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類，成長無速於此；雖草木至易生，亦無能及之，豈可與凡骨血爲比。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須太嫩。唯長四五寸，茸端如馬腦紅者，最佳。須佐以他藥，則有功。

【虎骨】頭脛與脊骨入藥，肉微鹹。陳藏器所注：乙骨之事，及射之，目光墮地，如白石之說，必得之於人，終不免其所誣也。人或問曰：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攀急、屈伸不得、走疰、癩疾、驚癩、骨節風毒等，乃此義爾。

【豹肉】毛赤黃，其紋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敏捷過虎，故能安五臟，補絕傷，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紋，色亦不赤，其形亦小。此各自有種，非能變爲虎也；聖人假喻而已。恐醫家未喻，故書之。

【狸骨】形類貓，其紋有二：一如連錢者，一如虎紋者。此二色狸，皆可入藥。其肉味與狐不相遠。江西一種牛尾狸，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孟詵云：骨理痔病，作羹臠食之。然則骨如何作羹臠？音郝，肉羹也。炙骨和麝香雄黃爲丸，服，治痔及瘰癧，甚效。

【兔】有白毛者，全得金之氣也，入藥尤功。餘兔至秋深時則可食，金氣全也。纔至春夏，其味變，取四脚肘後毛爲逐食，飼鷓鷹。至次日，却吐出，其意欲腹中逐盡脂肥，使饑急捕逐速爾。然作醬必使五味。既患豌豆瘡，又食此，則發毒太甚，恐班爛損人。

【鼯鼠】經中不言性味，惟是於難產通用藥中云：鼯音羸鼠微溫。毛赤黑色，長尾，人捕得，

取皮爲煖帽。但向下飛則可，亦不能致遠。今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人謂之飛生者是也。

注中又引水馬，首如馬，身如蝦，背僵僵，身有竹節紋，長二三寸。今謂之海馬。

【鼯鼠】鼯鼠也。其毛色如鼠，今京畿田中甚多。脚絕短，但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兼易掘取，或安竹弓射之，用以飼鷹。陶不合更引：今諸山林中大如水牛，形似豬灰赤色者也。設使是鼠，則孰能見其溺精成鼠也。陶如此輕信，但真醇之士，不以無稽之言爲妄矣。今經云：在土中行。則鼯鼠無疑。

【獺】四足俱短，頭與身尾皆禿，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於大木上，世謂之水獺。嘗糜置大水甕中，於其間旋轉如風，水爲之成旋。

壠起，四面高，中心凹下，觀者駭目。皮、西戎將以飾毳服領袖。問之，云垢不着，如風

靈翳目，卽就袖口拭。按：「拭」各本均作「飾」。一飾「無」一拭「義」今改。目中卽出。又毛端果不着塵，亦一異也。又本

草豸例言獺膽分盃，嘗試之，不驗；惟塗於蓋唇，但使酒稍高于蓋面。分盃之事，亦古今傳誤言也，不可不正之。肝、用之有驗。

【狐】今用肝治風，皮彘毛用爲裘者，是也。此獸多疑，極審聽，人智出之，以多疑審聽而捕取，捕者多用置。

【獬】肥矮，毛微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鬚尖黑，尾短闊，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黃褐色，野獸中獍肉最甘美，仍益瘦人。

【野豬】黃在膽中，治小兒諸痢疾。京西界，野豬甚多，形如【家豬】；但腹小腳長，毛色褐，作羣行，獵人惟敢射最後者；射中前奔者，則羣豬散走傷人。肉色赤如馬肉，其味甘，肉復軟，微動風。黃不常有，間得之，世亦少用，食之尙勝家豬。

【鹽肉】食之動風，脂肥尤甚，屢試屢驗。日華子以謂止風狂，治一切風，未可憑也。煎膠用皮者，取其發散皮膚之外也，仍須烏者；用烏之意，如用烏雞子、烏蛇、烏鴉之類。其物雖治風，然更取其水色，蓋以治其熱則生風之義。

【膾臍】今出登、萊州。藥性論以謂是海內狗外腎。日華子又謂之獸。今觀其狀，非狗非獸，亦非魚也。但前卽似獸，尾卽魚，其身有短密淡青白毛，腹脇下全白，仍相間於淡青。

白毛上有深青黑點，久則色復淡，皮厚且朝，如牛皮，邊將多取以飾鞍轡。其臍治臍腹積冷、精衰、脾腎勞極，有功，不待別試也。似狐長尾之說，蓋今人多不識。

【麀】獐之屬，又小於獐，但口兩邊有長牙；好鬪，則用其牙。皮爲第一，無出其右者；然多牙傷痕。四方皆有，山深處則頗多，其聲如擊破鉢。按：「溫肺臍」與「鹿」，宋本、十萬本均併作一條，非。目錄中有一「鹿」條，今據證類分。

【野駝】生西北界等處，家生者峯蹄最精，人多煮熟糟啖。糞爲乾末，搐鼻中，治鼻衄。此西番多用，嘗進築於彼，屢見之。

【敗鼓皮】黃牛皮爲勝。今不言是何皮，蓋亦以驢馬皮爲之者。唐韓退之所謂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今用處亦按：「亦」各本均作「爾」，以作「亦」字，於義爲長。少，尤好煎膠。專用牛皮，始可入藥。

【丹雉雞】今言亦雞者是也，蓋以毛色言之。雉爲雞爲風；雞鳴於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體有風，人故不可食。經所著其用甚備。產後血量、身瘧直、帶眼、口角與目外眇、向上牽、急不知人，取子一枚，去殼、分清，以荆芥末二錢調服，遂安。仍依次調治。若無他疾，則不須。功甚敏捷，烏雞子尤善。經、注皆不言雞發風。今體有風，人食之無不發作；謂雞爲巽，信可驗矣。食雞者當審謹。

【鷺肪】陶隱居云：鷺音牧。即是鴨，然有家鴨，有野鴨。陳藏器本草曰：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鷺。蜀本注云：爾雅云，野鳧，鷺；注云，鴨也。如此，則鳧鷺皆是鴨也。又云：本經用鷺肺，卽家鴨也。如此所說各不同，其義不定。又按唐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鷺齊飛，則明知鷺爲野鴨也。勃、唐之名儒，必有所據；故知鷺爲野鴨明矣。

【鴈肪】人多不食者，謂其知陰陽之升降，分長少之行序。世或謂之天厭，亦道家之一說爾，食之則治諸風。唐本注曰：鴈爲陽鳥，其義未盡。茲蓋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以取其信，二取其和。

【鷓鴣】鄭谷所謂相呼相應湘天闊者，南方專充庖。然治瘴及菌毒，甚效。餘悉如經。

【雉】其飛若矢，一往而墮，故今人取其尾置船車上，意欲如此快速也。漢呂太后名雉，高祖字之曰野雞，其實卽雞屬也。食之，所損多，所益少。

【鷹屎白】兼他藥用之，作潰虛積藥。治小兒妳癩黃，鷹糞白一錢，蜜陀僧一兩，舶上硫黃一分，丁香二十一箇。右爲末，每服一字。三歲已上半錢，用乳汁或白麵湯調下，並不轉瀉。一復時取下青黑物後，服補藥，醋石榴皮半兩，炙黑色，伊祁一分，木香一分，麝香半錢，同爲末。每服一字，溫、薄酒調下，併喫二服。凡小兒脇下硬如有物，乃是癩氣，俗謂之妳

脾，只服溫脾化積氣丸，子、藥不可取，轉無不愈也。取之多失。

【雀卵】孟詵云：肉、十月已後，正月已前，食之。此蓋取其陰陽靜定，未決泄之義。卵亦取第一番者。

【鶴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兼不善唼，但以喙相擊而鳴。作池養魚蛇以哺子之事，豈可垂示後世？此禽多在樓殿吻上作窠，日夕人觀之，故知其未審耳。礬石條中亦著。

【伏翼】屎合疔藥。白日亦能飛，但畏鷲鳥不敢出。此物善服氣，故能壽。冬月不食，亦可驗矣。

【孔雀】尾不可入目，昏翳人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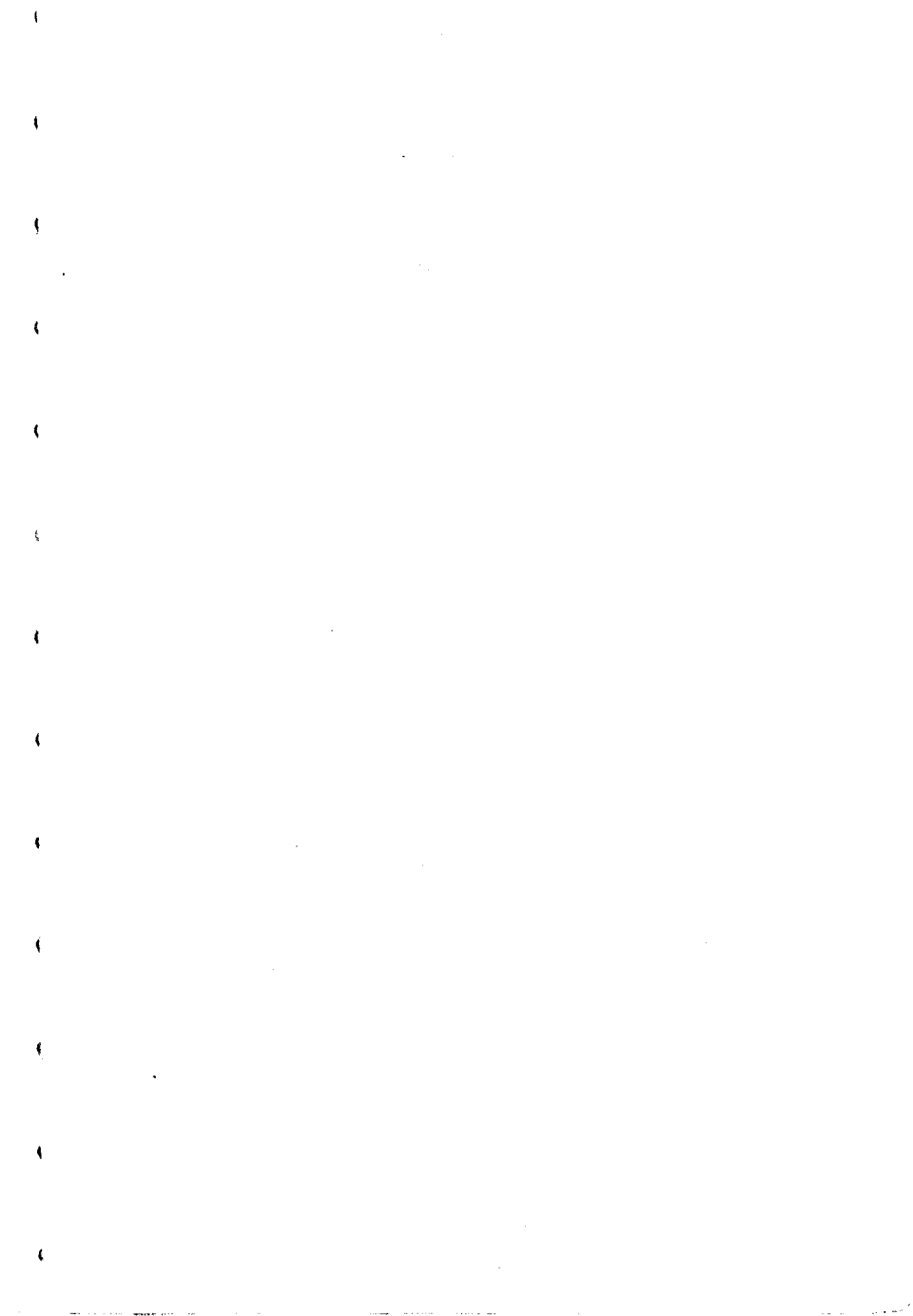
【鸕鷀】陶隱居云：此鳥不卵生，口吐其鱗。今人謂之水老鴟，巢於大木，羣集，宿處有常，久則木枯，以其糞毒也。懷妊者不敢食，爲其口吐其鱗。陳藏器復云：使易產，臨時令產婦執之；與陶相戾。嘗官於澄州，公宇後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卵殼布地，其色碧。豈得雛吐口中？是全未考尋，可見當日聽人之誤言也。

【白鴿】其毛羽色於禽中品第最多。野鴿糞一兩，炒微焦，麝香別研，吳白朮各一分，赤芍

藥、青木香各半兩，柴胡三分，延胡索一兩，炒，赤色去薄皮，七物同爲末，溫無灰酒，空心調一錢服，治帶下排膿。候膿盡卽止；後服，仍以他藥補血臟。

【斑鳩】斑鳩也。嘗養之數年，並不見春秋分化。有有斑者，有無斑者，有灰色者，有小者，有大者。久病虛損人食之，補氣。雖有此數色，其用卽一也。

【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生，其說甚容易。嘗於田野屢得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按：「早秋」宋本作「旦秋」，「旦」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然一物四名，嘗悉書之。小兒患疳及下痢五色，旦旦食之，有效。



本草衍義卷之十七

【石蜜】嘉祐本草，石蜜收蟲魚部中，又見果部。新書取蘇恭說，直將石字不用。石蜜既自有本條，煎煉亦自有法，今人謂之乳糖，則蟲部石蜜自是差誤，不當更言石蜜也。本經以謂白如膏者良。由是知石蜜字，乃白蜜字無疑。去古既遠，亦文字傳寫之誤，故今人尙言白沙蜜。蓋經久則陳白而沙，新收者惟稀而黃。次條蜜蠟故須別立目，蓋是蜜之房，攻治亦別。至如白蠟，又附于蜜蠟之下，此又誤矣。本是續上文敍蜜蠟之用，及注所出州土，不當更分之爲二。何者？白蠟本條中蓋不言性味，止是言其色白爾。既有黃白二色，今止言白蠟，是取蠟之精英者，其黃蠟直置而不言。黃則蠟陳，白則蠟新，亦是。蜜取陳，蠟取新也。唐注云：除蜜字爲佳。今詳之，蜜字不可除；除之，卽不顯蠟自何處來。山蜜多石中或古木中，有經二三年，或一得而取之，氣味醇厚。人家窠檻中蓄養者，則一歲春秋二取之；取之既數，則蜜居房中日少，氣味不足，所以不逮陳白者日月足也。雖收之，纔過夏亦酸壞。若竈於井中近水處，則免湯火傷，塗之痛止。仍搗薤白相和，雖無毒，多食亦生諸風。

【牡蠣】須燒爲粉用，兼以麻黃根等分同搗，研爲極細末，粉盜汗及陰汗。本方使生者，則

自從本方。左顧、經中本不言，止從陶隱居說。其酉陽雜俎，已言牡蠣，言牡非爲雄也。且如牡丹，豈可更有牝按：「牝」各本均誤，今改。丹也？今則合於地、人，面向午位，以牡蠣頂向子視之，□□按：兩字各本均脫。在左者爲左顧。此物於無目如此，焉得更有顧盼也。

【桑螵蛸】自探者真，市中所售者恐不得盡皆桑上按：「上」宋本、十萬本均作「中」，據證類本改。者。蜀本圖經，浸炮之法，不若略蒸過爲佳。隣家有一男子，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色亦白，心神恍惚，瘦瘵食減，以女勞得之。令服此桑螵蛸散，未終一劑而愈。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小便數，補心氣，桑螵蛸、遠志、菖蒲、龍骨、人參、茯神、當歸、龜甲醋炙，已上各一兩、爲末。夜臥，人參湯調下二錢，如無桑上者，即用餘者；仍須以桑白皮佐之，量多少，可也。蓋桑白皮行水意以接螵蛸，就腎經用桑螵蛸之意如此。然治男女虛損、益精、陰痿、夢失精、遺溺、疝瘕、小便白濁、腎衰、不可闕也。

【海蛤】文蛤，陳藏器所說是。今海中無鴈，豈有食蛤糞出者？若蛤中殼有肉時，尙可食，肉既無，焉得更有糞？中過數多者，必爲其皆無廉稜，乃有是說；殊不知風浪日夕淘汰，故如是。治傷寒，汗不溜，搯却手脚，海蛤、川烏頭各一兩，川山甲二兩，爲末，酒糊爲丸大一寸許，捏扁，置所患足心下。壁葱白蓋藥，以帛纏定。於暖室中，取熱水浸腳至膝上；久

則水溫，又添熱水，候遍身汗出爲度。凡一二日一次，浸腳以知爲度。

【石決明】經云：味鹹，卽是肉也。人採肉以供饌，及乾致鄙下，北人遂爲珍味。肉與殼兩可用，方家宜審用之。然皆治目，殼研，水飛點磨外障，登、萊州甚多。

【眞珠】小兒驚熱藥中多用。河北塘、灤中，亦有圍及寸者，色多微紅。珠母與廉州珠母不相類，但清水急流處，其色光白，水濁及不流處，其色暗。餘如經。

【秦龜】卽生於秦者。秦地山中多老龜，極大而壽。龜甲卽非止秦地有，四方皆有之，但取秦地所出，大者爲勝。今河北獨流釣臺甚多。取龜筒治療，亦入衆藥。止此二種，各逐本條，以其靈於物，方家故用以補心，然甚有驗。

【瑋瑋】治心經風熱，生者入藥，蓋性味全也。旣入湯火中，卽不堪用，爲器物者是矣，與生熟犀其義同。

【鯉魚】至陰之物也，其鱗故三十六。陰極則陽復，所以素問曰：魚熱中。王叔和曰：熱卽生風，食之所以多發風熱，諸家所解並不言。日華子云：鯉魚涼，今不取，直取素問爲正。萬一風家更使食魚，則是貽禍無窮矣。

【蠶魚】今人謂之黑鯉魚。道家以謂頭有星爲厭，世有知之者，往往不敢食。又發故疾，亦須

忌爾。今用之療病，亦止取其一端耳。

【鱧魚】形少類鱗，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嘗剖之，中有三小鱗；又有四五小石塊，如指面許小魚五七枚，然無鱗，與鮎鮠相類，今未見用者。

【鱣魚】腹下黃，世謂之黃鱣；此尤動風氣，多食令人霍亂，屢見之。向在京師，鄰舍一郎官，因食黃鱣，遂致霍亂吐利，幾至委頓。又有白鱣，稍龐大，色白，二者皆亡鱗。大者長尺餘，其形類蛇，但不能陸行，然皆動風。江陵府西有湖曰西湖，每歲夏秋沮河水漲，即湖水滿溢，冬即復涸。土人於乾土下掘得之，每及二三尺，則有往來鱣行之路，中有泥水，水涸又下，水至復出。

【鯽魚】開其腹，內藥燒之，治齒。

【蝟皮】取乾皮，兼刺；用刺作刷，治紕帛絕佳。此物兼治胃逆，開胃氣，有功。從虫、從胃有理焉。膽治鷹食病。世有養者，去而復來，久亦不去。當縮身藏足之時，人溺之，即開。合穿山甲等分燒存性，治痔；入肉豆蔻一半，末之，空肚熱米飲調，二錢，服。隱居所說，跳入虎耳及仰腹受啄之事，唐本注見擯，亦當然。

【石龍子】蜥蜴也，今人但呼爲蜥蜴，大者長七八寸，身有金碧色。仁廟朝，有一蜥蜴在右掖

門西瀆溝廟中，此真是蜥蜴也。鄭狀元有詩，有樵者於澗下行，見一蜥蜴自石罅中出，飲水訖而入。良久，凡百十次，尙不已。樵者疑不免，齧石視之，有冰雹一二升。樵入訝而去，行方三五里，大雨至，良久風雹暴作。今之州縣依法，用此祈雨。經云：治五癰，破石淋，利水道，亦此義乎？

【露蜂房】有兩種：一種小而其色淡黃，窠長六七寸，至一尺者，闊二三寸，如蜜脾下垂，一邊是房，多在叢木鬱翳之中，世謂之牛舌蜂。又一種或在高木上，或屋之下，外作固如三四斗許，小者亦一二斗，中有窠，如瓠之狀，由此得名。蜂色赤黃，其形大於諸蜂，世謂之玄瓠蜂。蜀本圖經言十一月、十二月採者，應避生息之時也。今人用露蜂房，兼用此兩種。【樽雞】東、西京界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此卽樽雞也。今人又用之，行瘀血、月閉。

【蚱蟬】夏月身與聲皆大者是。始終一般聲，仍皆乘昏夜方出土中，昇高處，背殼拆蟬出。所以皆夜出者，一以畏人，二畏日炙，乾其殼而不能蛻也。至時寒則墜地，小兒蓄之，雖數日亦不須食。古人以爲飲風露，信有之，蓋不糞而溺，亦可見矣。西川有蟬花，乃是蟬在殼中不出，而化爲花，自項中出。又殼、治目昏翳。又水煎殼汁，治小兒出瘡疹不快，甚良。

【白殭蠶】然蠶有兩三番，惟頭番殭蠶最佳，大而無蛆。治小兒驚風，白殭蠶、蝸梢等分，天雄尖、附子尖共一錢，微炮過，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以生薑溫水調，灌之。其蠶蛾，則第二番者，以其敏於生育。

【木蠹】大小有三種，蜚蠊、今人多用之，大如蜜蜂，腹凹扁，微黃綠色，雄、霸州、順安軍、沿塘灤界河甚多。以其惟食牛馬等血，故治瘀血、血閉。

【蝨蟲】今人謂之簸箕蟲，爲其像形也。乳脈不行，研一枚，水半合，濾清，服，勿使服藥人知。

【蟻蟻】此蟲諸腐木根下有之。構木津甘，故根下多有此蟲，其木身未有完者。亦有生於糞土中者，雖肥大，但腹中黑，不若木中者，雖瘦而稍白。生研，水絞汁，濾清飲下。

【蛞蝓】【蝸牛】二物矣。蛞蝓，其身肉止一段。蝸牛，背上別有肉，以負殼行，顯然異矣。若爲一物，經中焉得分爲二條也。其治療亦大同小異，故知別類。又謂蛞蝓是蝸牛之老者，甚無謂。蛞蝓有二角，蝸牛四角，兼背有附殼肉，豈得爲一物也。

按：「蛞蝓、蝸牛」宋本、十萬分條，據證類本改。又「蛞蝓」條上，宋本有「蝸」字，十萬本有「故」字，疑衍，刪。

【水蛭】陳藏器、日華子所說備矣。大者京師又謂之馬鼈，腹黃者謂之馬黃，畏鹽，然治傷折

有功。經與注皆不言脩製，宜子細不可忽也。今人用者皆炒。

【鼈甲】九肋者佳，煮熟者不如生得者，仍以醃醋炙黃色用。經中不言治勞，惟蜀本藥性論

云：治勞瘦，除骨熱，後人遂用之。然甚有據，亦不可過劑。頭血塗脫肛，又燒頭灰，亦治。

【烏賊魚】乾、置，四方人炙食之；多取骨鏤爲鈿。研細，水飛，澄下；比去水，日乾之，熟蜜和得所，點目中翳，緩取效。

【蟬】伊、洛絕少，今多自京師來；京師亦自河北置之。今河北沿邊滄、瀛州等處所出甚多，徐州亦有，但不及河北者。小兒解臚，以螫并白及爛搗，塗臚上，臚合。此物極動風，體有風疾人，不可食，屢見其事。河北人取之，當八九月蟬浪之時，直於塘、灤岸上，伺其出水而拾之。又夜則以燈火照捕，始得之。時黃與白滿殼，凡收藏十數日，不死亦不食。此物每至夏末秋初，則如蟬蛻解。當日名蟬之意，必取此義。

【原蠶蛾】有原復敏速之義，此則第二番蛾也。白殭蠶條中已具。【屎】飼牛代穀。又以三升醇酒，拌蠶屎五斗，用甌蒸熱，於暖室中，鋪於油單上，令患風冷氣閉及近感癱風人，就所患一邊臥，看溫熱厚蓋覆，汗出爲度。若虛人須常在左右，防大熱昏冒；仍令頭面在外，不得壅覆。未全愈，間，再作。

【蠶退】治婦人血風，此則眠起時所蛻皮是也。其蠶退紙，謂之【蠶連】；亦燒灰用之，治婦人血露。

【鰻鱺魚】生剖曬乾，取少許，火上微炙，候油出，塗白刺風，以指擦之，卽時色轉。凡如此五七次，用卽愈，仍先於白處微擦動。

【鮫魚】沙魚皮，一等形稍異，今人取皮飾鞍劍。餘如經。

【河魮】經言無毒，此魚實有大毒。味雖珍，然脩治不如法，食之殺人，不可不謹也。厚生者不食亦好。蘇子美云：河魮于此時貴，不數魚蝦，此卽詩家鄙諷之言，未足全信也。然此物多怒，觸之則怒氣滿腹，翻浮水上，漁人就以物撩之，遂爲人獲。橄欖并蘆根汁解其毒。

【紫貝】大二三寸，背上深紫有點，但黑。本經以此燒存性，入點眼藥。

【鱸魚】益肝腎，補五臟，和腸胃，食之宜人。不甚發病，宜然張翰思之也。

【蝦麻】多在人家渠塹下，大腹品類中最大者是，遇陰雨或昏夜卽出食。取眉間有白汁，謂之蟾酥，以油單裹眉裂之，酥出單上，入藥用。有人病齒縫中血出，以紙緝子，蘸乾蟾酥少許，於血出處按之，立止。世有人收三足枯蟾以罔衆，但以水沃半日，盡見其僞，蓋本無三足者。

【音蛙】

其色青，腹細背尖，後腳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月令所謂蟻

入大水化爲蛤者也。唐韓退之詩：一夜青蛙啼到曉者是。此食之性平，解勞熱。

【蛤蚧】補肺虛勞嗽，有功，治久嗽不愈。肺間積虛熱，久則成瘡，故嗽出膿血，曉夕不止。

喉中氣塞，胸膈噎痛，蛤蚧、阿膠、生犀角、鹿角膠、羚羊角各一兩；除膠外，皆爲屑，

次入膠，分四服。每服用河水三升，於銀石器中，慢火煮至半升，濾去滓，臨臥微溫，細細

呷其滓。候服盡再搗，都作一服，以水三升煎至半升，如前服。若病人久虛不喜水，當遞減

水。張刑部子臯病極，田樞密況送此方，遂愈。

【鯪鯢甲】穴山而居，亦能水。燒一兩存性，肉荳蔻仁三箇，同爲末，米飲調二錢，服，治氣

痔，膿血；甚者加蝟皮一兩，燒入，中病卽已，不必盡劑。

【蜘蛛】品亦多，皆有毒，經不言用是何種。今人多用人家簷角、籬頭、陋巷之間，空中作圓

網。大腹、深灰色者，遺尿着人作瘡癬。

【蜻蛉】其中一種最大，京師名爲馬大頭者是，身綠色，雌者，腰間一遭碧色。用則當用雄

者。陶隱居以謂青色大眼。一類之中，元無青色，眼一類皆大。此物生化於水中，故多飛水

上。唐杜甫云：點水蜻蜓款款飛。

【石蠶】謂之爲草則繆矣。經言肉解結氣，注中更辯不定此物在處。有附生水中石上，作絲蠶如斂股，長寸許，以蔽其身；色如泥，蠶在其中，此所以謂之石蠶也。今方家用者絕稀，此亦水中虫耳。山河中多。

【蛇蛻】從口翻退出，眼睛亦退，今合眼藥多用，取此義也。入藥洗淨。

【蛇黃】椎破，中間有如自然銅者，佳，治心悸動火。燒赤，酒淬至酥，二兩，朱砂一兩，與蛇黃同研，水飛，天麻二兩，別爲末，與前二味合勻。每以半錢，少以薄荷湯調，食後夜臥服，殊效。

【金蛇】今方書往往不見用。

【烏蛇】尾細長，能穿小銅錢一百文者，佳。有身長一丈餘者，蛇類中此蛇入藥最多。嘗於順安軍塘灤堤上，見一烏蛇，長一丈餘，有鼠狼嚙蛇頭，曳之而去，是亦相畏伏爾。市者多僞以他蛇燻黑色貨之，不可不察也。烏蛇脊高，世謂之劍脊烏梢。

【白花蛇】諸蛇鼻向下，獨此蛇鼻向上，背有方勝花紋，以此得名。用之，去頭尾換酒浸三日，棄酒不用，火炙，仍盡去皮骨。此物毒甚，不可不防也。

【蜈蚣】背光黑綠色，足赤，腹下黃。有中其毒者，以烏雞屎水稠調，塗咬處，效。大蒜塗

之，亦效。復能治丹毒瘤。蜈蚣一條乾者，白礬皂子大，雷丸一箇，百步二錢，秤，同爲末，醋調塗之。又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則蜈蚣死，人故取以治蜈蚣毒。桑汁、白鹽亦效。

【馬陸】卽今百節蟲也，身如槎節，節有細蹙紋起紫黑色，光潤，百足。死則側臥如環，長二三寸，尤者麓如小指。西京上陽宮及內城搏牆中甚多，入藥至鮮。

【蠼螋】鳥紅。諸家所論備矣，然終不敢捨詩之意。嘗析窠而視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其色白而微黃，所負蟲亦在其中，乃青菜蟲，却在子下，不與蟲相着。又非葉蟲及草上青蟲，應是諸蟲皆可也。陶隱居所說近之矣。人取此房，研細，醋調，塗蜂蠶。

【雀瓮】多在棘枝上，故又名棘剛子。研其間蟲汁，嚙小兒，治驚癇。

【鼠婦】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在處有之；塹堊及下濕處多，用處絕少。

【螢】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今人用者少。月令雖曰腐草所化，然非陰濕處終無。

【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帛中或有之，不若故紙中多也。身有厚粉，手搗之則落，亦嚙

蠹衣，用處亦少。其形稍似魚，其尾又分二歧，世用以滅癩痕。

【白頸蚯蚓】自死者良，然亦應候而鳴。此物有毒。昔有病腹大，夜聞蚯蚓鳴於身，有人教用鹽水浸之而愈。崇寧末年，隴州兵士暑月中在倅廳前，跌立廳下，爲蚯蚓所中，遂不救。後數日又有人被其毒，博識者教以先飲鹽湯一盃，次以鹽湯浸足，乃愈。今入藥，當去土了微炙。若治腎臟風下疰病，不可闕也，仍須鹽湯送。王荆公所謂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者也。

【螻】螻。此蟲當立夏後，至夜則鳴，月令謂之螻螻鳴者是矣。其聲如蚯蚓，此乃是五伎而無一長者，

【蜚螻】大小二種：一種大者爲胡蜚螻，身黑光，腹翼下有小黃，子附母而飛行，晝不出，夜方飛出，至人家庭戶中，見燈光則來。一種小者，身黑暗，晝方飛出，夜不出。今當用胡蜚螻，其小者研三十枚，以水嚙牛馬，治脹結，絕佳。狐遇而必盡食之。

【斑貓】須糯米中炒米黃爲度，姪身人不可服。爲能潰人肉，治淋藥多用，極苦，人尤宜斟酌。下條芫青，其用與此不相遠，故附于此。

【馬刀】京師謂之炳岸，春夏人多食，然發風痰，性微冷。又順安軍界河中亦出蟻，大抵與馬

刀相類，肉頗澹。人作鮓以寄隣左，又不能致遠。亦發風。此等皆不可多食。今蛤粉皆此等衆蛤灰也。

【貝子】今謂之貝齒，亦如紫貝，但長寸餘，故曰貝子；色微白，有深紫黑者，治目中翳，燒用。北人用之氈帽上爲飾及綴衣，或作蹠躩下垂。

【甲香】善能管香煙，與沉檀龍麝用之，甚佳。

【蝎】大人、小兒通用，治小兒驚風，不可闕也。有用全者，有只用梢者，梢力尤功。今青州山中石下捕得，慢火逼，或烈日中曬，蝎渴熱時，乃與青泥食之；既滿，復以火逼殺之，故其色多赤，欲其體重而售之故也。醫家用之皆悉去土如蠶，人還能禁止之。自嘗被其毒，兄長禁而止，及令，故蜚終不痛，翰林禁科具矣。

【五靈脂】行經血有功，不能生血。嘗有人病眼中翳，往來不定，如此乃是血所病也。蓋心生血，肝藏血，肝受血則能視，目病不治血爲背理。此物入肝最速。一法，五靈脂二兩，沒藥一兩，乳香半兩，川烏頭一兩半，炮去皮，同爲末，滴水丸如彈子大。每用一丸，生薑溫酒磨服，治風冷氣血閉，手足身體疼痛冷麻。又有人被毒蛇所傷，良久之間已昏困；有老僧以酒調藥二錢嚙之，遂蘇。及以藥滓塗咬處，良久，復嚙二錢，其苦皆去。問之，乃五靈脂

一兩，雄黃半兩，同爲末，止此耳。後有中毒者用之，無不驗。此藥雖不甚貴，然亦多有僞者。

本草衍義卷之十八

【豆蔻】草豆蔻也，氣味極辛，微香。此是對肉豆蔻而名之；若作果，則味不和。不知前人之意，編入果部，有何意義？性溫而調，散冷氣力甚速。花性熱，淹置京師，然味不甚美，微苦。必爲能消酒毒，故爲果。花乾則色淡紫。

【葡萄】先朝西夏持師子來獻，使人兼賚葡萄遺州郡，比中國者皆相似。最難乾；不乾不可收，仍酸澀不可食。李白所謂胡人歲獻葡萄酒者，是此。瘡瘡不出，食之盡出。多食皆昏人眼。波斯國所出，大者如雞卵。

【蓬蘽】非覆盆也，自別是一種，雖枯敗而枝梗不散。今人不見用，此卽賈山策中所言者，是此。

【覆盆子】長條，四五月紅熟，秦州甚多，永興華州亦有。及時，山中人採來賣。其味酸甘，外如荔枝。櫻桃許大，軟紅可愛，失採則就枝生蛆。益腎臟，縮小便，服之，當覆其溺器，如此取名。食之多熱，取時五六分熟便可採。烈日曝，仍須薄綿蒙之。今人取汁作煎爲果，仍少加蜜，或熬爲稀湯，點服，治肺虛寒。採時着水則不堪煎。

【大棗】今先青州，次晉州，此二等可曬曝入藥，益脾胃，爲佳，餘止可充食用。又御棗甘美，後衆棗熟。以其甘，故多生蟲。今人所謂僕落酥者是。又有牙棗，先衆棗熟，亦甘美，但微酸，尖長。此二等，止堪嚼，不堪收曝。今人將乾棗去核，於鑊鍋中微火緩逼，乾爲末，量多少，入生薑末爲湯，點服，調和胃氣。又將煮棗肉，和治脾胃丸藥尤佳。又青州棗去皮核，焙乾爲棗圈，達都下，爲奇果。

【雞頭實】今天下皆有之，河北沿塘灤居人探得，舂去皮，搗仁爲粉，蒸潔作餅，可以代糧，食多不益脾胃氣，兼難消化。

【藕實】就蓬中乾者爲石蓮子，取其肉，於砂盆中，乾擦去浮上赤色，留青心爲末，少入龍腦爲湯，點，寧心志，清神。然亦有粉紅千葉、白千葉者皆不實，如此是有四等也。其根惟白蓮爲佳，今禁中又生白蓮，亦一瑞也。

【菱】今世俗謂之菱角，所在有。煮熟取仁食之，代糧，不益脾。又有水菱，亦菱也，但大而脆，可生食，和合治療，未聞其用。有人食生菱多則痢及難化，是亦性冷。

【栗】欲乾莫如曝，欲生收莫如潤，沙中藏至春末夏初，尙如初收摘。小兒不可多食，生者難化，熟即滯氣，隔食，生蟲，往往致小兒病，人亦不知。所謂補腎氣者，以其味鹹，又滯其

氣爾。湖北路有一種栗，頂圓末尖，謂之旋栗。圖經引詩言栗栗者，謂其象形也。

【櫻桃】孟詵以爲櫻非桃類。然非桃類，蓋其以形肖桃，故曰櫻桃，又何疑焉？謂如木猴梨、胡桃之類，亦取其形相似爾。古謂之哈桃，可薦宗廟。禮云：先薦寢廟者是此。唐王維詩云：纔是寢園春薦後，非干御苑鳥啣殘。小兒食之，纔過多無不作熱。此果在三月末、四月初間熟，得正陽之氣，先諸果熟，性故熱。今西洛一種紫櫻，正熟時正紫色，皮裏間有細碎黃點，此最珍也。今亦上供朝廷，藥中不甚須。

【橘柚】自是兩種，故曰一名橘皮，是元無柚字也。豈有兩等之物，而治療無一字別者，卽知柚字爲誤。後人不深求其意，謂柚字所惑，忘生分別，亦以過矣。且青橘與黃橘，治療尙別，矧柚爲別種也。郭璞云：柚似橙而大於橘，此卽是識橘柚者也。今若不如此言之，恐後世亦以柚皮爲橘皮，是貽無窮之患矣。去古既遠，後之賢者亦可以意逆之耳。橘惟用皮與核。皮，天下甚所須也，仍湯浸去穢，餘如經興注。核皮二者須自收爲佳。有人患氣嗽將期，或教以橘皮、生薑、焙乾，神麴等分爲末，丸桐子大，食後夜臥，米飲服三五十丸。兼舊患膀胱，緣服此偕愈。然亦取其陳皮入藥，此六陳中一陳也。腎疰、腰痛、膀胱氣痛，微炒核去殼爲末，酒調服，愈。

【乳柑子】今人多作橘皮，售於人，不可不擇也。柑皮不甚苦，橘皮極苦，至熟亦苦。若以皮緊慢，分別橘與柑，又緣方宜各不同，亦互有緊慢者。脾胃冷人食其肉，多致臟寒或洩痢。

【橙子皮】今人止以爲果，或取皮合湯待賓，未見入藥。宿酒未醒，食之速醒。

【梅實】食梅則津液泄，水生木也；津液泄，故傷齒，腎屬水，外爲齒，故也。王叔和曰：膀胱腎合爲津慶，此語雖鄙，然理存焉。燻之爲烏梅，曝乾藏密器中，爲白梅。

【枇杷葉】江東、西、湖南、北，二川皆有之，以其形如琵琶，故名之。治肺熱嗽有功。花白，最先春也。子大如彈丸，四五月熟，色若黃杏，微有毛，肉薄，性亦平，與葉不同。有婦人患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癆。以枇杷葉、木通、款冬花、紫菀、杏仁、桑白皮各等分，大黃減半，各如常製。治訖，同爲末，蜜丸如櫻桃大。食後夜臥，各哈化一丸，未終劑而愈。

【柿】有着蓋柿，於蒂下別生一重。又牛心柿，如牛之心；蒸餅柿，如今之市買蒸餅。華州有一等朱柿，比諸品中最小，深紅色。又一種塔柿，亦大於諸柿，性皆涼，不至大寒，食之引痰，極甘，故如是。去皮，掛大木株上，使風日中自乾，食之多動風火。乾者味不佳，生則澀，以溫水養之，需澀去可食，逮至自然紅爛，澀亦自去，乾則性平。

【木瓜】得木之正，故入筋。以鉛霜塗之，則失醋味，受金之制，故如是。今人多取西京大木瓜爲佳，其味和美，至熟止，青白色，入藥，絕有功。勝、宣州者味淡。此物入肝，故益筋與血病，腰腎脚膝無力，此物不可闕也。

【甘蔗】今川、廣、湖南、北、二浙、江東、西皆有，自八九月已堪食，收至三四月，方酸壞。石蜜、沙糖、糖霜皆自此出，惟川、浙者爲勝。

【石蜜】川、浙最佳，其味厚，其他次之。煎煉成，以銅象物，達京都。至夏月及久陰雨，多自消化。土人先以竹葉及紙裹，外用石灰埋之，仍不得見風，遂免。今人謂乳糖，其作餅黃白色者，今人又謂之捻糖，易消化，入藥至少。

【沙糖】又次石蜜，蔗汁清，故費煎煉，致紫黑色，治心肺大腸熱，兼噉駝馬。今醫家治暴熱，多以此物爲先導，小兒多食則損齒，土制水也，及生蛙。按：「蛙」宋本、證類本均作「變」，十萬本作「蚌」疑誤，今改。 蟲。

裸蟲屬土，故因甘遂生。

【芋】所在有之，江浙二川者，最大而長。京、洛者，差圓小，而惟東西京者佳，他處味不及也。當心出苗者爲芋頭，四邊附芋頭而生者，爲芋子。八九月已後，可食，至時掘出，置十數日，却以好土勻埋，至春猶好。生則辛而涎，多食，滯氣困脾。唐杜甫詩曰：園收芋栗不

全貧者。是此。以梗擦蜂螫處，愈。

【烏芋】今人謂之蒟蒻，皮厚，色黑，肉硬白者，謂之猪蒟蒻；皮薄澤，色淡紫，肉軟者，謂之羊蒟蒻，正二月人採食之。此二等，藥罕用。荒歲，人多採以充糧。

【荔枝】藥品中今未見用，惟崔元亮方中收之。果實中爲上品，多食，亦令人發虛熱。此物喜雙，實尤可愛。本朝有蔡君謨荔枝譜，其說甚詳。唐杜牧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是川蜀荔枝，亦可生置之長安也。以核煨火中，燒存性，爲末，新酒調，一枚，末服，治心痛及小腸氣。

【杏核仁】犬傷人，量所傷大小，爛嚼沃破處，以帛繫定，至差，無苦。又湯去皮，研一升，以水一升半，翻復絞，取稠汁，入生蜜四兩，甘草一莖，約一錢，銀石器中，煨火熬，成稀膏，養器盛。食後夜臥，入少酥，沸湯點一匙匕，服，治肺燥喘熱，大腸秘，潤澤五臟。如無上證，更入鹽點，尤佳。

【杏實】本經別無治療，日華子言多食傷神，有數種皆熱，小兒尤不可食，多致瘡癩及上膈熱。曬蓄爲乾果，其深赭色，核大而扁者，爲金杏。此等須接，其他皆不逮也。如山杏輩，只可收仁，又有白杏，至熟，色青白或微黃，其味甘淡而不酸。

【桃核仁】桃品亦多，京畿有白桃，光小於衆桃，不益脾。有赤點斑而光如塗油。山中一種，正是月令中桃始華者；但花多子少，不堪啗，惟堪取仁。唐文選謂山桃發紅萼者是矣。又太原有金桃，色深黃，西京有崑崙桃，肉深紫紅色，此二種尤甘。又餅子桃，如今之香餅子，如此數種，入藥惟以山中自生者爲正；蓋取走泄爲用，不取肥好者。如傷寒八九日間，發熱如狂不解，小腹滿痛，有瘀血，用桃仁三十箇，湯去皮尖，麩炒，赤色，別研，蟲蟲三十枚，去翅；水蛭二十枚，各炒，川大黃一兩，同爲末，再與桃仁同搗，令勻，煉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二十九。桃仁湯，下利，下瘀血惡物，便愈，未利，再服。

【獼猴桃】今永興軍南山甚多，食之，解實熱，過多則令人藏寒洩。十月，爛熟，色淡綠，生則極酸，子繁細，其色如芥子，枝條柔弱，高二三丈，多附木而生。淺山傍道，則有存者；深山則多爲猴所食。

【胡桃】發風。陝洛之間甚多，外有青皮包之，胡桃乃核也；核中穰爲胡桃肉。雖如此說，用時，須以湯剝去肉上薄皮，過夏至則不堪食。有人患酒瘴風，鼻上赤，將橘子核微炒爲末，每用一錢匕，研，胡桃肉一箇，同以溫酒調服，以知爲度。

【李核仁】其窠大者高及丈，今醫家少用。實合漿水食，令人霍亂，澀氣而然。今畿內小窠鎮

一種，最佳，堪入貢。又有御李子，如櫻桃許大，紅黃色，先諸李熟。此李品甚多，然天下皆有之；所以比賢士大夫盛德及天下者，如桃李無處不芬芳也。別本注云：有野李，味苦，名郁李子，取仁入藥。此自是郁李仁，別是一種，在木部第十四卷，非野李也。

【梨】多食則動脾，少則不及病，用梨之意須當斟酌。惟病酒煩渴人。食之甚佳，終不能却疾。【菴羅果】西洛甚多，亦梨之類也。其狀亦梨，先諸梨熟，七夕前後已堪啗，色黃如鵝梨，纔熟便鬆軟，入藥，絕稀用。

【安石榴】有酸、淡兩種，旋開單葉花，旋結實，實中子紅，孫枝甚多，秋後經雨，則自坼裂。道家謂之三尸酒，云三尸得此果則醉。河陰縣最多。又有一種，子白，瑩徹如水晶者，味亦甘，謂之水晶石榴。惟酸石榴皮，合斷，下藥，仍須老木所結，及收之陳久者，佳。微炙爲末，以燒粟米飯爲丸梧子大，食前熱米飲，下三十至五十九，以知爲度。如寒滑，加附子、赤石脂各一倍。

【橄欖】味澀，食久則甘，嚼汁嚙，治魚鯁。

【椹椹】食之，須淨去上浮毛，不爾損人肺。花亦香，白色，諸果中惟此多生蟲，少有不艸者。圖經言，欲臥，噉一兩枚而寢；如此，恐太多痞塞胃脘。

本草衍義卷之十九

【白瓜子】實，冬瓜仁也，服食中亦稀用。

【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爲菜，壓去汁，蜜煎，代果。患發背及一切癰疽，削一大塊置瘡上，熱則易之，分散熱毒氣，甚良。

【瓜蒂】此卽甜瓜蒂也。去瓜皮，用蒂，約半寸許，曝極乾，不限多少，爲細末。量疾，每用一二錢匕，膩粉一錢匕，以水半合同調勻，灌之，治風涎暴作，氣塞倒臥。服之，良久，涎自出，或覺有涎，用諸藥行化不下，但如此服，涎卽出。或服藥良久，涎未出，含沙糖一塊，下咽，卽涎出。此物甚不損人，全勝石碌硃砂輩。

【甜瓜】暑月服之，永不中暑氣，多食未有不下痢者。貧下多食，至深秋作痢爲難治，爲其消損陽氣故也。亦可以如白冬瓜煎漬收。

【冬葵子】葵菜子也，四方皆有，苗性滑利不益人。患癰節毒熱內攻，未出膿者，水吞三五枚，遂作竅，膿出。

【蜀葵】四時取紅單葉者，根陰乾，治帶下排膿血惡物，極驗。

【黃蜀葵花】與蜀葵別種，非爲蜀葵中黃者也。葉心下有紫檀色，摘之，剔爲數處，就日乾之；不爾，卽沍爛，瘡家爲要藥。子臨產時，取四十九粒，研爛，用溫水調服，良久，產。【芎藭】入藥亦稀，苗又謂之人芎，人多食之。莖高，而葉紅黃二色者，謂之【紅人芎】，可淹菜用。

【苦菜】四方皆有，在北道則冬方彫斃，生南方則冬夏常青。此月令小滿節後，所謂苦菜秀者。葉如苦苣，更狹，其綠色差淡，折之白乳汁出，常常點瘡，子自落。味苦，花與野菊相似，春、夏、秋皆旋開。花去中熱，安心神。

【蒿苣】今菜中惟此。自初生便堪生啗，四方皆有，多食昏人眼，蛇亦畏之。蟲入耳，以汁滴耳中，蟲出。諸蟲不敢食其葉，以其心置耳中，留蟲出路，蟲亦出。有人自長立禁此一物不敢食，至老目不昏。【苦苣】搗汁，傅疔瘡殊驗。青苗陰乾，以備冬月，爲末，水調傅。

【蕪菁】【蘆菔】二菜也。蘆菔，卽蘿蔔也。蕪菁，今世俗謂之蔓菁。夏則枯，當此之時，蔬園中復種之，謂之雞毛菜。食心，正在春時。諸菜之中，有益無損，於世有功。採擷之餘，收子爲油；根，過食動氣。河東太原所出極大，他處不及也，又出吐谷渾。後於菜菔條中，爾雅釋草，但名蘆菔，今謂之蘿蔔，是也。則蕪菁條中，不合更言及蘆菔二字，顯見重複。從

爾雅爲正。

【萊菔根】卽前條所謂蘆菔，今人止謂之蘿蔔，河北甚多，登、菜亦好。服地黃、何首烏人食之，則令人鬢髮白。世皆言草木中，惟此下氣速者，爲其辛也；不然如生薑芥子又辛也，何止能散而已。萊菔辛而又甘，故能散緩，而又下氣速也。散氣用生薑，下氣用萊菔。

【菘菜】張仲景傷寒論，凡用甘草皆禁菘菜者，是此菘菜也。葉如蕪菁，綠色，差淡，其味微苦，葉嫩、稍闊，不益中，虛人食之覺冷。

【芥】似蕪菁，葉上紋皺起，色尤深綠爲異；子與苗皆辛，子尤甚，多食動風。一品紫芥，與此無異，紫色可愛，人多食之，然亦動風。又白芥子，比諸芥稍大，其色白，入藥用。

【苜蓿】唐李白詩云：天馬常銜苜蓿花，是此。陝西甚多，飼牛馬。嫩時，人兼食之；微甘淡，不可多食，利大小腸。有宿根，刈訖又生。

【蓼實】卽神農本草第十一卷中水蓼之子也。彼言蓼則用莖，此言實卽用子，故此復論子之功，故分爲二條。春初以葫蘆盛水浸濕，高掛於火上，晝夜使煖，遂生紅芽，取以爲蔬，以備五辛盤。又一種【水紅】，與此相類，但苗莖高及丈。取子，微炒，碾爲細末，薄酒調二三錢，服，治療癰；久則效，效則已。

按：本書第十二卷草部有「水紅子」一條。「蓼實」下附「水紅」，釋義同，重出。

【葱實】葱初生名葱針，至夏，則有花。於秋月植，作高溝壟，旋壅起，以備冬用，曰冬葱，其實一也。又有龍角葱，每莖上出歧如角；皮赤者，名樓葱，可煎湯灑下部。子皆辛，色黑，有皺紋，作三瓣。此物大抵以發散爲功，多食，昏人神。

【薤】葉如金燈葉，差狹，而更光；故古人言薤露者，以其光滑難貯之義。千金治肺氣喘急，用薤白，亦取其滑泄也。與蜜同搗，塗湯火傷，效甚速。

【韭】春食則香，夏食則臭，多食則昏神；子止精滑，甚良。未出糞土爲韭黃，最不益人，食之卽滯氣；蓋哈噎鬱未申之氣，故如是。孔子曰：不時不食，正爲此輩。花、食之動風。

【白蘘荷】八九月間，淹貯之以備冬月，作蔬果，治療只用白。按：「白」宋本、十萬本均作「生」，證類本作白，與本經陶注符，今改。者。

【蘇】此紫蘇也，背面皆紫者佳，其味微辛甘，能散，其氣香。今人朝暮湯其汁飲，爲無益。醫家以謂芳草致豪貴之疾者，此有一焉。脾胃寒人飲之多泄滑，往往不覺。子、治肺氣喘急。

【水蘇】氣味與紫蘇不同，辛而不和，然一如蘇，但面不紫，及周圍槎牙如鴈齒，香少。

【假蘇】荆芥也，只用穗，治產後血暈及中風，目帶上，四肢強直。爲末，二三錢，童子小便一小盞，調下嚥，良久，卽活，甚有驗。又治頭目風，荆芥穗、細辛、川芎、等爲末，飯後

湯點二錢。風搔遍身，濃煎湯淋潔或坐湯中。

【香薷】生山野，荆湖南、北二川皆有，兩京作園種，暑月亦作蔬菜，治霍亂，不可闕也，用之無不效。葉如茵陳花，茸紫，在一邊成穗。凡四五十房，爲一穗，如荆芥穗，別是一種香。餘如經。

【薄荷】世謂之南薄荷，爲有一種龍腦薄荷，故言南以別之。小兒驚風、壯熱，須此引藥，貓食之卽醉，物相感爾。治骨蒸熱勞，用其汁，與衆藥熬爲膏。

【雞腸草】雞音雞腸草，一物也。今雖分之爲二，其雞腸草條中，獨不言性味，故知一物也。雞腸草，春開小花如菉豆大，莖葉如園葵，初生則直，長大卽覆地。小戶收之爲齏，食之烏髭髮。

【葫】大蒜也，其氣極葷，然置臭肉中，掩臭氣。中暑毒人，爛嚼三兩瓣，以溫水送之，下嚙，卽知。仍禁飲冷水。又患暴下血，以葫五七枚，去梗皮，量多少入豆豉，搗爲膏，可丸，卽丸梧子大，以米飲下五六十九，無不愈者。又鼻衄，爛研一顆，塗兩足心下，纔止便拭去。又將紫皮者，橫切片子，厚一分，初患瘡發於背脇間，未辨癰疽者。若陽滯於陰，卽爲癰；陰滯於陽，卽爲疽。癰卽皮光赤，疽卽皮肉紋起不澤，並以葫片覆之，用艾灸。如

已痛，灸至不痛；如不痛，灸至痛初覺，即便灸，無不效者。仍審度正，於中心貼葫，灸之。世人往往不晤此瘡，初見其瘡小，不肯灸，惜哉！

【蒜】小蒜也。又謂之藹，苗如葱針，根白，大者如烏芋，子兼根煮食之。又謂之宅蒜，華佗用蒜薑，是此物。

【芸薹】不甚香，經冬根不死，辟蠹，於諸菜中，亦不甚佳。

【茄子】新羅國出一種，淡光微紫色，形長味甘。今其子已遍中國蔬圃中，惟此無益，並無所治，止說損人。後人雖有處治之法，然終與本經相失。圃人又植於暖處，厚加糞壤，遂於小滿前後，求貴價以售。既不以時，損人益多，不時不食，烏可忽也。

【馬齒莧】人多食之，然性寒滑。青黛條中已著。

本草衍義卷之二十

【胡麻】諸家之說參差不一，止是今脂麻，更無他義；蓋其種出於大宛，故言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紋鵝，其色紫黑，故如此區別，取油亦多。故詩云：松下飯胡麻，此乃其所食之穀無疑，與白油麻爲一等，如川大黃、川當歸、川升麻、上黨人參、齊州半夏之類，不可與他土者更爲一物。蓋特以其地之所宜立名也。是知胡麻與白油麻爲一物。嘗官於順安軍，雄、霸州之間，備見之。又二條皆言無毒，治療大同。今之用白油麻，世不可一日闕也。然亦不至於大寒，宜兩審之。

【青蕒】音箱。卽油麻葉也。陶隱居注亦曰胡麻葉也。胡地脂麻鵝色，子頗大。日華子云：葉作湯沐，潤毛髮，乃是今人所取胡麻葉。以湯浸之，良久，涎出，湯遂稠黃色，婦人用之梳髮。由是言之，胡麻與白油麻，今之所謂脂麻者是矣。青蕒卽其葉無疑。

【大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毛羅島。其次出上郡北地，大如豆；南地者子小。去殼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湯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次日日中曝乾，就新瓦上揆去殼，簸揚取仁，粒粒皆完。張仲景麻仁丸，是用此大麻子。

【白油麻】與胡麻一等，但以其色言之，比胡麻差淡，亦不全白。今人止謂之脂麻，前條已具。炒熟，乘熱壓出油，而謂之生油，但可點照；須再煎煉，方謂之熟油，始可食。復不中點照，亦一異也。如鐵自火中出，而謂之生鐵，亦此義耳。

【飴糖】卽錫是也，多食動脾風，今醫家用以和藥。糯與粟米作者佳，餘不堪用，蜀黍米亦可造。不思食人少食之，亦使脾胃氣和。唐白樂天詩，一櫟較牙錫者，是此。

【生大豆】有綠、褐、黑三種，亦有大、小兩等。其大者，出江、浙、湖、南、北，黑小者生他處。今用小者，力更佳。炒熟，以棗肉同搗之，爲麪，代糧。又治產後百病、血熱，並中風、疾、痺、止痛、背強、口噤；但煩熱、癩、癰、若渴、身背腫、劇嘔噦，大豆五升，急水淘淨，無灰酒一斗，熬豆令微爛出，傾入酒瓶中，沃之。經一日已上，服酒一升，取差爲度。如素不飲酒，卽量多少服；若口噤，卽加獨活半斤，微微椎破，同沃，仍增酒，至一斗二升。暑月旋作，恐酸壞，又可礶爲腐，食之。

【赤小豆】食之行小便，久則虛人，令人黑瘦、枯燥，關西、河、北，京、東，西多食之。花治宿酒，渴病。

【大麥】性平涼。有人患纏喉風，食不能下，將此麪作稀糊，令嚥之；既滑膩，容易下嚥，以

助胃氣。三伏中朝廷作麪，以賜臣下，作藥造餉。

【青黃白粱米】此三種，食之不及黃粱。青、白二種，性皆微涼，獨黃粱性甘平，豈非得土之中和氣多邪？今黃、白二種，西洛間農家多種爲飯，尤佳，餘用則不相宜。然其粒尖小於他穀，收實少，故能種者亦稀，白色者味淡。

【粟米】利小便，故益脾胃。

【丹黍米】黍皮赤，其米黃，惟可爲糜，不堪爲飯。粘着難解，然亦動風。

【藁米】此則粟藁也，今穀神散中用之，性又溫於大麥藁。

【秬米】初搗出，淡黃白色，經久，色如糯，用作酒者。是此。米亦不堪爲飯，最粘，故宜酒。

【陳廩米】今經與諸家注說，皆不言是秬米，爲復是粟米。然秬、粟二米，陳者性皆冷，頻食之，令人自利，與經所說稍戾。煎煮亦無膏膩。入藥者，今人多用新粟米。至如「春杵頭細糠」又復不言新陳秬粟，然皆不及新稻粟。二精陳，則氣味已腐敗。

【酒】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戰國策曰：帝女儀狄造酒，進之於禹。然本草中已著酒名，信非儀狄明矣。又讀素問首言以妄爲常，以酒爲漿，如此則酒自黃帝始，非儀狄也。古方用酒，有醇酒、春酒、社壇餘胙酒、槽下酒、白酒、清酒、好酒、美酒、葡萄酒、秬黍酒、秬

酒、蜜酒、有灰酒、新熟無灰酒、地黃酒。今有糯酒、煮酒、小豆麴酒、香藥麴酒、鹿頭酒、羔兒等酒。今江、浙、湖南、北，又以糯米粉入衆藥，和合爲麴，曰餅子酒。至於官務中，亦用四夷酒，更別中國不可取以爲法。今醫家所用酒，正宜斟酌；但飲家惟取其味，不顧入藥如何爾。然久之未見不作疾者，蓋此物損益兼行，可不謹歟！漢賜丞相上樽酒，糯爲上，稷爲中，粟爲下者。今入藥佐使，專以糯米，用清水白麴所造爲正。古人造麴，未見入諸藥合和者，如此則功力和厚，皆勝餘酒。今人又以麥蘖造者，蓋止是醴爾，非酒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則須用麴，醴故用蘖；蓋酒與醴，其氣味甚相遠，治療豈不殊也。

【菽豆】有黑、白、鵠三等，皆於豆脊有白路。白者，治霍亂筋轉。

【粳米】白晚米爲第一，早熟米不及也。平和五臟，補益胃氣，其功莫逮。然稍生則復不益脾，過熟則佳。

【稻米】今造酒者，是此，水田米皆謂之稻。前旣言粳米，卽此稻米，乃糯稻無疑。溫故可以爲酒，酒爲陽，故多熱。又令人大便堅，非糯稻孰能與於此。西域記：天竺國土溽熱，稻歲四熟，亦可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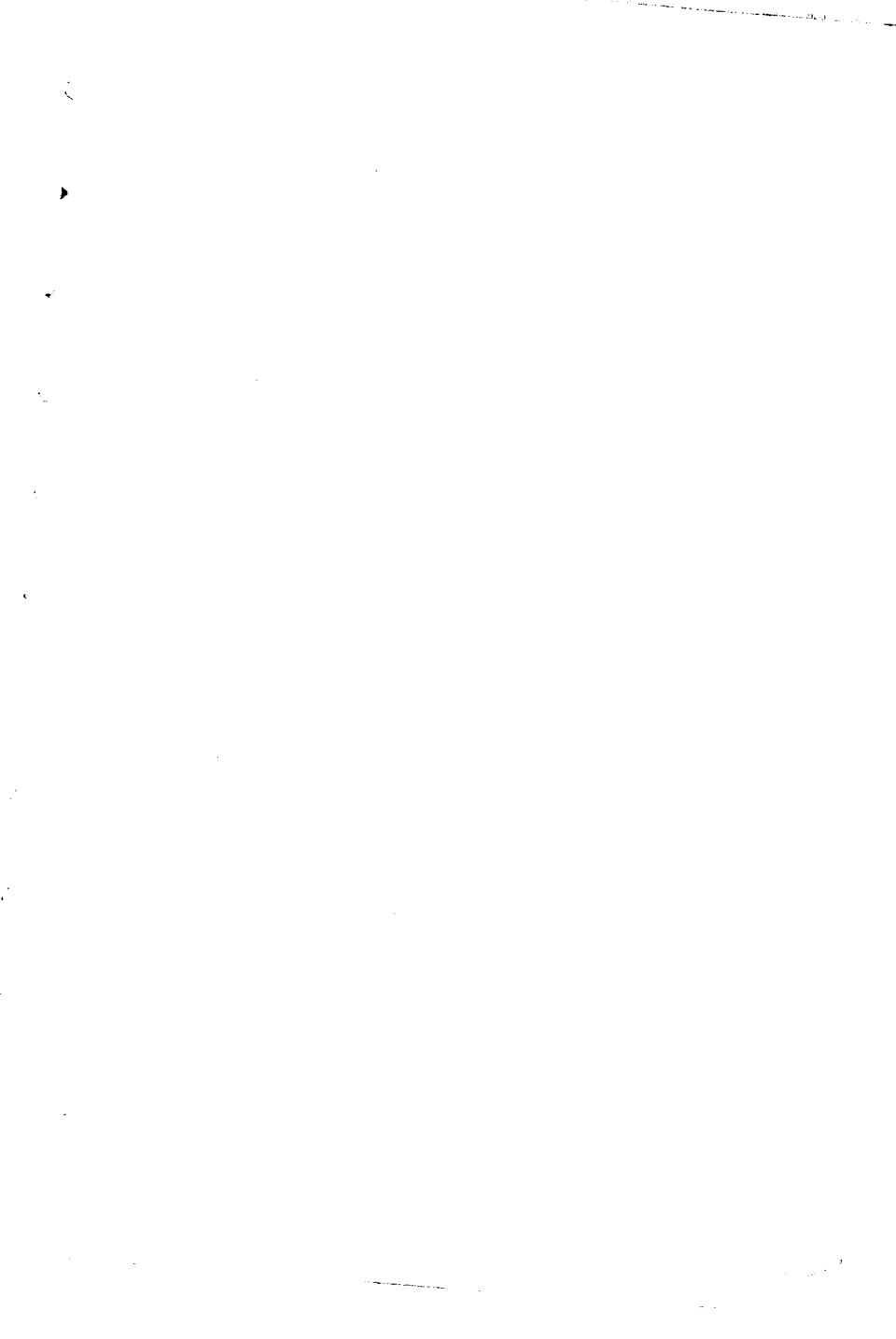
【稷米】今謂之稷米，先諸米熟。又其香可愛，故取以供祭祀。然發故疾，只堪爲飯，不粘着，其味淡。

【罌子粟】其花亦有多葉者，其子一罌數千萬粒，大小如葶藶子，其色白。隔年種則佳。研子，以水煎，仍加蜜爲罌粟湯，服石人甚宜飲。

【醋】酒糟爲之，乞鄰者是此物。然有米醋、麥醋、棗醋。米醋最醜，入藥多用。穀氣全也，故勝糟醋。產婦房中常得醋氣則爲佳；醋、益血也。磨雄黃塗蜂蛭，亦取其收而不散也。今人食酸則齒軟，謂其水生木，水氣弱，木氣盛，故如是。造靴皮須得此而紋皺，故知其性收斂，不負酸收之說。

【醬】聖人以謂不得卽不食，意欲五味和、五臟悅而受之。此亦安樂之一端。

【小麥】暴淋煎湯飲，爲麪作糊。入藥，水調，治人中暑。馬病肺、卒熱，亦以水調嚙愈。生嚼成筋，可以粘禽蟲。



附錄

一 付寇宗奭劄

太醫學狀：承尙書省批送下提舉荆湖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狀：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成本草衍義二十卷，申尙書省投納後，批送太醫學看詳，申尙書省。本學尋牒送衆學官看詳去後，今據博士李康等狀：上件寇宗奭所獻本草衍義是用心研究，意義可採，並是詣實申聞事。十二月廿五日奉聖旨寇宗奭特與轉一官，依條施行，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

右劄付寇宗奭

政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 重刻本草衍義序

本草衍義二十卷，宋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撰。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錄解題，皆著於錄。政和六年，提舉荆湖北路常平等事劉亞夫，申投尙書省太醫學博士李康看詳狀申，有旨轉一官，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宣和元年，其姪宣教郎知解州

解縣丞寇約，鏤板印行。宗奭里貫無考，以割付及卷六礪石條、菊花水條、卷十三桑寄生條推之，知其曾官杭州永、耀、順安軍等處，由承直郎、澧州司戶進書轉一官而已。神農本草之名，始見於梁七錄，凡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又增三百六十五種，是爲名醫別錄。唐顯慶中，命蘇恭等參考得失，增一百一十四種，是爲唐本草。宋太祖命劉翰等，以醫家嘗用有效者，增一百三十三種，是爲開寶重定本草。仁宗命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增一百種，是爲嘉祐補註本草。蜀人唐慎微，博採羣書，增六百餘種，是爲經史證類本草。徽宗又命曹孝忠刊正之，是爲政和重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宗奭以禹錫所修，慎微所續，尙有差失；因考諸家，參以目驗，拾遺糾謬，著爲此書。凡名未用而意義已盡者，皆不編入。其所辨證，如東壁土取太陽少火之壯，冬灰取冬令燒灼之久，水味不因菊花而香，鼯鼠不能遺溺生子，玉泉爲玉漿之譌，石中黃子爲黃水之譌，皆能實事求是，疏通證明，洵乎本草之功臣，醫林之津筏也。宋時與證類本草別本單行，自金人張存惠探附證類本草之中，明人因之，而單行本遂微。余所藏爲南宋麻沙本，完善無缺，因重梓以廣其傳。

光緒三年歲在疆圉赤奮若仲冬之月歸安陸心源撰